

兵垒 (明) 尹宾商着

〈兵垒提要〉

《兵垒》七卷，明尹宾商撰。宾商字于皇，一字亦庚，号白毫子，汉阳人。晚更名商，今世传《武书大全》题「尹商编」者，盖亦宾商所纂也。尝以恩贡授屯留知县，调祁县，忤上官罢。是书统以三十六字言兵，曰：「声」、「煦」、「整」、「先」、「迅」、「羸」、「佯」、「乘」、「静」、「集」、「因」、「突」、「摔」、「诳」、「肆」、「信」、「必」、「镇」、「异」、「持」、「诛」、「制」、「变」、「袭」、「合」、「待」、「独」、「谯」、「紆」、「果」、「分」、「扼」、「寡」、「疑」、「托」、「微」。字下俱有小序，申述大意，次引史事以证之。小序多采前人论兵之语，虽乏独见，庶无横发空论之弊。所引史事，大抵摘自诸经、史、子之文，皆有所据，且按时序条次，颇便披览。序云：「是编出而胡文忠公《读史兵畧》之价值减矣。」，信非谀辞也。惟述武侯事既据正史本传，复引小说之文，真伪相掺，殊失芜杂。「必」下引崔旰破诸蕃事，「扼」下载道宗答秦王语，皆与所论无涉。虽然，其体例之严、去取之当，究为明人兵家之佳者也。寻以公私书目，是书独见载于《湖北通志》，盖书成于晚明荒乱之际，未得广传欤？考宾商所撰辑者，尚有《武书大全》三十一卷、《闽外春秋》三十二卷，亦可谓富于著述矣，言兵者勿以游士撰述目之也。

著录

《湖北通志·艺文志》：「《兵雷记》，明尹宾商撰（《汉川志》）。宾商字亦庚，一字于皇，汉川人。以恩贡授屯留知县，调祁县，忤上官罢。有隼才，喜谈兵。京山利瓦伊杠序其书。」

显之

●目录

序

〔卷一〕	〈声〉八则	〈煦〉七则	〈整〉六则	〈先〉七则
	〈迅〉七则	〈羸〉七则	〈佯〉十一则	
〔卷二〕	〈乘〉十二则	〈静〉十则	〈集〉六则	〈因〉十
则	〈突〉九则	〈摔〉十一则		
〔卷三〕	〈诳〉十二则	〈肆〉七则	〈信〉八则	〈必〉七
则	〈镇〉十二则	〈异〉十则	〈持〉七则	
〔卷四〕	〈诛〉十八则	〈制〉十则	〈变〉十则	
〔卷五〕	〈袭〉十则	〈合〉七则	〈待〉十则	〈独〉九则
	〈谯〉十一则	〈紆〉八则		

〔卷六〕 〔果〕八则 〔分〕九则 〔扼〕十则 〔寡〕十则  
〔疑〕十四则 〔托〕七则  
〔卷七〕 〔微〕十二则

点校凡例

## ●兵垒序

云林主人者（云林，方君幼读书处，自称为云林主人），余交以义；天香花坞主人者，（天香花坞，刘君别墅，尝自谓天香花坞主人），余交以神。二主人皆好谭兵接客，尝留学古扶桑地。余自恨不武，谬以文章见称侪辈，亦云羞矣。矧足不出里闾跬步，胸际拘促，尚能强颜为人操笔墨乎！

丁未之春，浮居武昌，帘外花影纵横，禽声上下相对，乐甚，不自知为遭际蹉跎客。时二主人与诸同志，谋刻郢中白毫子《兵垒》，余为之弁数言于首，曰：「是书得之钞本，其传必不广。询之好古家、兵家，鲜有藏且读者。然无论如何，是书一出，白毫子之名将大显于世矣！」二主人曰：「然，请即以子言为券。」

光绪三十三年春三月黄安石琴陈冠冕谨序。

白毫子《兵垒》序

止戈为武，古圣人大同之论，不可行于据乱升平之世。吾辈上瞩往古，下瞩来今，无论为和平，为战争，总为竞争最烈时代。浅陋者欲持道德仁义之说，以与强有力者相搏抗，其能胜乎？适足以供宰割而已矣。

余生当斯世，万变攫心。不揣固陋，愤自振厉，跨海东渡。意谓生虽不能马革裹尸，誓死杀贼，为古今地球历史上赫赫名将，亦当择其近似者，勇力为之，以旌吾过，于是乎习警务。伯英刘氏者，余口交也（一）。年少气锐，时正留学东京，昕夕过从，日与上下言口（二），意又益壮。

洎余以卒业归国，伯英亦丁父艰归，又相与把晤武昌，因谓曰：「鄂州位天下之中，陆有京汉、粤汉、川汉之铁轨；水有汉、沔、长江之贯注，四方宾客，咸萃斯土。吾将集天下之贤隽，共辑图书，发明古今真学术，以饷馈瀛海内外。」伯英曰：「壮哉斯言！昔先君子宦京师时，好收古书。每念书籍凋丧，存者孑遗，大为惋惜，因遍处搜讨，贮书满家。拟以次谋资出证海内，窃从曝书之下，收拾残编。得吾楚明儒尹氏白毫子所著《兵垒》一书，盖最后手自校正未刊原本也。读而好之，日置座侧，把玩不释，可与东西今古兵法，互相印证。秘而不传，非公也。」出书相示，叹其语必析精，事必征实，适合陆军学校教科之用。噫！是编出而胡文忠公《读史兵畧》之价值减矣。伯英曰：「吾行又将东去，其急呼周少臣君、吴少秋君，共相雠校，质之谭兵家。」余曰：「诺。」

光绪三十三年五月黄安方以南谨叙于鄂渚之雄楚楼。

### 校勘记

（一）复印件「交」上一字模糊难悉，姑阙疑。

（二）复印件「言」下一字模糊难悉，姑阙疑。

### ●兵垒卷一

郢中尹宾商毫翁着

后学黄安刘誉棻、方以南、吴树芬、周树藩校

勘

#### 〈声〉八则

解纷者不控拳，救斗者不捋搯。批亢捣虚，形格势禁，则自为解。盖东西有坎离也，南北有震兑也。形神不并往，主客不共位，虚实不同势，强弱不衡立，精拙不具陈，疾徐不预定，坚瑕不先设。有声者，有声声者。声者，可知；声声者，不可得而知也。敌将狃于声，而盲于所以声，则是我之所攻者，乃敌人所不守也。法曰：「善攻者，敌不知其所守。」考得

汉韩信已斩陈余，禽赵王歇，以千金募生得李左车者。解其缚，东乡坐，师事之。问曰：「仆欲北攻燕，东伐齐，何若而有功？」左车谢曰：「臣败亡之虏，何足以权大事。」信曰：「仆愿委心归计，足下勿辞。」左车曰：「将军虏魏王，擒夏说，不终朝而破赵二十万众，威震天下，此将军之所长也。然众劳卒罢，其实难用。燕若不服，齐必自强，此将军之所短也。善用兵者，不以短击长，而以长击短。为将军计，莫若按甲休兵，北守燕路，而遣辩士奉书于燕，暴其所长，燕必不敢不听从。燕已从，而东临齐，虽有智者，不知为齐计矣。兵固有先声而后实者，此之谓也。」信从其策，燕从风而靡。

后汉建武时，耿弇与张步相距。步使其弟蓝将兵二万守西安，诸郡太守合万余人守临淄，相去四十余里。弇进兵二城之间。弇视西安城小而坚，且蓝兵又精，临淄虽大而实易攻，乃敕诸将校后五日会攻西安。蓝闻之，日夜警守。至期，弇敕诸将，夜半蓐食，会明至临淄城。护军荀梁等争之，以为宜攻西安。弇曰：「西安闻吾欲攻之，日夜为备，方自忧，何暇救人；临淄出其不意而至，必惊扰，吾攻之一日必拔。拔临淄，则西安孤，张蓝与步隔绝，必复亡去。所谓击一而得二者也。」遂攻临淄，半日拔之，入据其城。张蓝闻之，即亡去。

后汉末，黄巾贼起，汉将朱嵩率兵讨之。贼帅韩忠据宛拒隗，隗兵少不敌，乃长围结垒，起土山，以临城内。鸣鼓攻西南，贼悉众赴之，隗自将精兵五千，掩其东北，乘城而入。忠乃追保小城，惶恐乞降。

魏武征河北，师次顿丘，黑山贼于毒等攻东武阳。魏武引兵入西山，攻毒等本屯。毒闻之，弃东武阳。魏武要之于内，大破之。

石勒将袭王浚，而畏刘琨及鲜卑、乌桓为后患。张宾曰：「刘琨、王浚，虽同名晋臣，实为讎敌。」于是遣使奉笺于琨，请讨浚自效。军达易水，浚督护孙纬驰遣白浚，将勒兵拒之。诸将佐亦疑有诡计，请击之。浚怒曰：「石公来，正欲奉戴我耳。」设飧以待。勒晨至蓟，叱门者开门。犹疑有伏兵，先驱牛马数千，声言进礼，实欲塞诸街巷，浚始惧。勒升其厅事，执浚于前，曰：「公位冠元台，手握强兵，坐观本朝倾覆，曾不救援。乃欲自尊为天子，非凶逸乎！」即送襄国。

唐骑曹王臯讨李希烈之叛，贼立堡栅于蔡山。臯度峻险不可攻，乃声言西取蕲州，理战船，分兵滂南涯，与舟师泝江而上。贼以老弱守栅，引军随战舰，南北与臯兵相拒，去蔡山三百余里。臯令步兵登舟，顺流东下，不日拔蔡山。贼还救，一日方至，大破之，因进拔蕲州，降其将。

魏田豫到马城，鲜卑攻之，围之十重。豫密使司马建旌旗，鸣鼓吹，将步兵从南门出，胡人皆属目往赴之。豫将精锐自北门出，鼓噪而起，两头俱发，出虏不意。虏众散乱，皆无弓马步走，追三十余里，僵尸积地〔一〕。

宋刘道济为益州刺史，刑政失中，羣盗蜂起攻围州城。道济将裴方明出东门，破贼三营，斩首数万级。贼虽败走，复合。方明又伪出北门，迴击城东大营，杀千余人。时天大雾，方明等复扬声出东门，而潜自北出，攻城北、城西诸营，贼众大溃奔散〔二〕。

### 校勘记

〔一〕田豫，《三国志·魏书》有传。据此可知此则为三国时事，当置「魏武征河北」则下。

〔二〕刘道济，《宋书》有传。据此可知此则为刘宋时事，当置「石勒将袭王浚」则下。

### 〈煦〉六则

视卒如婴儿，故可与之赴深溪。视卒如爱子，故可与之俱死。昔秦穆公享食骏之报（秦穆公尝亡其骏马，自往求之，见人已杀而共食矣。穆公曰：「食骏马不饮酒者，杀人。」因饮之酒。杀马者惭而去。居三年，晋攻秦，围秦穆公。乡之食骏马者，相率出死以报恩，遂溃围。穆公得以解难，胜晋，获惠公以归。）唐太宗获吮血之益（唐太宗亲征高丽，师次白岩城。将军李思摩中弩矢，太宗亲为之吮血。由是从行文武，竞思奋励。）。人君且然，而况于将乎？故古之良将，贤者，礼而禄之；勇者，赏而劝之；饥者，给食而饲之；寒者，解衣而衣之；有难，则以身先之；有功，则以身后之；伤者，泣而抚之；死者，哀而葬之；军井未汲，将不言渴；军米未炊，将不言饥；军火未燃，将不言寒；军幕未拽，将不言热；夏不操扇，冬不披裘，雨不张盖，财不私己，劳



必共众，凡以拊循士卒而致其死命也。经曰：能爱人之生者，可使人舍生而赴死，能亲人之身者，能使人捐身以犯难。考得

楚师伐宋围萧，萧溃。楚大夫申公巫臣曰：「师多寒。」楚子于是循三军，抚而勉之。三军之（土）〔士〕〔三〕，皆如挟纩。

魏吴起为将，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。卧不设席，行不乘骑，亲裹糒粮，与士卒分劳苦。卒有病疽者，起为吮之，卒母闻而哭。或曰：「子卒也，而将自吮其疽，何哭为？」母曰：「非然也。往年吴公吮其父，父战不旋踵，遂死于敌。今又吮其子，妾不知其死所矣，是以哭之。」于是文侯以吴起得士卒心，使守西河。与诸侯大战七十六，全胜六十四。

汉李广历七郡太守，前后四十余年。赏赐辄分其麾下，饮食与士卒共之，家无余财，终生不言生产事。将兵之绝处，见水，士卒不尽饮，不近水；士卒不尽餐，不尝食。士卒以此感恩，乐为之用。

汉（段）〔段〕颍为破羌将军〔四〕，以征西羌。仁爱士卒，病疾者亲自瞻看，手为裹疮。在边十余年，未赏一日蓐寝。与士卒同甘苦，故皆乐为死战。

后汉皇甫规为中郎将，持节监讨零吾等羌。会军中大疫，死者十三四。规亲入庵庐，巡视将士。三军感悦，东羌遂乞降。

后汉皇甫嵩能温恤士卒。每军行顿止，须营幔修立，然后就舍；军士俱食，乃尝饭。时董卓以无功抵罪，乃诏遣皇甫嵩。贼角已死，嵩与其弟梁战。梁众精勇，嵩不能克，乃闭营休士。伺其少懈，潜夜勒兵，鸡鸣驰赴其阵。战至脯时，破之，斩梁，剖角棺，传首京师。

### 校勘记

〔三〕「三军之土」，《左传》宣公十二年作「三军之士」，据正。

〔四〕「段颍」为「段颖」之讹，据《后汉书·皇甫张段列传》正。

### 〈整〉六则

善行师行军者必整。整者，居则有礼，动则有威；进不可御，退不可追；前后应节，左右应麾；与之安，不与之危。其众可合而不可离，可用而不可疲也。是故不整而器，郤至料其必克（晋伐楚，晋大夫郤至曰：「楚军陈而不整，在阵而器，各顾其后，莫有斗心，必克之。」败于鄢陵。）；旗靡辙乱，曹刿决其可逐。（鲁庄公与齐师战于长勺，齐师败绩。公将驰之，刿曰：「未可。」下视其辙，登轼而望之。曰：「可矣。」遂逐齐师。既克，公问其故。曰：「大国难测也，惧有伏焉。吾视其辙乱，望其旗靡，故逐之。」）兵顾可不整耶？夫一人之身，举百万之众，俛首伏喙，束肩敛息而莫敢仰视，法制整也。故匹夫忽操兵权，申之以法令，威之以赏罚，人未敢有逆其命者。整之

时义大矣哉！考得

孙武子以兵法见吴王阖庐。阖庐曰：「子之兵法，可试以妇人乎？」曰：「可」于是出宫人百八十人，分为二队，以宠姬二人为队长。武令之曰：「前视吾心，左视左手，右视右手，后视吾背。」妇人曰：「诺。」于是鼓之右，妇人大笑。孙子曰：「约束不明，申令不熟，将之罪也。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，妇人大笑。孙子曰：「约束不明，申令不熟，将之罪也。既已明而不如法，吏士之罪也。」乃斩左、右队长。于是复鼓之，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如法，无敢出声者。孙子报曰：「兵既整齐，惟王所用，虽赴水火可也。」

汉韩信为大将军，与诸将约，曰：「明晨齐赴教场。」监军殷盖午后方到。信曰：「岂不闻受命之日忘其家，临军约束则忘其亲，援抱鼓则忘其身！」召军正问之。曹参曰：「期而后至者，斩。」令斩之。盖求救于汉王，王遣酈生赦之，驰入军门。信曰：「军中不驰，驰者斩。」酈生有王命，免罪。引马之人与殷盖同斩于辕门外，三军股栗。信又令众曰：「前军视吾心，后军视吾背，左军视左手，右军视右手，中军视额，但动者即行。」时樊哙在左军，挥之不动。信曰：「约束不明，申令不熟，主将之罪也。」又三命五申之。哙仍前不动，信令縛而斩之。汉王命萧何往救之。何至军门，下车步进，传王命，信方赦哙。

汉文帝时，匈奴入边，以周亚夫军细柳营。帝亲劳军至营，军吏披甲，执锐兵刃，弓弩持满。天子先驱至，不得入。曰：「军中闻将军令，不闻天子诏。」帝使持节诏曰：「吾欲劳军。」亚夫传言开壁门，谓军骑曰：「将军约，军中不得驰驱。」天子按辔徐行。至营中，为动容，式车曰：「真将军也。」

孙坚起兵，与官属会饮于鲁阳城东。董卓步骑数万突至。坚方行酒谈笑，整顿部曲，无得妄动。后骑渐益，坚徐罢坐，导引入城，乃曰：「向坚所以不即起者，恐兵相蹈藉，诸军不得入耳。」卓兵见其整，不敢攻而还。

魏将徐晃与诸将分垒列营。曹公按行诸营，士卒咸离阵而观，独晃营齐整，将士车骑不动。曹公曰：「徐将军可谓有亚夫之风也。」

唐文德皇后之葬，段志玄与宇文士及分统士马出肃章门。太宗夜使宫官至二将军所，士及开营纳使者。至志玄营，闭门不纳。曰：「军门不可夜开。」使者曰：「此有天子勅。」志玄曰：「夜中不辨真伪。」竟停使者至晓。太宗闻而叹曰：「此真将军也，周亚夫无以加焉。」

〈先〉七则

兵家惟其先人，故能有夺人之心。关中之王，在于先人；北山之胜，在于先据（秦伐韩，韩军于阙与。赵令赵奢将兵救之，去邯郸三十里坚壁，留二十

八日不行。忽悉甲而趋一日一夜，距阙与五十里而军。秦人闻之，悉甲而至。军士许历曰：「先据北山者胜。」奢从之。秦兵后至，争山不得。奢纵兵击之，大破秦军，遂解阙与之围。）。古之善战者，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，未有不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也。是故治气则先，治心则先，治力则先，治变则先；隘则先居之，险则先去之，爱则先夺之。盖先胜而后战，非先战而后胜也。弈，小数耳，犹曰自始至终着着求先，况兵乎哉！考得

公孙述使其将延岑等悉兵拒广汉及资中，又遣将侯丹率二万人拒黄石。岑彭乃多张疑兵，使护兵杨翕与臧宫拒延岑等，自分兵还江州，（沂）〔沂〕都江而上〔五〕，袭击侯丹，大破之。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余里，径拔武阳。又使精骑驰广都，去成都数十里，势若风雨，所至皆奔散。初，述闻岑彭在平曲，故遣大兵逆之。及彭至武阳，绕出延岑军后，蜀地震骇。述大惊，以杖击地曰：「是何神也！」

魏太祖征张鲁，使张辽与乐进、李典等将〔七〕千余人守合淝〔六〕。为教与护军薛悌，署函边曰「贼至乃发」。俄而吴主率十万众围合淝，乃发教，云：「若孙权至者，张、李将军出战，乐将军守护军，勿得与战。」诸将皆以众寡不敌，疑之。张辽曰：「公远征在外，比救至，彼破我必矣。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，折其盛势，以安众心，然后可守也。」李典亦与张辽同。于是辽夜募敢死之士，得八百人。明旦大战，张辽持戟先登阵，杀数人，斩二将，大呼己名，冲垒入，至麾下。权大惊走，人马披靡，无敢当者。自旦战至日中，吴人夺气。

晋王存勖与梁军战于胡柳坡，中有土山，梁军先据之。王曰：「今日之战，得土山者胜。贼已据山，吾与汝等率军先登。」遂夺其山。诸军继集，梁军大败。

李密之叛，将出山南。史万宝惧密威名，不敢拒，谓盛彦师曰：「密骁贼也，又辅以王伯当，决策而叛，其下兵士思欲东归。兵在死地，殆不可当。」彦师笑曰：「请以数千之众邀之，必梟其首。」万宝曰：「计将安出？」对曰：「军法尚诈，不可（公为）〔为公〕说之〔七〕。」于是领众踰熊耳山南，傍道而止，令弓弩者夹路乘高，刀楯者伏于溪口。令曰：「待贼半渡，一时齐发，弓弩据高纵矢，刀楯即乱出薄之。」或问曰：「闻李密欲向洛州，而公入山，何也？」彦师曰：「密声言往洛，实走襄邑城就张善相耳。若入谷口，我自后追之，出路险隘，无所展力，一夫殿后，必不能制。今吾先入谷口，擒之必矣。」李密既渡陕州，以为余不足虑，遂拥众徐行，果踰山南。彦师击之，密众首尾断绝，不能相救，遂斩李密。

唐贞观六年，都曼诸胡复叛。诏苏定方为安抚大使，率兵至（弃）〔叶叶

〕水〔八〕，而贼磔马头川。定方率精卒万骑，三路袭之，昼夜驰三百里。至其所，都曼惊，战备无素，遂大败，走保马城，师进攻之。都曼计穷，遂束缚降，葱岭以西遂定。

宋吴玠在河池，金撤离喝自商于捣上津。正月，取金州。二月，长驱趣洋、汉。兴原守臣刘子羽急命田晟守骠风关，以驿书招玠入援。玠自河池日夜驰三百里，至骠风，以黄柑遗敌曰：「大军远来，聊用止渴。」撤离喝大惊，以杖击地曰：「尔来何速耶！」遂还。

宋孟珙镇襄阳，金武仙爱将刘仪诣孟珙降。珙问仙虚实，仪言仙所据九砦，〔其大砦〕石穴山〔九〕，以马蹬、沙窝、岵山三砦蔽其前。三砦不破，石穴未可图也。珙乃遣兵攻围马蹬、沙窝等砦，皆大捷，板桥、石穴皆降。仙之九砦，六日而破其七。珙料仙势穷蹙，必上岵山绝顶窥伺。乃令樊文彬诘旦夺岵山，驻军其下，当前设伏，后遮归路。已而仙众果登岵山，及半，文彬麾旗，伏兵四起，仙众失措，枕籍崖谷，山为之赭。仪言仙谋往商州，依险自固。珙曰：「兵宜速进。」夜漏十刻，召文彬等授方略。中夜，蓐食启行，辰至石穴。时积雨未霁，文彬患之。珙曰：「此雪夜擒吴元济之时也。」策马直至石穴，分兵进攻，自寅至巳，遂破之。

#### 校勘记

〔五〕「沂」，《后汉书·冯岑贾列传》作「沂」，据正。

〔六〕《三国志·魏书·张辽传》作「七千余人」，今据补。

〔七〕「公」、「为」二字互倒，据《旧唐书》卷六十九正。

〔八〕「弃水」，《旧唐书·苏定方传》作「叶叶水」，据正。

〔九〕《宋史·吴玠传》「石穴山」上有「其大砦」三字，今据补。

#### 〈迅〉七则

疾雷暇掩耳乎？掣电暇瞬目乎？时不再来，机不可失，则速攻之，速围之，速逐之，速捣之，靡有不胜。《军谶》曰：「攻敌欲疾」，是脱兔之说也。智者不能为之谋，勇者不及为之怒矣。考得

汉建宁初，段熲将兵万余人〔十〕，赍十五日粮，从彭阳直诣高平，与先零诸种战于逢义山。虏兵盛，熲众恐。熲激怒兵将曰：「今去家数千里，进则事成，走则尽死，努力共功名！」因大呼，众皆应声腾赴。熲驰骑突击之，虏众大溃，斩首八千余级。熲复追出桥门，至走马水上。寻闻虏在奢延泽，乃将轻兵兼行，一日一夜二百余里，晨及贼，击破之。余虏复相屯结，熲披甲先登，士卒无敢后者，羌遂大败。

蜀将孟达降魏，魏以达领新城太守。达复连吴固蜀，潜图中原。谋泄，时司马懿秉政，恐达速发，为书给以安之，达犹豫不决。懿潜军进讨，诸将皆言



达与二贼交结，宜审察而后动。懿曰：「达无信义，此其相疑之时也，当及其未定促讨之。」乃倍道兼行，八日到其城下。吴、蜀各遣将以救达，懿分诸将拒之。初，达与诸葛亮书曰：「菟去洛八百里，去吾二千里，闻吾举事，当表上天子，比相反复，一月间也，则吾城已固，诸军足办。所在深险，司马公必不自来；诸将来，吾无患矣。」及兵到，达又告亮曰：「吾举事八日，而兵至城下，何其神速也！」懿造城下，八面攻之。旬有六日，达甥（刘）〔邓〕贤〔十一〕、将李辅开门出降，遂斩达。

唐武德初，刘武周据太原，使其将宋金刚屯河东，太宗往征。金刚遁走，太宗追击，大破之。乘胜逐北，一日一夜行二百里，战数十合，士卒疲弊。至高壁岭，总管刘弘基执马谏曰：「糒粮已竭，士卒疲顿，愿且停营，待兵粮咸集而后战。」太宗曰：「功者难成而易败，机者难得而易失。金刚走到汾州，众心已沮。我及其未定，乘其势而击之，此破竹之势也。如更迟留，贼必生计，此失机之道也。」遂策马去，诸军乃进，莫敢以饥乏为辞。夜宿于雀鼠谷，一日八战，皆克之，太宗不食二日，不解甲三日矣。敬德与寻相举介州及永安降。刘武周闻金刚败，弃并州，与金刚百余骑走突厥，并州悉平。

唐李靖陈图萧铣十策，有诏拜行军总管，军政一委焉。靖阅兵夔州，铣以时属秋潦，江水汛涨，三峡路危，谓靖必不能进，遂休兵不设备。靖率师而进曰：「兵贵神速，机不可失。（令）〔今〕兵始集〔十二〕，铣尚未知。乘水涨之势，（修）〔倏〕忽至城下〔十三〕，所谓疾雷不及掩耳。纵使知我，仓卒无以应敌，此必成禽也。」进至夷陵，勒兵围城，铣遂降。

唐主引兵屯朝城，康延孝来奔，问以梁事。对曰：「闻欲数道出兵，决以十月大举。臣观梁兵，聚则不少，分则不多。愿帅精骑五千，自郢州直抵大梁，禽其伪主，旬月之间，天下定矣。」又独召郭崇韬问之。对曰：「陛下不栉沐，不解甲十五余年，欲雪国家讎耻。今已正尊号，始得郢州尺寸之地。臣尝细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，成败之机，取决在今岁。梁今悉以精兵授（段）〔段〕凝〔十四〕，决河自固，恃此不复为备。凝非将材，不足畏。降者皆言大梁无兵，陛下若留兵守魏，固保杨刘（地名），自以精兵与郢州合势，长驱入汴，伪主授首，则诸将自降矣。」唐主曰：「此正合朕意，丈夫得则为主，失则为虏，吾行决矣！」司天奏天道不利，不听。及济河至郢州，中夜进军，以李嗣源为先锋，一战大捷。王彦章走，马蹶被擒。康延孝固请亟取大梁。嗣源曰：「兵贵神速，今彦章就擒，段凝亦未之知。就使有人告之，疑信之间，尚须三日。设若知吾所向，即发救兵，直路则阻决河，须自白马南渡，舟楫亦难卒办。此去大梁至近无险，方陈兼程，信宿可至。（段）〔段〕凝未离河上，友贞已就擒矣，延孝之言是也。请陛下以大军徐进，臣愿千骑先驱。」唐主从之

，嗣源是夕遂行。明日，唐主发中都。越二日，至曹州，梁守将降。置（傳）〔传〕国宝卧内〔十五〕，忽失之，已为左右窃之迎唐军矣，梁亡。

唐庄宗命将征蜀，以康延孝为先锋。破凤州，克兴州，取蜀三招讨兵于三泉，所俘皆谕而释之，自是昼夜兼行。王衍自利〔州〕奔归成都〔十六〕，断〔枯〕〔吉〕柏津以绝进军〔十七〕，延孝复造浮梁以渡，进收绵州，王衍复断绵州浮桥而去。水泛，无舟楫可渡，延孝谓招〔讨〕〔抚〕使李严曰〔十八〕：「吾悬军深入，利在速战。乘王衍破胆之时，人心离沮，但得百骑过鹿头关，彼即迎降不暇。如俟修缮津梁，便留数日，若王衍坚壁近关，折吾兵势，傥浹延旬，则胜负莫可知也，宜促骑渡江。」因与李严乘马浮江，于时得济者仅千人，步军溺死者千余人。延孝既济，长驱过鹿头关，进据汉州，遂平蜀。

宋李筠反谋已决，枢密使吴〔延〕〔廷〕祚白太祖曰〔十九〕：「潞城岩险，且有太行之阻，若贼保之，未可以岁月破。筠素轻锐，若速举兵击之，彼必出关，但离巢穴，即成禽矣。」上从其言，遂亲征。次荣阳，西京留守向拱劝上济河踰太行，乘其未集谋之。赵普亦曰：「兵尚拙速，不贵巧迟。倍道兼行，掩其未备，可一战而克也。若使坚壁固守，老师匮财，胜负难决矣。」上纳之。至泽州，召控鹤指挥使马全义问计。全义请并力急攻，且曰：「缓之恐生变。」上命诸军奋击，亲帅卫兵继之，克共城。

### 校勘记

〔十〕「段颍」为「段颍」之讹，据《后汉书·皇甫张段列传》正。

〔十一〕《三国志·魏书·明帝纪》裴注引《魏略》云：「宣王诱达将李辅及达甥邓贤，贤等开门纳军。」，则孟达甥为邓贤，今据正。

〔十二〕「令」，《旧唐书·李靖传》作「今」，据正。

〔十三〕「修」，《旧唐书·李靖传》作「倏」，据正。

〔十四〕「段凝」，《旧五代史·唐书·段凝传》作「段凝」，据正，下同。

〔十五〕此句《新五代史·梁书·末帝纪》作「帝置传国宝于卧内」，为存原书本貌，仅正「傳」为「传」。若按文意，则当补主语「梁帝」或「梁主」矣。

〔十六〕《旧五代史·唐书·康延孝传》「利」下有「州」字，今据补。

〔十七〕「枯柏津」，《旧五代史·唐书·康延孝传》作「吉柏津」，据正。

〔十八〕「招讨使」，《旧五代史·唐书·康延孝传》作「招抚使」，据正。

〔十九〕「吴延祚」为「吴廷祚」之讹，据《宋史·吴廷祚传》改正。

〈嬴〉七则

鸷鸟之击也，必匿其爪；猛兽之搏也，必潜其形。两军对垒，不宜夸矜，见其所长。当匿其壮士肥马，而示以羸鬻老弱，见短伏奇，以争一击之利。昔冒顿围高帝于白登，当是时也，汉兵盖三十余万，军非不众也；使者覘匈奴以十辈，侦非不详也。而七日之耻，千古难雪，微曲逆，几断送乃公矣。故羸为制敌之一奇也。考得

韩魏相攻，齐相田忌率兵伐魏，魏将庞涓闻之，释韩而归。齐孙子谓田忌曰：「彼三晋之兵，素皆悍勇而轻齐，齐号为怯。善战者，因其势而利导之，兵法：『百里趋利者，蹶上将；五十里趋利者，军半至。』」（乃）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〔二十〕，明日为五万灶，又明日为三万灶。」庞涓行三日，大喜，曰：「我固知齐卒怯，入吾地三日，士卒亡过半矣。」乃弃其步兵，与轻锐倍日并行逐之。孙子度其行，暮当至马陵。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，可伏兵，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：「庞涓死此树下。」于是令万弩夹道而伏，期（日）〔日〕〔二十一〕：「暮见火举而俱发。」庞涓夜至斫树下，见白书，乃举火烛之。读未毕，万弩俱发，军大乱，庞涓自刎。

苏茂将五校兵，救周建于垂惠。马武为茂、建所败，犇过王霸营，大呼求救。霸曰：「贼兵盛，出必两败，（弩）〔努〕力而已〔二十二〕。」乃闭营坚壁。军士皆争之。霸曰：「茂兵精众多，吾吏士心恐，而捕虏与吾相持，两军不一，此败道也。今闭营固守，示不相援，贼必乘胜轻进；捕虏无救，其战自倍。如此茂众疲劳，吾乘其蔽，乃可克也。」茂、建果悉出攻武。合战良久，霸军中壮士数十人，断发请战。霸乃开营后，出精骑袭其背，茂、建前后受敌，败走。

孙策攻陈登于匡琦城。策初到，旌甲覆水，羣下咸欲引军避之。登乃闭门自守，示弱不战，将士衔枚，寂若无人。登〔乘〕城观形势〔二十三〕，知其可击。乃申命士众宿整兵器，昧爽，开南门，引军指贼营，步骑涉其后。策周章，方结阵，不得还船，登纵兵乘之，遂大败。

陈霸先讨杜龛，以侯安都〔留台〕居守〔二十四〕。徐嗣、任约等引齐寇，乘虚入据石头，游骑至关下。安都闭门偃旗帜，示之以弱，且令城中曰：「有登陴看贼者斩。」及夕，贼收军还石头，安都令士卒密营御敌之具。将旦，贼骑又至，安都率甲士三百人，开东西掖门与战，大败之，贼乃退，不敢逼台城。及武帝至，以安都为水军，于中流断贼粮运。又袭秦郡，破嗣栅，收其家口。得嗣所弹琵琶及所养鹰，遣信饷之曰：「昨至弟住处得此，今以相还。」嗣等见之，大惧。

唐李愬至唐州，知士卒惮战，谓之曰：「天子知愬柔懦，故使拊循尔曹。若战胜攻取，非吾事也。」众信而安之。愬不事威严，或以军政不肃为言，愬曰：「吾非不知也。前者袁尚书专以恩惠怀贼，贼易之；闻吾至，必增备。吾故示之以不肃，彼必以吾为懦而懈惰，然后可图也。」淮西人果轻愬，不为备，愬遂谋袭蔡州。

后唐伐蜀班师，副招讨使任圜至利州，会康延孝叛，据莫州。掌书记张砺献策于圜，请伏精兵于后，先以羸师诱之，圜深以为然。延孝，骁将也；任圜，儒生也，延孝覩其羸师，殊不介意。及战酣，圜发精兵击之，遂擒延孝。

宋至道中，折御卿授府州节度使，而兵不满数千人。太宗戒之曰：「北虏尝以西戎为小蕃，必轻敌而深入。或引众入境，尔可先令近下蕃族，以羸师诱之，伏精兵以击之，必在吾掌中矣。」御卿果捷。

### 校勘记

〔二十〕此句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中无「乃」字，据删。

〔二十一〕「曰」，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作「曰」，据正。

〔二十二〕「弩」，《后汉书·钊期王霸祭遵列传》作「努」，据正。

〔二十三〕《三国志·魏书·陈登传》「登」下有「乘」字，今据补。

〔二十四〕《陈书·侯安都传》「居守」上有「留台」二字，今据补。

〈佯〉十一则

两军相值，未谙敌情，必伺敌先动，俟其有变，乃用计以应之。盖兵刃甫接，胜负攸分，未可造次以尝试也。急则血气用事，将逞于一击，而太刚者折；缓则神气不张，将局于守株，而太柔者弛。若夫表缓急，剂刚柔，伪为不胜以求胜，其法在佯。佯者，暂然而不必然，似败而实不败也。其追北也，佯为不及；其见利也，佯为不知。吴起曰：「务于北，不务于得。」知言哉！精于佯者乎？

北戎侵郑，郑伯御之。公子突曰：「使勇而无刚者，尝寇，而速去之。君为三覆以待之。」戎人之前遇覆者，奔，郑将祝（日冉）（聃）（二十五）逐之，衷戎师，尽殪。

楚大饥，庸人叛楚。或曰：「庸师众，不如复大师，且起王卒，合而后进。」师叔曰：「不可。姑又与之遇，以骄之。彼骄我怒，而后可克，先君蚡冒所以服陜隰也。」又与之遇，七遇皆北。庸人曰：「楚不足战矣。」遂不设备。楚师分为二队以伐庸，灭之。

赵李牧尝居代鴈门，备匈奴。市租皆输幕府，为士卒费。日击数牛飨士，习骑射，谨烽火，多间谍。为约曰：「匈奴入盗，则急收保，有敢捕虏者斩。」居数岁，无所亡失。匈奴以为怯，虽赵边兵亦以为吾将怯。赵王使人让之



，牧如故。王怒，使人代之。屡出战不利，边不得田畜。王复强起牧，牧曰：「必用臣，臣如前，乃敢奉令。」牧至边，如约，匈奴终以为怯。士日得赏赐而不用，皆愿一战。乃选车骑习战，大纵畜牧，人民满野。匈奴小入，佯北，以数千人委之。单于闻之，大率众入。牧乃多为奇阵，张左右翼击之，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。灭檐槛，破东胡，降林胡，单于奔走。十余年不敢近赵边。

秦师伐赵，赵奢之子括代廉颇将，拒秦于长平。秦阴使白起为上将军。赵括出兵攻秦军，秦军佯败而走，张二奇兵以劫之。赵军逐胜，追造秦壁。（壁）坚不得入（二十六），而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，又一军五千绝赵壁间，赵军分而为二，粮道绝。而秦出轻兵击之。赵战不利，因筑壁坚守以待救。秦王闻赵食道绝，自之河内，发卒遮绝救兵。赵卒食绝，阴相杀。括与锐卒自扞战，秦军射杀之，赵军大败。

楚使龙且将兵二（十）万救齐（二十七），进与汉军夹潍水而阵。信夜令人囊沙，壅水上流。旦，渡击且，佯败还走。且喜曰：「吾固知信怯也。」遂追之。信使（人）决壅囊（二十八），水大至。且军大半不得渡，信急击杀且，虏齐王广，尽定齐地。

班超发于寘诸国共二万人击莎车，龟兹王发温宿等兵，合五万人救之。超佯曰：「今兵少不敌，可各散去，须夜鼓声而发。」阴缓所得生口。龟兹王闻之，自以万骑于西界遮超，温宿将八万骑于东界邀于寘。超知二虏已出，密召诸部勒兵，鸡鸣驰赴莎车。胡大惊乱犇走，莎车遂降，龟兹等各退散，自是威振西域。

刘先主北侵至邲，曹操遣李典、夏侯惇拒之。先主一旦烧屯走，惇率诸军追击之。典曰：「备无故退走，疑必有伏。南道窄狭，草木深茂，不可追也。」惇不听，与于禁追之，典留守。惇等果入伏中，屡战不利，典往救之，先主军始退。

隋末贼帅孟让，众十余万屯盱眙，炀帝遣王世充拒之。世充保都梁山，久不与战，乃宣言士卒亡叛，使贼中闻之。让果大笑曰：「王世充文法吏，何能为将？吾当生缚之。」于是进攻其栅，世充与战，佯不胜。让益轻之，乃分兵虏掠。世充知其可击，令军中夷灶撤幕，设方阵，四而出战，大破之。

唐郭子仪讨安庆绪，渡河，围卫州，庆绪与其骁将安雄俊、崔干佑、薛嵩、田承嗣悉其众来援，分为三军。子仪阵以待之，预选善射者三千人伏于壁内，诫之曰：「（侯）（俟）吾小却（二十九），贼必争进，则登城鼓噪，弓弩齐发以逼之。」既战，子仪伪退，贼果乘之，及垒门，遽闻鼓噪，俄而弓弩齐发，（失）（矢）注如雨（三十），贼徒震骇。因整众追之，贼众大败。

五代周世宗伐江南，大将张永德请効命。师至寿春，刘仁贍坚壁不下。永

德出疲兵居前饵之，伏精兵于后地，每战，佯北不利。追走三十里，伏兵悉起，前后夹攻，大败之，仁贍仅免。

金人大举围枣阳，堑其外，绕以土城。赵方计彼空巢而来，若捣其虚，则枣阳之围自解。乃命扈再兴及许国等引兵三万余，分二道出攻唐、邓二州以救之。复申饬诸侯，当遏于境上，不可纵之入，而复拒之于城下。金人来自图山，势如风雨，再兴、宗政等分三阵，设伏以待。既至，再兴佯却，金人逐之。宗政与陈祥为两翼掩击之，金人三面受敌，遂大败。

### 校勘记

〔二十五〕「〔日冉〕」字，《左传》隐公九年作「聃」，据正。

〔二十六〕此句《史记·白起王翦列传》重「壁」字，今据补。

〔二十七〕「二万」，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作「二十万」，今据补。

〔二十八〕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「使」下有「人」字，今据补。

〔二十九〕「侯」，《旧唐书·郭子仪传》作「俟」，据正。

〔三十〕「失」，《旧唐书·郭子仪传》作「矢」，据正。

〔《兵垒》卷一终〕

### ●兵垒卷二

郢中尹宾商毫翁着

后学黄安刘誉棻、方以南、吴树芬、周树藩校

勘

### 〈乘〉十二则

夫必胜之术，合变之形，妙在于乘。乘者，乘人之不及，攻其所不戒焉耳。猛虎失势，童子曳戟而逐之，乘其惫也；猩猩被酒，山樵扼其颡而刺其血，乘其醉也。制敌亦然，骄可乘，劳可乘，懈可乘，饥可乘，渴可乘，乱可乘，疑可乘，怖可乘，困可乘，险可乘。可乘者，敌也。揣其可乘而乘之，善制敌者也。考得

王（奔）〔莽〕〔一〕遣其司徒王寻、司空王邑，发兵平定山东，共四十二万人出颖川。诸将见兵盛，皆走入昆阳，惶怖欲归诸城。兵至，围数十重，列营百数。寻、邑自以功在漏刻，不以为意。刘秀至郾陵，悉发诸营兵，自将步骑千余为前锋，寻、邑亦遣兵数千合战。秀奔之，斩首数千级。诸将喜曰：「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，今见大敌勇，甚可怪也，请助之！」秀复进，寻、邑兵却，诸部共乘之，斩首数千级，诸将胆气益壮。秀乃与敢死士三千人，从城西（本）〔水〕〔二〕上冲其中坚。寻、邑自将万余人，与汉兵战，不利。寻、邑阵乱，汉兵乘锐奔之，遂杀寻。城中亦鼓噪出，莽兵大溃。

光武诏冯异军柵邑。未及至，隗嚣乘胜使其将王元、行巡将二万余人下陇，因分遣巡取柵邑。异即驰兵，欲先据之。诸将皆曰：「虏兵盛而新乘胜，不

可与争。宜止军便地，徐思方略。」异曰：「虏兵压境，狃于小利，遂欲深入。若得枸邑，三辅动摇，是吾忧也。夫『攻者不足，守者有余』，今先据城，以逸待劳，非所以争也。」潜往闭城，偃旗鼓。行巡不知，驰赴之。异乘其不意，卒击鼓建旗而出。巡军惊乱奔走，追击，大破之。

曹操以袁绍新破，欲以间击刘表。荀彧曰：「绍既新败，其众离心，宜乘其困遂定之；而欲远师渡江汉，若绍收其余烬，乘虚而出公后，则公事去矣。」操乃扬军河上，击绍仓亭军，破之。

晋杜预袭吴乐乡，虏都督孙欢，州郡望风归命，奉送印绶。时众军会议，或曰：「百年之寇，未可尽克。今向暑，水潦方降，疾疫方起，宜候来冬，更为大举。」预曰：「昔燕乐毅藉（齐）〔济〕西一战〔三〕，以并强齐。今王师兵威已振，譬如破竹，数节之后，迎刃而解也。」遂指授郡帅，直指秣陵。所过城邑，莫不束手，遂平吴。

凉沮渠蒙逊率兵伐南凉秃发（彳辱）〔〕檀〔四〕，至显美，徙数千户而还。（彳辱）〔〕檀追及蒙逊于穷泉，蒙逊将击之。诸将皆曰：「贼已安营，不可犯也。」蒙逊曰：「（彳辱）〔〕檀谓吾远来疲敝，必轻而无备。及其垒壁未成，可一鼓而灭。」进击之，果败，乘胜至于姑臧，夷夏降者万数。（彳辱）〔〕檀惧，请和而归。

突厥寇兰州，大将贺楼子干率众拒之，至（河洛）〔可洛咳〕山〔五〕，与贼相遇。贼众甚盛，子干阻川为营，贼军不得饮数日，人马饥敝，纵击，大破之。

李密攻宇文化及还，劲兵良马多死。隋将王世充守东都，欲乘敝击之。简练精锐，得二万余人、马二千余匹。至偃师，于通济渠南。是时密新得志于化及，有轻世充之心。世充夜遣二百余骑潜入北山，伏溪谷中。命军士秣马蓐食，迟明而薄密。密兵阵未成列，两军合战，其伏兵蔽山而上，潜登北原，乘高而下驰，压之，密营遂乱。既入，纵火，军大惊溃。

武德中，突厥入原州，太宗拒之。值雨连月，太宗召诸将曰：「虏控弦鸣镝，弓马是凭。今久雨，弧矢俱蔽，突厥人众，如鸟铍羽；我屋宿火食，枪槊骚犀利。料我之逸，揣敌之劳，若以劲兵乱其阵，突骑蹶其后，纵不尽擒，必获十八九。」因潜师夜出，乘雨而进。丑徒惊骇，请和而去。

苏定方复征贺鲁，发兵进至曳咥河。贺鲁十姓兵十万拒战，轻定方兵少，舒左右翼包之。定方令步卒据高〔原〕〔六〕，攒稍外向，引劲骑阵北原。贼三突步阵不能入，定方乘其乱击之，鏖战三十里，斩首数万级，贼大奔。

安禄山反，郭子仪、李光弼帅师援常山。贼将史思明踵其后，疲乃退，我军乘之，〔又〕败于沙河〔七〕。禄山益以精兵。我军至恒阳，贼亦至。子仪

坚壁自固，贼来则守，贼去则追，昼扬其兵，夜袭其幕，贼不及息数日。光弼曰：「贼怠矣，可以出战。」战于嘉山，馘首数百级。

李克用与梁军相持，至晡时，梁军引却。周德威疾呼曰：「梁兵走矣！」晋兵大噪争进，梁兵惊布，大溃。李存璋引步兵乘之，呼曰：「梁人亦吾人也，父子、兄弟饷军者勿杀！」于是战士悉解甲投兵，器声动天地，斩首二万级。

岳飞趣襄阳，李成迎战。在临襄江，飞笑曰：「步兵利阴阻，骑兵利平圻。成左列骑江岸，右列步平地，虽众十万，何能为！」举鞭指王贵曰：「尔以长枪步卒，击其骑兵。」指牛皋曰：「尔以骑兵，击其步卒。」及合战，马应枪而毙，后骑皆拥入江，步卒死者无数。

### 校勘记

〔一〕「王奔」为「王莽」之讹，据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》正。

〔二〕「本」，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》作「水」，据正。

〔三〕「齐西」，《晋书·杜预传》作「济西」，据正。

〔四〕「秃发（亻辱）檀」为「秃发檀」之讹，据《晋书·沮渠蒙逊载记》正。

〔五〕「河洛」，《隋书·贺娄子干传》作「可洛峽」，据正。

〔六〕《旧唐书·苏定方传》「高」下有「原」字，今据补。

〔七〕《旧唐书·郭子仪传》「败」上有「又」字，今据补。

### 〈静〉十则

兵，武事也，而以静为主。静则无形，动则有形。动而有形，必为之擒。虎豹不动，不入陷阱；麋鹿不动，不罹置罟；飞鸟不动，不絀网罗；鱼鳖不动，不撮唇喙，物未有不以动而制者也。是故圣人贵静，静则不躁，而后能应躁。俟彼有死形，因而制之。《尉繚子》曰：「兵以静胜。」甚哉！兵之不可轻动也，况妄动乎？考得

汉王与项羽临广武之间而语。汉王数羽十罪，羽大怒，伏弩射中汉王。（汉王）伤胸（八），乃扞足曰：「虏中吾指！」汉王病创（卧）（九），张良强请汉王起行劳军，以安士卒，毋令楚乘胜。汉王出行军。

汉太尉周亚夫伐吴，引兵东北，走昌邑，深壁守之。吴攻梁急，梁使使请太尉，太尉不肯往。景常敕使救梁，亦不奉诏。坚壁不出，而使轻骑绝吴、楚兵后食道。吴兵乏粮，数欲挑战，终不出。夜，军中惊，内相攻击，至于太尉帐下。太尉终卧不起，顷之，复定。

建武初，邓禹入河东，围安邑，数月未能下。更始遣王匡、成丹等合军十余万，共击禹。禹军不利，诸将皆劝禹夜去，禹不听。明日癸亥，匡等以六甲



穷日不出，禹因得更理兵勒众。明日，匡悉军出攻，禹令军中无得妄动。既至下营，因传发诸将，鼓而并进，大破之。

大司马吴汉率大将军耿弇、将军王常等击富平。获、索二贼于平原贼率五万余人，夜攻汉营，军中惊乱。汉坚卧不动，有顷，乃定。即夜发精兵，出营突击，大破其众。

魏司马懿讨公孙渊，渊保襄平，懿进军围之。会霖潦大水，平地数尺，三军恐，欲移营。懿令军中敢有言徙者斩。都督令史张静犯令，斩之，军士乃定。

晋穆帝时，郑攀、杜曾等拒王廙，廙使豫章太守周访击之。访有众八千，进至沌阳，使将军李恒督左甄，许朝督右甄，自领中军。曾先攻左、右甄，访于阵后射雉，以安众心。令曰：「一甄败，鸣三鼓；两甄败，鸣六鼓。」自旦至申，两甄皆败。访选精锐八百人，自行酒饮之，敕不得妄动，闻鼓音乃进。曾兵未至三十步，访亲鸣鼓，将士皆踊跃奔赴，曾遂大败。

唐李晟以朱泚之叛，军于渭桥。时荧惑守岁，久之方退。宾介或劝曰：「今荧惑已退，皇家之利，可速用兵。」晟曰：「天子外次，人臣但当死节，垂象高远，吾安知天道耶！」及贼平，晟谓参佐曰：「前者士大夫劝晟出军，非敢拒也。军可用之，不可使知之。五星盈缩无准，惧（后）〔复〕来守岁（十），则我军不战而自溃。」参佐皆叹服。

曹玮为将，用兵多奇不测。为将四十年，未尝失利。契丹〔使〕过天雄〔十一〕，部骑兵无敢驰驱者。初守边时，山东名士贾同，尝造玮，客外舍。玮欲按边，邀同与俱，同问：「从兵安在？」曰：「已具。」既出就骑，见甲士三千环列，初不闻人马之声。

刘锜赴官东京，至涡口，闻金人已东京，舍舟陆行，急趋至顺昌。询知府陈规，知城中有米万斛，乃议敛兵入城，为守御计。于是筑羊马垣，穴垣为门，蔽垣为阵。用破敌弓、神臂弩自城上射敌，敌稍却，即以步兵邀击。又募壮士，乘雨电，夜斫其营，金人终夜自战，积尸盈野。又遣人毒颖水上流及草中，敌人马饮食水草者辄病。方晨气清凉，锜按兵不动，逮未、申间，敌气已索，忽遣数百人出西门接战。俄以数千人出南门，戒令勿喊，但以锐斧犯之，敌大败去。锜兵不满二万，出战仅五千人。金兵鼓声震动山谷，营中终夜〔言宣〕哗；锜城中肃然，不闻鸡犬之声。

宋岳飞伐金，兵至新乡，金兵大至。飞领王贵等血战，破之，获其马匹兵器甚多。至晚下寨，二更后，金兵忽来劫营，众军皆惊。飞坚卧不动，营中渐定，金兵乃退。常言：撼泰山易，撼岳家军难。

校勘记

〔八〕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重「汉王」二字，今据补。

〔九〕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「创」下有「卧」字，今据补。

〔十〕「后」，《旧唐书·李晟传》作「复」，据正。

〔十一〕《宋史·曹玮传》「契丹」下有「使」字，今据补。

〈集〉六则

天下无粹白之狐，而有粹白之裘，集之众白也。人莫不有长，莫不有短。善为将者，假人之长以补其短。集众人之明，无畏乎离娄矣；集众人之勇，无畏乎孟贲矣；集众人之力，无畏乎乌获矣。考得

齐桓公设庭燎，为士之欲造见者，朞年而士不至。于是东郭鄙人有以九九之术见者。桓公曰：「九九何足以见乎？」鄙人对曰：「臣非以九九为足以见也。臣闻主君设庭燎以待士，朞年而士不至。夫士之所以不至者，君，天下贤君也；四方之士，皆自以为不及君，故不至也。夫九九薄能耳，而君犹礼之，况贤于九九乎！夫泰山不辞壤石，江海不逆小流，所以成大也。《诗》曰：『先民有言，询于刍豢』言博谋也。」桓公曰：「善。」乃因礼之。朞月，四方之士，相而并至。

楚将子发，好求技道之士。楚有善为偷者，往见曰：「闻君求技道之士，臣偷也，愿以技贖一卒（贖备卒足也）。」子发衣不给带，冠不暇正，出见而礼之。左右谏曰：「偷者，天下之盗也，何为礼之。」君曰：「此非左右之所得与！」居无何，齐伐楚，子发御之。兵三却，楚贤良大夫皆尽其计，齐师愈强。于是市偷者进，请曰：「臣有薄技，愿为君行之。」子发曰：「诺。」不问而遣之。偷则夜解齐将军之旆帐而献之。子发因使人归之，曰：「卒有出薪者，得将军之帷，使归之于执事。」明日，又复往取其枕，子发又使人归之。明又复往取其簪，子发又使人归之。齐师大骇。将军与军吏谋曰：「今日不去，楚君恐取吾头！」乃还师。

魏公子无忌者，仁而下士，士无贤不肖者皆礼交之，致食客三千人。当是时，诸侯以公子贤，多客，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。至魏安厘王二十年，秦昭王已破赵长平军，又围邯郸。魏王使将军晋鄙，将十余万众救赵。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：「吾攻赵，旦暮且下，而诸侯敢救者，已拔赵，必移兵先击之。」魏王恐，使人止晋鄙，壁邺，名为救赵，实持两端以观望。平原君夫人，魏公子无忌姊也，使者冠盖相属于魏，让公子。公子患之，数请魏王，及宾客辩士游说万端，王终不听。公子自度终不能得之于王，乃请宾客，约车骑百余乘，欲赴秦军，与赵俱死。过见其客侯生，具告所以欲死秦军状。辞决而行，侯生曰：「公子（嘉）〔喜〕士〔十二〕，名闻天下。今有难，无他端而欲赴秦军，譬若以肉投馁虎，何功之有哉！」公子再拜问计。侯生乃屏人间语，曰：「

嬴闻晋鄙兵符，在王卧内，而如姬最幸，力能窃之。且公子尝为报其父讎，如姬欲为公子死，无所辞。公子诚一开口请如姬，则得虎符夺晋鄙军，北军赵而西却秦，此五霸之伐也。」公子从其计，果得兵符。公子行，侯生曰：「将在外，君令有所不受。有如晋鄙疑而不受公子，而复请之，事必危矣。臣客朱亥可与俱。此人力士，晋鄙不听，可使击之。」于是公子至邺，晋鄙合符，果疑之，举手视公子曰：「吾拥十万之众，屯于境上，国之重任，今单车来代之，何如哉！」欲无听。朱亥袖四十斤铁椎，椎杀晋鄙。公子遂勒兵下令曰：「父子俱在军中，父归；兄弟俱在军中，兄归；独子无兄弟者，归养。」得选兵八万人，进兵击秦军。秦军解去，遂救邯郸，存赵。

唐李光弼募军中有少技，皆录之，人皆尽其用。有贱工三者，善穿地道。史思明寇太原，光弼遣人诈为约降，而穿地道周贼营中，搯之以木。至期，遣裨将将数千人出，如降贼状，众皆属目。俄而营中忽地，死者千余人，贼众惊乱。官军鼓噪乘之，俘斩万计。

五代时，淮南兵围苏州。苏州有水进城中，淮南军张网缀口悬水中，鱼鳖皆知之。钱鏐尝游府园，见园卒陆仁章树艺有智，而志之。至是使仁章通信入城，果得报而还。吴越兵内外合击淮南兵，大破之。

宋理宗时，东西川无复统律，监司、戎帅各专号令，擅辟守宰。余玠为四川宣谕使，至则大更敝政，自许当掌挈全蜀，以还朝廷。于是筑招贤馆于府之左，供帐一如帅府。下令曰：「集众思，广忠益，诸葛武侯所以用蜀也。欲有谋于我者，近则径诣公府，远则自言于口（十三），所在以礼遣之。高爵重赏，朝廷不吝。」时播州冉璘、冉璞兄弟隐居蛮中，前后阉帅辟召，皆不至，至是自诣府。玠素闻其名，刺入即出，与之分廷抗礼。居数月，无所言。玠为设宴，亲主之酒。酒酣，坐客纷纷竞言所长，璘兄弟嘿然。玠曰：「是观我待士之礼何如耳。」明日，更辟馆以处之。使人窥之，但见兄弟终日对踞，以垩画地为山川地，起则镘去。如是又旬日，乃请见，屏人言曰：「某兄弟辱明公礼遇，今日思有以少报，其在徙州合城乎！」玠不觉跃起，执其手曰：「此玠志也，但未得其所耳。」曰：「蜀口形胜之地，莫如钓鱼山。请徙诸砦，若任得其人，积粟以守之，贤于十万师远矣，巴蜀不足守也。」玠大喜，密以谋请于朝，请不次官之。卒如法筑十余城，碁布星分，屯兵聚粮，为必守计。于是如臂使指，气势联络矣。

#### 校勘记

（十二）「嘉」，《史记·信陵君列传》作「喜」，据正。

（十三）复印件「于」下一字模糊难悉，姑阙疑。

〈因〉十则

夫兵，贵其因也。因也者，因敌之险以为固，因敌之胜以为克，因敌之乱以为暇，因敌之来以为往，因敌之谋以为事。故曰：能审因而加胜，则不可穷也。三代所宝，莫如因。舜因民之心，禹因水之力，汤武因人之欲。凡因则无敌。考得

晋侯围曹，门焉（攻曹城门。），多死（晋兵多厄。）。曹人尸诸城上，晋侯患之。听舆人之谋曰：「称舍于墓（令舍于曹人之墓，若将发墓冢者。）。」师迁焉（晋侯移师，舍于墓所。）。曹人凶惧，为其所得者，棺而出之（棺领其所得晋人之尸而出之外，欲加礼以既发冢之祸。）。因其凶也而攻之。三月丙午，入曹。

秦遣兵拒峽关，沛公欲击之。张良曰：「不可。愿益张旗帜为疑兵，而使酈生、陆贾往说秦将，啖以利。」秦将果欲速和，沛公欲许之。张良又曰：「不如因其怠而击之。」沛公遂引兵击秦军，大破之。

孔明南征孟获，时当五月，命三军依山傍林阴凉之地下寨。蒋琬曰：「今所造寨栅，正犯先帝败于东吴地。」孔明曰：「非尔所知也。」擒捉孟获，使观营阵。获曰：「向者不知虚实，故败。今蒙赐观营阵，若祇如此，即易胜耳。」亮笑而纵之。获使弟孟优诈降，期夜以火攻劫营，令优内应。孔明因散设伏兵。获夜入营，举火无所得。伏兵四起，仍擒获。

孔明伐魏，粮饷将尽。魏将孙礼谓曹真曰：「蜀兵无粮。若虚装粮车，内藏薪草，彼必来抢。伏兵应之，可胜。」孔明闻魏兵陇西粮运将到，笑曰：「魏人知吾无粮，故以此计诱我烧之。吾可将计就计。」因令马岱先烧其粮，马忠、张翼各引兵策应，内外夹攻，大破魏兵。

秦主苻坚帅兵八十万，攻晋寿阳，逼淝水而阵，谢玄拒之，军不得渡。使谓苻融曰：「君置阵逼水，是不欲速战，乃持久之计。若移阵小却，使将士得周旋，仆与诸君缓辔而观之，不亦乐乎！」坚麾兵使却，秦兵遂乱，不可复止。玄因其乱，以精锐八千渡水击之。坚中流矢，临阵斩融，秦兵大溃。

河间王颙遣将张方，讨长沙王（义）〔义〕〔十四〕。方率兵入洛阳，又奉惠帝讨之。方军遥见乘舆引退，遂败。方退，壁于十二里桥，人情挫衄，无复固志。或劝方夜遁，方曰：「兵之利钝无常，贵因败以为功。我更前作垒，出其不意，此用兵之奇也。」乃夜潜进逼洛阳城七里。（义）〔义〕新捷不以为意〔十五〕，忽闻方垒成，（义）〔义〕师出战〔十六〕，遂大败。

侯景反，高州刺史李迁仕据境图逆，召高凉太守冯宝。宝欲往，其妻洗氏止之，曰：「刺史无故召太守，此诈君欲反耳，往必见留。愿遣使传意，并送土物以省之，彼必无防，取之如反掌耳。」宝从之。于是洗氏自将千人，皆藏短兵，步担杂物，先书报曰：「太守冯宝疾笃，令妻洗氏传启，并奉土贡，以



资军费。」迁仕大悦，迎洗氏。因释担出刃，大破之。迁仕脱身遁，洗氏入据其城。

李密叛，欲攻桃林县，给县官曰：「奉诏暂还京师，家人请寄县舍。」因简骁勇数十人，着妇人衣，戴冪口〔十七〕，藏刀裙下，诈为妻妾，自率之入县舍。须臾，变服突出，因拔县城。

苏定方击西突厥贺鲁，鲁兵舒左右翼包之。定方步卒据高〔原〕〔十八〕，攒〔矛肖〕向外，亲引劲骑阵北原。贼三突步阵不能入，定方因其乱击之，贼大败。

李元平为汝州刺史，募工徒缮理郛郭。时李希烈反，因使勇士应募，执役版筑，凡入数百人，元平不觉。希烈因遣伪将李克诚以数百人突至其城，先应募者应于内，缚元平去。

### 校勘记

〔十四〕「义」，《晋书·张方传》作「义」，据正。

〔十五〕「又」，《晋书·张方传》作「义」，据正。

〔十六〕同「十四」。又此条乃西晋时事，当与上条互乙。

〔十七〕「冪」下一字从「𠂔」上「历」下，所用字集无之，故缺。

〔十八〕《旧唐书·苏定方传》「高」下有「原」字，今据补。

### 〈突〉九则

徐而操戈矛，则勇士争交刃矣；徐而谈诗书，则文士争鼓舌矣。若乃勃然而起，忽然而至，如豕之奔，蝨之螫，狸之抆，兔之脱，谁能御之！今夫壮夫之力百倍婴儿，藉令婴儿抱其踵而直前撞之，则壮夫立仆。何也？猝而不及持也。故曰：力贵突。考得

晋桓玄篡逆，刘裕等进讨，桓（屯）谦等〔屯〕兵以拒裕〔十九〕。裕与刘毅等军食毕，委弃余粮，数道并前。裕与毅身先士卒，进突其阵。将士皆殊死战，因风纵火，谦等大溃，玄走。裕入建康，帅百官奉迎乘舆，诛玄宗族在建康者。

西魏将王罽为华州刺史，修城未毕，梯在城外。时高欢遣将韩轨从河东宵济袭罽，罽不之觉。比晓，轨众已乘梯入城。罽尚卧未起，闻阁外汹汹有声，罽便袒身露髻徒跣，持一白梃，大呼而出。敌见之惊〔退〕〔二十〕，逐至东门，左右稍集，合战破之。轨众遂退。

魏将于谨尝帅轻骑出塞覘〔候〕〔贼〕〔二十一〕，属铁勒数千骑奄至。谨以众寡不敌，退必不免，乃散众骑，使匿丛薄间。又遣人升山指麾，若部分军众者。铁勒望见，虽疑有伏兵，既恃其众，不以为虑，乃进逼谨。谨尝乘骏马为紫驹〔二十二〕，贼先所识，乃使二人各乘一马，突阵而出。贼以为谨也

，皆争逐之。谨乃率余军击追。贼遂奔走，因得入塞。

（后）〔北〕周河桥之战〔二十三〕，诸将退走。窦炽时独从两骑为敌人追，至邙山，炽乃下马背山抗之。俄而敌众渐多，（失）〔矢〕下如雨〔二十四〕。炽骑士所执弓，并为敌人所射破。炽乃收其箭以射之，人马应弦而（到）〔倒〕〔二十五〕。敌乃相谓曰：「得此三人，未足为功。」乃稍引退。炽伺其怠，突围而出。

薛仁贵、契苾何力等征辽东，与高丽大将温沙门战于横山。仁贵匹马先入，莫不应弦而倒。高丽有善射者，于石城下射死十余人。仁贵单骑突往冲之，其贼弓矢俱失，手不能举，便生禽之。

天宝之乱，贼将史朝义（义）领铁骑十万〔二十六〕，阵于昭觉寺，贼皆殊死战，短兵既接，相杀甚众。官军骤击之，贼阵不动。鱼朝恩令射生五百人下马，弓弩乱发，多中贼而死，阵亦如初。镇西节度使马璘曰：「事急矣！」遂拔旗而进，单骑奔击，夺贼两牌，突入万众之中，左右披靡。大军乘之而入，朝义大败，斩首一万六千级，生擒四千六百人，降三万二千人。

贼将尹子奇围睢阳，张巡于城中夜鸣鼓严队，若将出击者。贼闻之，达旦儆备。既明，巡乃寝兵口鼓〔二十七〕。贼以飞楼瞰城中，无所见，遂解甲休息。巡与南霁云、雷万春等十余将，各将五十骑，开门突出，直冲贼营，至子奇麾下。营中大乱，斩贼士卒五千余人。

狄青为将，党项犯塞时，新募万胜军未习战阵，遇寇多北。青为将，一日尽取万胜旗，付虎翼军，使之出战。虏望其旗易之，全军径趋，为虎翼所破，殆无遗类。累功至招讨副使。青在泾原，常以寡当众，度必以奇胜。预戒军中尽舍弓弩，皆执短兵；密令军中闻钲一声则止。再钲声，则严阵而却。钲声止，则大呼而突之，士卒皆如其教。纔遇敌未接战，遽声钲，士卒皆止。再声，皆却。虏人大笑，相谓曰：「孰谓天使勇。」虏人谓青为天使也。钲声止，忽前突之。虏兵大乱，相蹂践，死者不可胜纪。

韩世忠与贼将苗翊、马柔吉遇，舍舟立战，张俊、刘光世继之。军少却，世忠复舍马操戈而前，令将士曰：「今日当以死报国，面不被数矢者，斩。」于是士卒皆用命。贼列神臂弩持满以待，世忠瞋目大呼，挺刃突前。贼辟易，矢不及发，遂败。

#### 校勘记

〔十九〕「桓屯谦等兵」五字不可解。按《晋书》刘毅传、桓玄传有桓谦，此五字当作「桓谦等屯兵」，今据正。

〔二十〕此句《周书·王罟传》无「退」字，据删。

〔二十一〕「候」，《北史·于谨传》作「贼」，据正。

〔二十二〕此句《北史·于谨传》作「谨以常乘骏马一紫一骕」，与引文稍异。

〔二十三〕按《周书》有窦炽传。据此可知其为北周时人，非五代后周也。今正「后」为「北」。

〔二十四〕「失」，《周书·窦炽传》作「矢」，据正。

〔二十五〕「到」，《周书·窦炽传》作「倒」，据正。

〔二十六〕「史朝义」下衍「义」字，据《旧唐书·仆固怀恩传》删。

〔二十七〕复印件「鼓」上一字模糊难悉，姑阙疑。

〈捭〉（音摆）十一则

敌各有情而吾逆料之，其法曰捭。或捭而出之，或捭而内之。察阴阳之理，类万物之情，观众生之先，见变化之朕，而守司其门户。倭柔、倭刚、倭弛、倭张，审定虚实，与其牝牡。忤合，贵得其窾。无所不出，无所不入，无所不可。考得

荆人伐陈，吴救之，军间三十里，雨十日夜，星。左史倚相谓大将子期曰：「雨十日，甲辑而兵聚，吴人必至，不如备之。」乃为阵。吴人至，见其阵而反。左史曰：「〔反吴〕〔吴反〕复六十里〔二十八〕，其君子必休，其小人必食。我行三十里袭之，必克。」从之，遂破吴军。

英布反，高祖召楚令尹薛公问之。令尹曰：「若布东取吴，西取楚，并齐取鲁，传檄燕赵，固守其地，此上计也；东取吴，西取楚，并韩取魏，据敖仓之粟，塞成皋之口，此中计也；东取吴，西取下蔡，归重于越，身归长沙，此下计也。布必出下计。」布果东击荆，又击楚三军，遂引兵西。帝破于蕲，布亡走江南，长沙人诱而杀之。

南阳黄巾贼帅韩忠，复据宛拒朱儁。儁鸣鼓攻其西南，贼悉众赴之。儁自将精卒掩其东北，乘城而入。忠乃退保〔卜〕〔小〕城〔二十九〕，乞降，诸将欲听之。儁曰：「兵固有形同而势异者。昔秦项之际，民无定主，故赏附以劝来耳。今海内一统，惟黄巾造逆，纳降无以劝善，而更〔闻〕〔开〕逆意〔三十〕，纵敌长寇，非计也。」因急攻，不克。登土山望之，谓司马张超曰：「吾知之矣。贼今外围周固，内营逼急，乞降不受，欲出不得，所以死战也。万人一心，犹不可当，况十万乎！不如撤围，并兵入城。忠见围解，势必自出，自出则〔竟〕〔意〕散〔三十一〕，易破之道也。」既而解围，忠果出战。儁因击，大破之，斩忠。

曹操征荆州，刘琮降，得其水军及步兵。遗书孙权云：「今治水军八十万，当与将军会猎于吴。」将士闻之〔皆〕恐〔三十二〕。权延见羣下，问计。咸曰：「曹操豺虎也。今挟天子以征四方，拒之不顺。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

，长江也。今操得荆州军蒙冲、斗舰，水陆俱下，长江之险，已与我共之矣。而势力众寡，又不可论。不如迎之。」鲁肃独不言。时周瑜在番阳，肃劝权召瑜还。瑜曰：「操虽汉相，其实汉贼。（将军）以神武雄材（三十三），兼仗父兄（遗）（之）烈（三十四），割据江东，地方数千里，兵精足用，英雄乐业，（尚）当横行天下（三十五），为汉家除残去秽。况操自送死，而可迎之耶？请为将军筹之：今北土未平，马超、韩遂在关西，为操后患。而舍鞍马，仗舟楫，与吴越争衡，本非中国所长。又今盛寒，马无藁草，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，不习水土，必生疾病。此数事者，用兵之患也，而操皆冒行之。瑜请得精兵三万人，进驻夏口，保为将军破之。」权曰：「子言当击，与孤甚合。」因拔刀斫前奏案曰：「诸将吏敢复言当迎操者，与此案同！」遂与周瑜、程普、鲁肃合谋逆操。果有赤壁之捷。

魏遣司马懿讨辽东。谓曰：「公孙渊将何计以待君？」对曰：「弃城豫走，上计也；据辽（东）（水）以拒大军（三十六），其次也；坐守襄平，下也。」曰：「往还几日？」对曰：「往百日，攻百日，还百日，以六十日为休息，如此一年足矣。」懿至辽东，渊使卑衍等屯辽隧，懿击破之。遂围襄平，击斩之。

北魏议击蠕蠕。太史张深曰（三十七）：「今年己巳，三阴之岁。（星岁）（岁星）袭月（三十八），太白在西方，不可举兵。」崔浩曰：「阳为德，阴为刑，故日食修德，月（修食）（食修）刑（三十九）。战伐，用刑之大者也。三阴用兵，盖得其类。岁星袭月，年饥人流（四十），应在他国，远期十二年。太白行苍龙宿，于天文为东，不妨北伐。比年以来，月行掩昴，至今犹然。其占：『三年大破旄头之国。』蠕蠕、高车，旄头之象也。」遂行。军入其境，分搜东西、南北，各数千里，虏获数百万。高车杀蠕蠕种类，归落者三十余万落。

齐建武中，北魏将攻（同）（司）州（四十一），明帝遣王广之赴救，萧衍为偏师。有风自西北起，阵云从之，来当魏营。寻而风回云转，还向西北。衍曰：「此谓归气，魏师遁矣。」令军中扬麾鼓噪，敢死之士，执短兵先登，长戟翼之。城中见援兵，出军攻魏栅，魏军大败。

唐李光弼进围怀州，史思明来救，光弼再逐北。思明声言渡河绝饷路，光弼军于野水渡以备之。既夕还军，留牙将雍希颢守其栅，曰：「贼将高（廷）晖（四十二）、李日越，万人敌也，贼必使劫我。尔留此，贼至勿与战，若降，与偕来。」左右窃怪之。是日，思明果召日越，曰：「光弼野次，尔以铁骑五百夜取之，不然，无归！」日越至垒，使人问曰：「太尉在乎？」曰：「去矣。」「兵几何？」曰：「千人。」「将为谁？」曰：「雍希颢。」越谓其



下曰：「我受命云何，今顾获希颢，归不免死。」遂请降。希颢〔与俱〕至〔四十三〕，光弼厚待之，表授右金吾大将军。（廷）晖闻之，亦降。或问：「公降二将何易也？」光弼曰：「思明再败，恨不得野战，闻我野次，彼固易之，命将来袭，必许以死。希颢无名，不足以为功，日越惧死，不降何时？（廷）晖才出日越之右，降者见厚，贰者得不思奋乎？」

宋曹翰从征幽州，率所部攻城东南隅，卒掘土得蟹以献。翰谓诸将曰：「蟹水物而陆居，失所也。且多足，彼援将至，不可进拔之象。况蟹者，解也，其班师乎？」已而果（然）〔验〕〔四十四〕。

宋韩世忠移军镇江，以待兀朮。金师至江上，世忠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。兀朮欲济江，乃遣使通问，约战期，世忠许之。因谓诸将曰：「是间形势，无如金山（龙王）庙者〔四十五〕，贼必登之，覘我虚实。」乃遣强壮百人伏庙中，百人伏庙下岸侧，戒之曰：「闻江中鼓声，则岸兵先入，庙兵继出，以合击之。」及敌至，果有五骑趋庙，庙兵先鼓而出，获两骑。其三骑振策以驰，内一人红袍玉带，既坠，复跳而免。诘诸获者，兀朮也。

宋刘（骑）〔锜〕为东京副留守〔四十六〕，败金葛王、乌禄等于顺昌。兀朮在汴闻之，即索鞍上马，帅十万众来援。锜谕曹成等二人曰：「遣汝作间，事捷重赏，第如我言，敌必不杀汝。今置汝绰路骑中，汝遇敌则佯坠马，为敌所得。敌帅问我何如人，则曰：『太平边帅子，喜声伎。朝廷以两个讲和，使守东京，图逸乐耳。』」已而二人果遇敌被执，兀朮问之，对如前。兀朮喜曰：「此城易破耳。」即置鹅车、炮具〔不用〕〔四十七〕，果不杀成等，而械之还锜。

### 校勘记

〔二十八〕「反」、「吴」二字互倒，据《韩非子·说林下》正。

〔二十九〕「卜」，《后汉书·朱儁传》作「小」，据正。

〔三十〕「闻」，《后汉书·朱儁传》作「开」，据正。

〔三十一〕「竟」，《后汉书·朱儁传》作「意」，据正。

〔三十二〕《三国志·吴书·周瑜传》「之」下有「皆」字，今据补。

〔三十三〕《三国志·吴书·周瑜传》「以」上有「将军」二字，今据补。

〔三十四〕「遗」，《三国志·吴书·周瑜传》作「之」，据正。

〔三十五〕《三国志·吴书·周瑜传》「当」上有「尚」字，今据补。

〔三十六〕「东」，《三国志·魏书·明帝纪》裴注引《晋纪》作「水」，据正。

〔三十七〕「张深」，《北史·崔浩传》同，惟《魏书》作「张渊」。盖

避唐高祖讳也。

〔三十八〕「星」、「岁」二字互倒，据《魏书·崔浩传》正。

〔三十九〕「修」、「食」二字互倒，据《魏书·崔浩传》正。

〔四十〕「人」，《北史·崔浩传》同，《魏书·崔浩传》作「民」。盖避唐太宗讳也。

〔四十一〕「同」，《南史·梁本纪·武帝上》作「司」，据正。

〔四十二〕「高廷晖」，《新唐书·李光弼传》作「高晖」，据正，下同。

〔四十三〕《新唐书·李光弼传》「至」上有「与俱」二字，今据补。

〔四十四〕「然」，《宋史·曹翰传》作「验」，据正。

〔四十五〕考《宋史·韩世忠传》云：「世忠谓敌至必登金山庙」，无「龙王」二字，据删。

〔四十六〕「刘骑」为「刘琦」之讹，据《宋史·刘锜传》正。

〔四十七〕《宋史·刘锜传》「炮具」下有「不用」二字，今据补。

〔《兵垒》卷二终〕

### ●兵垒卷三

郢中尹宾商毫翁着

后学黄安刘誉棻、方以南、吴树芬、周树藩校

勘

〈诳〉十二则

庄子之文，汪洋变幻，无一语踏实，圣于用虚者乎！而后世至尊之以为经，曰：以其虚虚，天下之实也。兵法有虚有实，实而示之以虚，虚而示之以实。故有余示之不足，不足示之有余，若环之无端，若水之无痕，若鬼之无迹。

考得

荆州刺史度尚募诸蛮夷，击艾县贼，大破之，降者数万。桂阳宿贼卜阳、潘鸿等逃入深山，党与犹盛。尚欲击之，而士卒骄富，莫有斗志。尚计缓之则不战，逼之必逃，乃宣言兵少未可追，须诸部悉至，乃并力攻之。申令军中，恣听射猎，兵喜皆出，尚乃密使人焚其营。猎者还，大泣。尚人人慰劳，深自责咎，因曰：「阳等财宝足富万世，诸卿但不并力耳。所（云）〔亡〕少少〔一〕，何足介意。」众咸愤踊。尚敕云：「秣马蓐食，明旦，径赴贼屯。」遂破平之。

孙策攻秣陵，张英暗箭射中左股，策落马，众救还营。策曰：「可诈吾中箭死，军中举哀。拔寨，必当来追，暗伏奇兵，必擒薛礼。」众然其计，诈称策死，拔寨而退。礼闻之，尽起城内之兵追之。甫入寨，伏兵涌出，孙策大叫：「孙郎在此！」诸军心胆惊裂，拜于地上。

袁尚将审配守邺，曹操攻邺城，尚求入城以计事，主簿李孚请行。乃自选温信者（二）〔三〕人〔二〕，不示其谋，各给骏马，释戎器。孚自着平上帻，投暮直抵邺下。自称曹公都督，历北围而东，呵责守围将士，随轻重行罚，遂历曹营前。至南围，责怒守者，收缚之。因开围，驰入城下，配以缢引，得入城，城中欢呼。操闻之笑曰：「非徒得入也，方且复出。」孚（计）事讫欲还（三），知围不可复冒，谓配曰：「城中谷少，宜出老弱以省饷。」配乃夜简千人，皆持白幡，秉脂烛，从三门出降。孚将所乘骑，随降人出。守围吏闻城中悉降，火光照耀，但共观火，不复观围。孚乃归。

桓玄篡晋，刘裕起义师讨之。玄败，泝流奔荆州，留其将何澹之守湓口。刘裕将何无忌等次桑落洲，澹之等率军求战。澹之常所乘舫，旌旗甚盛。无忌谓诸将曰：「贼帅必不居此，欲诈我耳，宜亟攻之。」众曰：「澹之不在其中，纵得无益。」无忌曰：「今众寡不敌，战无全胜，澹之虽不居此舫，取之则获。因纵兵，可口鼓而败也〔四〕。」遂进攻，获舫。因传呼曰：「得何澹之矣！」贼中惊扰，无忌之众亦谓然。乘胜继进，无忌鼓噪赴之，澹之遂溃。

侯景叛高澄归梁，梁主命侍中羊侃与萧渊明，堰泗水于寒山，以灌彭城。侯得彭城，乃进军与侯景犄角。东魏遣大都督高岳救之，以慕容绍宗为东南道行台偕行。景闻绍宗来，叩鞍有惧色，曰：「高王定未死耶！」绍宗至，诸将皆不敢出，兖州刺史胡贵孙独帅麾下与战，东魏兵败走。初，景初戒梁人曰：「逐北勿过二里。」绍宗将战，以梁人轻悍，恐其众不能支，一一引将卒，诳之曰：「我当佯退，诱吴儿使前，尔击其背。」至是梁人不用景言，乘胜深入。东魏将卒以绍宗之言为信，争掩击之，梁人大败，渊明、贵孙皆为所掳。

东魏兵围西魏，丞相宇文泰与侯景战，马惊逸坠地，东魏兵追及之，左右皆散。李穆以策扶泰，骂之，追者不疑。穆因以马授泰，与俱逸，兵复振。

隋杨玄感反，攻东都，刑部尚书卫玄与玄感战。兵始会，玄感诈令大呼曰：「官军已得杨玄感矣！」官军稍息，玄感（以）〔与〕数千骑乘之（五），玄兵于是大溃。

宋都督檀道济，与魏军三十余战，多捷。军至历城，以资运竭，乃还。卒有降魏者，俱说粮罄，于是士卒忧惧，莫有固志。道济夜唱筹量沙，以所余少米（覆）〔散〕其上〔六〕。及旦，魏军知资粮有余，故不复追，斩降者。时道济兵寡弱，军中大惧，道济乃命军士悉去甲，身（着）白服乘舆〔七〕，徐出围外。魏军疑有伏，不敢逼，〔乃归〕〔八〕。

唐杨行密下田頔及安仁义、朱延寿等，皆与行密起微贱。延寿者，行密夫人之弟也。田頔及安仁义之〔将〕叛也〔九〕，行密疑之，乃阳为目疾，每接

延寿使者，必错乱其所见以示〔之〕〔十〕。（常）〔尝〕行〔十一〕，故触柱而仆，朱夫人扶之，良久乃苏，泣曰：「吾业成而丧其目，是天废我也！吾儿子皆不足任事，得延寿付之，吾无恨矣。」夫人喜，急召延寿。延寿至，行密迎之寝门，刺杀之，出朱夫人〔以〕嫁之〔十二〕。

吴越攻吴常州，徐温帅诸将拒之，战于无锡。会温病热，不能治军。吴越攻中军，陈彦谦迁中军旗鼓于左，取貌类温者擐甲，号令军事，败吴越兵。

五代刘鄩守兖州，梁葛从周围之，外援不至。王彦温踰城而奔，守陴者多逸。鄩乃遣人阳语彦温〔之〕副使〔十三〕：「勿多以人出，非吾素遣者，皆勿以行。」又令城中曰：「吾遣从副使者得出，否者皆族。」城中皆惑，奔者皆止。梁人闻之，果疑彦温非真降者，斩之城下。

宋狄青征侬智高，时兵出桂林之南，道傍有一大庙，其神甚灵。青驻节而祷之，因自持百钱，与神约曰：「果大捷，则投百钱尽面也。」左右谏阻，不听。万众方耸视，挥手一掷，则百钱尽面矣。举军欢呼，青亦大喜，顾左右取百钉来，即随钱疎密布地，而钉帖之，加以青纱笼覆，手自封之曰：「俟凯旋，谢神取钱。」其后破昆仑关，败智高，平邕管。师还取钱，与幕府士大夫共视之，乃两面钱也。

#### 校勘记

〔一〕「云」，《后汉书·张法滕冯度杨列传》作「亡」，据正。

〔二〕「二」，《三国志·魏书·贾逵传》裴注引《魏略》作「三」，据正。

〔三〕《三国志·魏书·贾逵传》裴注引《魏略》无「计」字，据删。

〔四〕原文「可」下空一字，今阙疑。

〔五〕「以」，《隋书·杨玄感传》作「与」，据正。

〔六〕「覆」，《南史·檀道济传》作「散」，据正。

〔七〕《南史·檀道济传》「身」下无「着」字，据删。

〔八〕《南史·檀道济传》「不敢逼」下有「乃归」二字，今据补。

〔九〕《新五代史·吴世家》「叛」上有「将」字，今据补。

〔十〕《新五代史·吴世家》「示」下有「之」字，今据补。

〔十一〕「常」，《新五代史·吴世家》作「尝」，据正。

〔十二〕《新五代史·吴世家》「嫁」上有「以」字，今据补。

〔十三〕「之」字衍，据《新五代史·刘鄩传》删。

〈肆〉（犹劳也）八则

兵法有千章万语，不出乎「多方以误之」一句而已。精于误者，能误人而不误于人。有误者存。考得



吴子阖庐问于伍员曰：「吾欲伐楚，何如？」对曰：「楚执众而乖，莫适任患。若为三师以肆焉，一师至，彼必皆出。彼出则归，彼归则出，楚必道敝。亟肆以罢之，多方以误之，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，必大克之。」阖庐从之，楚于是乎始病，吴遂入郢。

夏主勃勃破鲜卑薛于等三部，降其众数万。进攻秦三城以北诸戍，斩秦将杨丕、姚石生等。诸将皆曰：「陛下欲经营关中，宜先固其根本。高平险固饶沃，可以定都。」勃勃曰：「吾大业草创，姚兴亦一时之雄，〔关中〕未可图也〔十四〕。今专固一城，彼必并力于我，亡可立待。不如以骁骑风驰，出其不意，救前则击后，救后则击前，使彼疲于奔命，我则游食自若，不及十年，岭北、河东，尽为我有。待兴既死，嗣子闇弱，徐取长安，在吾计中矣。」

魏镇将陆侯，恩威着于关中，魏主以为内都大官。会〔定安〕〔安定〕卢水〔胡〕刘超复反〔十五〕，魏主复遣侯镇长安。侯单马之镇，超等闻之，大喜，以侯为无能〔为〕也〔十六〕。侯至，谕以成败，诱纳其女以招之，超无降意。侯乃帅帐下往见之，超设备甚严，侯纵酒尽醉而还。顷之，复选敢死士五百人出猎，因诣超营，约曰：「〔今会〕发机〔十七〕，当以醉为限。」既饮，侯佯醉，上马大呼，手斩超首。士卒应声纵击，杀伤千数，遂平之，魏主复征侯为外都大官。

东魏高欢破尔朱兆，兆奔秀〔客〕〔容〕〔十八〕，分兵守险，出入抄掠。欢每扬声云欲讨兆，将出复止，如此者数四。兆意怠，欢揣兆岁首必当宴会，使将窦泰率精骑先驱，一日一夜行三百里。兆军人因宴休惰，忽见泰军，莫不夺气。欢以大军继至，兆兵惊走，追破之。

隋高颍献取陈之策，曰：「江北地寒，田收差晚，江南土热，水田早熟。量彼收获之际，微〔集〕〔征〕士马〔十九〕，声言掩袭。〔彼〕必屯兵守御〔二十〕，〔足得〕废其农时〔二十一〕。彼既聚兵，我便解甲，再三若此，贼以为常。后更集兵，彼必不信，犹豫之顷，我乃济师，登陆而战，兵气益倍。〔烧之不出数年财力俱尽矣隋主〕〔又〕江南土薄〔二十二〕，舍多茅竹，所有储积，皆非地窖。当密遣人，因风纵火，待彼修立，复更〔烧之〕。〔不出数年，财才俱尽矣〕。」〔隋主〕〔更〕〔用〕其策〔二十三〕，陈人始困。

隋贺若弼镇淮南，请沿江防人每交代之际，必集历阳。于是大列旗帜，营幕被野，陈人以为大兵至，悉发国中士马。既知防人交代，其众复散。后以为常，不复设备。其后，弼以大军济江，陈人弗之觉，遂灭陈。

唐武德初，姜宝谊口右武卫将军〔二十四〕，时刘武周将黄子英往来雀鼠谷，高祖令宝谊击之。子英以轻兵挑战，宝谊纔接，子英辄遁。如此者再三

，宝谊悉兵逐之，伏发军败，宝谊被擒。

金木虎高琪见宋兵伏不得前〔二十五〕，退整阵，宋兵益坚，不可得志。乃分骑为二，出者战则止者俟，止者出则战者还，还者复出以更。久之，遣将潜引兵上山，自山驰下合击，大破宋兵。

#### 校勘记

〔十四〕《晋书·赫连勃勃载记》「未」上有「关中」二字，今据补。

〔十五〕「定安」乃「安定」之讹，据《魏书·陆俟传》正。又「胡」字衍，据删。

〔十六〕《魏书·陆俟传》「能」下有「为」字，今据补。

〔十七〕《魏书·陆俟传》「发机」上有「今会」二字，今据补。

〔十八〕「秀客」乃「秀容」之讹，据《北齐书·神武帝纪》正。

〔十九〕「集」，《隋书·高颀传》作「征」，据正。

〔二十〕《隋书·高颀传》「必」上有「彼」字，今据补。

〔二十一〕《隋书·高颀传》「废」上有「足得」二字，今据补。

〔二十二〕据《隋书·高颀传》，可知自「烧之」以下十三字为错文，当移置于后，据删。又「江南」上有「又」字，今据补。

〔二十三〕据《隋书·高颀传》，上文「烧之」以下十三字当接「复更」二字后，今移置于此。又「更」作「用」，据正。

〔二十四〕复印件「谊」下一字，模糊难悉，姑阙疑。

〔二十五〕「木虎高琪」，《金史》本传作「〔桶去木从示〕虎高琪」。

#### 〈信〉九则

天地之大，四时之化，犹不能以不信成物，而况兵乎！古之王者不欺四海，霸者不欺四邻。善为国者，不期其民；善为家者，不欺其亲，是故君子以信为大宝也。若夫贼臣必欺其君，逆子必欺其父，傲弟必欺其兄，格虏必欺其主。上不信下，下不信上，上下离心，以至于败。所利不足以药其所伤，所获不足以偿其所亡，岂不哀哉！昔齐桓不背曹沫之盟，晋文不渝伐原之信，魏文不愆虞人之期，秦孝不吝徒木之赏，千古魁之。夫可与为始，可与为终，可与尊通，可与卑穷者，其惟信乎！信而又信，重袭于身，乃通于天。以此治兵，则无敌矣。考得

武王入殷，闻殷有长者。武王往见之，而问殷之所亡。长者对曰：「王欲知之，则请以日中为期。」武王与周公旦明日早要期，则弗得也。武王怪之。周公曰：「吾已知之矣。此君子也，（义）〔取〕不（非）〔能〕其主〔二十六〕，有以其恶告王，不忍为也。若夫期而不当，言而不信，殷之所以亡也，以此告王矣。」

魏吴起为西河守，秦有小亭临境，起欲攻之，而未卜人之心遵承否。于是倚一车辕于北门外，而令之曰：「有能徙此南门外者，赐之田宅。」人莫之徙也。及有徙之者，还，赐之如令。明日，且攻亭，令曰：「有能先登者，赐之（土）〔上〕田（土）〔上〕宅〔二十七〕。」人争趋之。于是攻亭，一朝拔之。

诸葛武侯将兵拒魏，有战士万二千，更番归者八千〔二十八〕。时魏军临阵，参佐咸请权留下兵，以并声势。亮曰：「吾闻（用）〔统〕武行师〔二十九〕，以大信为本，得原失信，古人所惜。去者束装以待期，妻子（企踵）〔鹤望〕而计日，〔虽临征难，义所不废〕〔三十〕。」乃勅速遣。于是去者感悦，愿留一战，（往）〔住〕者奋踊〔三十一〕，咸思致命。临阵之日，莫不拔（刀）〔刃〕争先〔三十二〕，以一当十，杀张合，却司马懿，一战大克之。

晋羊祜与吴人开布大信，每与交兵，克日方战，不为掩袭之计。将帅有欲进谲诈之（计）策者〔三十三〕，辄饮以醇酒，使不得言。

唐太宗许颉利和，刑白马而盟之。薛延陀、回纥诸部皆叛，使突厥讨之，不胜。议者责其败，因伐之，帝曰：「匹夫不可不为信，况天子乎！我既与之盟，岂利其灾，邀险以取之耶？」〔三十四〕

苏定方为安抚大使，袭攻胡都曼，大败之。都曼计穷，遂降，献俘于朝。有司请论如法。定方请曰：「臣向谕陛下意，许以不死，愿丐其命。」帝曰：「朕为卿全信。」乃宥之。

唐马燧讨田悦，悦悉军战，燧自以锐士当之，凡百余返，士皆决死，悦（士）〔大〕败〔三十五〕。初，将战，燧誓军中曰：「战胜则以家货行赏。」至是，尽出其私财，以颁将士。曰：「吾已誓之，不可食也。」上嘉之，诏度支出钱五千万（贯）偿其家财〔三十六〕。

宋种世衡知环州，有牛家族奴讹素倔强，未尝出谒郡守，闻世衡至，遽郊迎。世衡与约，明日当至其帐，〔往〕劳部落〔三十七〕。是夕大雪，深三尺。左右皆曰：「地险不可往。」世衡曰：「吾方（以信）结诸羌〔以信〕〔三十八〕，不可失期。」遂冒雪缘险赴之。奴讹方卧帐中，世衡蹙而起。奴讹大惊曰：「吾世居此山，未有汉官至吾部者，公乃不疑我耶！」帅其部落罗拜，皆感激心服。由是沿边诸城，独环不烦增兵益粮，而武力自振。

#### 校勘记

〔二十六〕「义不非其主」，《吕氏春秋·贵因》作「取不能其主」，据正。

〔二十七〕「土田土宅」，《韩非子·内储说上》作「上田上宅」，据正

。

〔二十八〕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裴注引郭冲五事云：「亮时在祁山，旌旗利器，守在险要，十二更下，在者八万。」，可知「有战士万二千，更番者八千」之数，皆不确也。

〔二十九〕「用」，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裴注引郭冲五事作「统」，据正。

〔三十〕「企踵」，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裴注引郭冲五事作「鹤望」，据正。又「计日」下原有「虽临征难，义所不废」八字，今据补。

〔三十一〕「往」，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裴注引郭冲五事作「住」，据正。

〔三十二〕「刀」，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裴注引郭冲五事作「刃」，据正。

〔三十三〕《晋书·羊祜传》「策」上无「计」字，据删。

〔三十四〕此则当引自《新唐书·突厥传》，惟所述与史实颇有出入。兹录原文于下，以备参详：「贞观元年，薛延陀、回纥、拔野古诸部皆叛，使突利讨之，不胜，轻骑走，颉利怒，囚之，突利由是怨望。是岁大雪，羊马多冻死，人饥，惧王师乘其敝，即引兵入朔州地，声言会猎。议者请责其败约，因伐之，帝曰：『匹夫不可为不信，况国乎？我既与之盟，岂利其灾，邀险以取之耶？须其无礼于我，乃伐之。』」

〔三十五〕「士」，《新唐书·马燧传》作「大」，据正。

〔三十六〕「五千万贯」，《新唐书·马燧传》作「五千万」，《旧唐书·马燧传》作「五万贯」。此则内容多引自《新唐书》，故依《新唐书》删「贯」字。

〔三十七〕《宋史·种世衡传》「劳」上有「往」字，今据补。

〔三十八〕「吾方以信结诸羌」，《宋史·种世衡传》作「吾方结诸羌以信」，据乙。

〈必〉七则

待人者不至，望人者不来。凡在己者可必，在人者则不可必也。良将必其在己者，不必其在人者。故执不可胜之术，以遇不胜之敌。则攻其爱，敌必从；捣其虚，敌必随；多其方，敌必分；疑其事，敌必备。非必之彼也，必之我而已。考得

项羽已杀卿子冠军，威名大震。乃遣当阳君、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，救距鹿。战少利，陈余复请兵。项羽乃悉引兵渡河，皆沈船，破釜甑，烧庐舍，持三日粮，以示士卒必死，无一还心。于是至则围王离，与秦军遇，九战，绝其



甬道，大破之，杀苏角，虏王离，涉间自烧杀。及楚兵击秦，呼声动天，遂破秦军。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，诸侯皆属焉。

魏将军郝昭守陈仓城，诸葛亮引兵数万围之，不克，乃使昭乡人勒详说之。昭荅曰：「魏家科法，卿所练也；我之为人，卿所知也。我（爱）〔受〕国恩多而门户重〔三十九〕，但有必死耳。卿还谢诸葛，便可攻也。」详以告亮，亮又使详重说昭，曰：「今兵不敌，无为空自破灭。」昭曰：「前言已定矣。」详乃去。亮自以有众数万，昭兵纔千余，又度东救未能便到，进兵攻之，起云梯、冲车以临城。昭以（大）〔火〕箭射烧其云梯〔四十〕，梯上人皆烧死。又以绳连石磨（厌）〔压〕其冲车〔四十一〕，冲车折。亮乃更为井（兰）〔阑〕百尺〔四十二〕，以射城中，以土（瓦）〔丸〕填堑〔四十三〕，欲直攀城，昭又于内筑重墙。亮为地突，欲踵出于城里，昭又于城内穿城横截之。昼夜相攻距二十余日，救至，引还。

隋杜伏威聚徒数万，屯六合，炀帝遣将军陈棱讨之。伏威逆拒，自出阵前挑战，棱部将射中其额，伏威怒，指之曰：「不杀汝，我终不拔箭。」遂驰之。棱〔部将〕奔其阵〔四十四〕，伏威因入棱阵，大呼冲突，所向披靡。竟获射者，使其拔箭，然后斩之。其首复入，棱军大溃。

唐代宗时，土蕃与诸杂羌戎寂陷西山柘、静等州，诏严武收复。武遣崔（盱）〔盱〕〔四十五〕统兵西山，（盱）〔盱〕善抚士卒，皆愿致死命。始次贼城，周围皆石砾，攻具无所设。唯东南隅环丈之地，壤土可穴，谍知之以告。（盱）〔盱〕昼夜穿地道以攻之，再宿而拔其城。因拓地数百里，下城寨数四。蕃众相语曰：「崔（盱）〔盱〕，神兵也。」将更前进，以粮尽还。武大悦，装七宝（輦）〔輿〕迎（盱）〔盱〕入成都〔四十六〕，以跨士众。

宋种世衡为鄜州从事，夏戎来犯。世衡建言，延安东北二百里，有故宽州，请因废垒（垒）而兴之〔四十七〕，以当寇冲。左可致河东之粟，右可固延安之势〔四十八〕，北可图银、夏之旧。朝廷从之，命世衡董其役。夏人屡（来）〔出〕争〔四十九〕，世衡且战且城〔之〕〔五十〕。然处险无泉，议不可守。凿地有〔百〕五十尺〔五十一〕，至石不及泉，工辞不可穿。世衡命屑石一番，偿百钱，工复致其力。过石数重，泉果沛发，万人欢呼。曰：「神乎！虽虏兵重围，吾无忧矣。」

河北宣抚使李弥大，有大校李复鼓众大乱，淄、青附之。弥大檄韩世忠将兵追击。世忠兵不满千人，千人分为四队，布铁蒺藜，自塞归路。令曰：「进则胜，退则死，走者命后队剿杀。」于是莫敢返顾，皆死战，大破之，斩李复。

岳飞拒贼于江西固石洞，贼彭友悉众至零都迎战，跃马驰突，飞麾兵即马

上擒之，余酋退保固石洞。洞高峻环水，止一径可入。飞列骑山下，令皆持满。黎明，遣死士疾驰登山，贼众乱，弃山而下，骑围之。贼呼丐命，飞令勿杀，受其降。

#### 校勘记

〔三十九〕「爰」，《三国志·魏书·明帝纪》裴注引《魏略》作「受」，据正。

〔四十〕「大」，《三国志·魏书·明帝纪》裴注引《魏略》作「火」，据正。

〔四十一〕「厌」，《三国志·魏书·明帝纪》裴注引《魏略》作「压」，据正。

〔四十二〕「兰」，《三国志·魏书·明帝纪》裴注引《魏略》作「阑」，据正。

〔四十三〕「瓦」，《三国志·魏书·明帝纪》裴注引《魏略》作「丸」，据正。

〔四十四〕《旧唐书·杜伏威传》「棱」下有「部将」二字，今据补。

〔四十五〕「崔吁」乃「崔旰」之讹，据《旧唐书·崔宁传》正，下同。

〔四十六〕「輦」，《旧唐书·崔宁传》作「輿」，据正。

〔四十七〕「垒」字衍，据《宋史·种世衡传》删。

〔四十八〕「左可致河东之粟，右可固延安之势」，《宋史·种世衡传》互乙。

〔四十九〕「来」，《宋史·种世衡传》作「出」，据正。

〔五十〕《宋史·种世衡传》「城」下有「之」字，今据补。

〔五十一〕《宋史·种世衡传》「五」上有「百」字，今据补。

#### 〈镇〉十二则

兵如飞鸟，莫有宁心。易器，易悸，易涣，易讹。器，难救也；悸，难持也；涣，难驭也；讹，难解也。其法莫如镇，镇则定。有矫情而镇之者，有晰理而镇之者，有审势而镇之者，有量力而镇之者，有迎机而镇之者，有无可奈何而镇之者。考得

苏茂、周建复聚兵挑战，王霸坚卧不出。方飨士作倡乐，茂雨射营中，中霸前酒樽，霸安坐不动。军吏皆曰：「茂前日已破，今易击也。」霸曰：「不然。苏茂客兵远来，粮食不足，故数挑战，以傲一时之胜。今闭营休士，所谓『不战而屈人（之）兵，（善之善）者也』（五十二）。」茂、建既不得战，乃引还。

桓帝时，北匈奴、乌桓烧军门，屯赤坑，烟火相望，兵众大恐。中郎将张

英安坐帷中，讲诵自若。潜诱乌桓，使斩匈奴，屠各渠帅。袭破其众，诸胡悉降。

魏征西将军夏侯玄，曹爽姑子也。长史李胜及邓扬欲爽立威名于天下，劝使伐蜀。爽至长安，发卒十余万，与玄自骆谷入汉中。汉中守兵不满三万，诸将皆恐，欲守城不出，以待涪兵至。帝遣费祎救之。将行，光禄大夫来敏诣祎别，来共围棋。时羽檄交至，人马擐甲，严驾已讫，祎与对戏，了无倦色。敏曰：「向聊观试君耳！君信可人，（不难）〔必能〕办贼也〔五十三〕。」

吴主权入巢湖口，向合肥新城。又遣陆逊、诸葛瑾入江夏、沔口，向襄阳；孙韶、张承入淮，向广陵、淮阴。魏满宠欲救新城，又欲拔新城守，致贼寿春。魏主叡不听，乃使秦朗督步骑二万，助司马懿拒汉，御龙舟而东。满宠募士焚吴攻具，吴吏士闻之，遂退。陆逊遣人奉表于权，为魏逻者所得。诸葛瑾甚惧，与逊书速其去。逊未答，方催人种葑豆，与诸将奕碁射戏如常。瑾来见逊，逊曰：「今兵将意动，且当自定以安之，施設变术，然后出耳。今若便退，贼谓吾布而来相蹙，必败之势也。」乃密立计，以向襄阳。逊徐整部（位）〔伍〕〔五十四〕，张（招）〔拓〕声势〔五十五〕，步赴瑾船，魏人不敢逼。

岭南贼卢循寇建业，刘裕击破，走至彭蠡湖，乃悉力〔栅断〕左里〔五十六〕。大军至左里，将战，裕所执麾竿折，幡沉水，众并惧。裕欢笑曰：「往年覆舟之战，幡竿亦折，今者复然，贼必破矣。」即攻栅而进。循兵虽殊死战，弗能禁。诸军乘胜奔之，循单舸走。所杀及投水死者，〔凡〕万余人〔五十七〕。又遣轻军追之，循收散卒数千人，还广州。

后赵石勒使〔王擢、麻秋、孙伏都等侵寇不辍〕〔五十八〕，张重华将谢艾帅兵往击之。夜有二梟（鸣）〔鸣〕于牙中〔五十九〕。艾曰：「梟，邀也，六博得梟者胜。今梟鸣牙中，克敌之兆。」于是进战，大破之。

梁萧衍举兵诣建康，至新林。杨公则自越城移屯领军府垒北楼，与南掖门相对。尝登楼望（贼）〔战〕〔六十〕，城中遥见麾盖，纵神锋弩射之，矢贯胡床，左右皆失色。公则曰：「虏几中吾足。」笑谈如初。东昏夜选勇士攻公则栅，中军惊扰，公则坚卧不起，徐命击之，东昏军乃退。

唐初，辅公（佑）〔祐〕据江东反〔六十一〕，赵郡王孝恭为元帅讨之。将发，与诸将宴集，命取水，忽变为血，在座者皆失色。孝恭举止自若，谕之曰：「祸福无门，唯人所召。自顾无负于物，诸公何见忧之深！公佑积恶祸盈，今承庙算以致讨，盃中之血，乃公（佑）〔祐〕授首之兆。」遂尽饮而罢，时人服其识度而安众。遂平公（佑）〔祐〕。

虜复寇北庭，诏以张守珪为瓜州刺史，使督余众完故城。版筑方立，虜奄

至，众失色。守珪曰：「创痍之余，讵可矢石相角？须权以胜之。」遂置酒城上，会诸将作乐。虏疑有备，不敢攻，引去。守珪纵兵击败之。

韦叡进讨合淝，堰淝水，使军主王怀静筑城于岸守之。魏攻陷其城，乘胜王叡堤下，其势甚盛。监军潘灵佑劝叡退还巢湖，诸将又请走保三（义）（义）（六十二）。叡怒曰：「宁有此耶！将军死绥，有前无却。」因令取（缴）（伞）扇麾幢（六十三），植之堤下，示无动志。叡素羸，每战未尝骑马，以板舆自载，督励众军。贼却城溃，合淝自平。高祖诏班师，叡惧为贼所蹶，悉遣輜重在前，身乘小舆殿后。魏人服其威名，不敢逼，全军而还。

晋将李嗣昭守璐州，汴将李思安将军十万来攻，筑夹城，深沟高垒，内外重复，飞走路绝。嗣昭抚循士众，登城拒守。尝飨士张乐，流矢中足，密拔之，坐客不之觉，酣饮如故。梁祖驰书说诱百端，嗣昭焚其书，斩其使者。固守经年，晋王率周德威等来攻梁军，梁兵大溃，嗣昭方开门。

剑州初平，冯（赞）（瓚）知梓州（六十四）。视事纔数日，伪军校上官进啸聚士卒三千余众，劫村民数万人，夜攻州城。（赞）（瓚）曰：「贼乘夜奄至，此乌合之众，以槌挺相撻，必无固志。可持重以镇之，（待且）（旦）自溃矣（六十五）。」躬自率众巡城，密令促其更筹，未夜分击五鼓，贼悉遁去。因纵兵急追，禽进，斩于市。

#### 校勘记

（五十二）「不战而屈人兵者也」，《后汉书·铄期王霸祭遵列传》作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」，盖引《孙子》也，据正。

（五十三）「不难」，《三国志·蜀书·费祎传》作「必能」，据正。

（五十四）「位」，《三国志·吴书·陆逊传》作「伍」，据正。

（五十五）「招」，《三国志·吴书·陆逊传》作「拓」，据正。

（五十六）《宋书·武帝纪》「悉力」下有「删断」二字，今据补。

（五十七）《宋书·武帝纪》「万」上有「凡」字，今据补。

（五十八）据《晋书》，张重华为晋将，非后赵将也。「后赵石勒使」下疑有阙文，《晋书·张重华传》作「使王擢、麻秋、孙伏都等侵寇不辍」，今据补。又此则为晋时事，当与上则互乙。

（五十九）「鸣」，《晋书·张重华传》作「鸣」，据正。

（六十）「贼」，《梁书·杨公则传》作「战」，据正。

（六十一）「辅公佑」乃「辅公祐」之讹，据《旧唐书·河间王孝恭列传》正，下同。

（六十二）「三义」，《梁书·韦叡传》作「三义」，据正。又此则为梁时事，当移置「梁萧衍举兵诣建康」则后。



〔六十三〕「缴」，《梁书·韦叡传》作「伞」，据正。

〔六十四〕「冯赞」乃「冯瓚」之讹，据《宋史·冯瓚传》正，下同。

〔六十五〕《宋史·冯瓚传》无「待」字。又「且」作「旦」，据正。

〈异〉十则

人情每安其所常见，而诧其所不常见。渔人执螿，妇女把蚕，绝未有一毫恒惧者，安之以为常故也。设若牛鬼蛇神突尔相值，其不惊心駭目，颓然而反走者，罕矣。

晋楚相持，城濮之战，晋师陈于莘北。胥臣以下军之佐，当陈、蔡，楚子玉以若敖之六卒，将中军。曰：「今日必无晋矣。子西将左，子（止）〔上〕将右〔六十六〕，胥臣蒙马以虎皮，先犯陈、蔡。」陈、蔡奔，楚右师溃。狐毛设二旆而退之（狐毛将上军，设二旗而退，使若大军稍却。），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（栾枝将下军，使众曳柴扬尘，诈为众走。），楚师驰之。原轸、郤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，狐毛、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，楚左师溃。楚师败绩。

燕师伐齐，已下七十余城，围即墨，未下。齐将田单收城中得牛千余，为绛（绘）〔缯〕衣〔六十七〕，画以五彩龙文，束兵刃于其角，而灌脂束苇于其尾。凿城数十穴，夜纵牛，烧苇端，壮士五千人随之。牛尾热，怒而奔，燕军大惊。牛尾炬火光炫耀，燕军视之，皆龙文，所触尽死伤。五千人因衔枚击之，城中鼓噪，老弱皆击铜器，声动天地。燕军大骇，败走。收齐七十余城。

诸葛武侯复出祁山，以木牛运。后悉大众由斜谷出，以流马运，据武功五丈原，与司马懿对于渭南。亮每患粮不继，使己志不伸，是以分兵屯田，为久住之基。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，百姓安堵，军无私焉。

朱滔帅幽州，成德军李宝臣死，其子惟岳谋袭父位。滔与张孝忠征之，大破惟岳于（东）〔束〕鹿〔六十八〕，进围深州。惟岳统万余众及田悦援兵至束鹿。惟岳将王武俊以骑三千方阵横进。滔绘帛为狻猊象，使猛士百人蒙之，鼓噪奋驰，贼马惊乱。随击，大破之，惟岳焚营而遁。

殷浩北伐姚襄，请江道为咨议参军。姚襄结营以逼浩，浩令道击之。道进军至襄营，谓将校曰：「今兵非不精，而众少于羌，且堑栅甚固，难与较力，吾当以计破之。」乃取鸡数百，以长绳连之，（击）〔系〕火于足〔六十九〕。群鸡骇散，飞集襄营。〔襄营〕火发〔七十〕，因其乱而击之，襄遂（大）〔小〕败〔七十一〕。

宋文帝元嘉时伐林邑，除宗悫为安西参军萧景宪军副，随交州刺史檀和之围区粟城。林邑遣将范毗沙达来救区粟。和之遣偏军拒之，为贼所败。又遣悫，悫乃分军为数道，偃旗前进，讨破之，仍攻拔区粟，入象浦。林邑王倾国来逆，以具装被象，前后无际，口将惮之〔七十二〕。悫曰：「吾闻外国有狮子

，威服百兽。」乃制其形与象相御。象果惊奔，众因此溃乱，遂克林邑。

唐高祖时，吐谷浑寇洮、岷二州，诏霍国公柴绍救之，为其所围。虜据高射之，矢下如雨。绍乃遣人弹胡琵琶，二女子对舞。虜怪之，驻弓矢而相与聚观。绍见虜阵不整，密潜遣〔精〕骑自阵后击之〔七十三〕，虜众大溃。

吴越王鏐遣其副大使傅瓘击吴，吴遣将彭彦章、陈汾拒之，战于狼山。吴船乘风而进，傅瓘引舟避之。既过，自后随之。吴回船与战，瓘使顺风扬灰，吴人不能开目。及船〔舟亥〕相接，傅瓘使散沙于己船，而散豆于吴船。豆为战血所渍，践之皆僵仆。因纵火焚吴船，吴兵大败。

宴州夷酋卜漏等因泸帅贾宗谅以斂竹木骚扰，又诬致其罪，夷人感怨，遂相结因上元张灯，袭破梅岭砦。诏以梓州转运使赵遼为招讨使。漏据险垒石树栅以守，遼军不能进。巡检种友直所部多思、黔土丁，习山险，而山多獠，遼遣土丁伐去林箐，缘崖挽藤而上，捕得獠数十头，束麻作炬，灌以膏蜡，缚于獠背。暮夜，复遣土丁负绳梯登崖巅，乃垂梯引下，人人衔枚，挈獠蚁附而上。比鸡鸣，友直等悉力拥刀斧穿箐〔入〕〔七十四〕。及〔入〕贼栅，出火燃炬，獠热狂跳，贼庐舍皆茅竹，獠窜其上，火輒发。贼号呼奔扑，獠益惊，火益炽。官军鼓噪破栅，贼扰乱，不复能抗，赴火坠崖死者，不可胜计。俘斩数千人，生擒卜漏，〔宴〕〔晏〕州平〔七十五〕。

金人围顺昌，刘锜遣骑将阎充募壮士五百人，夜斫其营。是夕，天欲雨，电光四起，见辮发者辄斫之，金兵退〔五十〕〔十五〕里〔七十六〕。锜复募百人以往，或请衔枚，锜笑曰：「无以枚也。」命折竹为〔器〕〔器〕〔七十七〕，如市井儿以戏者，人持一以为号，直犯金营。电所烛则皆奋击，电止则匿不动，敌众大乱。百人者闻吹〔器〕声即聚〔七十八〕，金人益不能测，终夜自战，积尸盈野，退军老婆湾。

### 校勘记

〔六十六〕「子止」乃「子上」之讹，据《左传》僖公二十八年正。

〔六十七〕「绘」，《史记·田单列传》作「繒」，据正。

〔六十八〕「东鹿」乃「束鹿」之讹，据《旧唐书·朱滔传》正。又此则为唐德宗时事，当置「唐高祖时」则后。

〔六十九〕「击」，《晋书·江道传》作「系」，据正。

〔七十〕《晋书·江道传》重「襄营」二字，今据补。

〔七十一〕「大」，《晋书·江道传》作「小」，据正。

〔七十二〕复印件「将」上模糊难悉，姑阙疑。

〔七十三〕复印件「骑」上原空一字，《旧唐书·柴绍传》作「精」，今据补。

〔七十四〕「及」、「入」二字互倒，据《宋史·赵遼传》乙。

〔七十五〕「宴州」乃「晏州」之讹，据《宋史·赵遼传》正。

〔七十六〕「五」、「十」二字互倒，据《宋史·刘锜传》乙。

〔七十七〕「器」，《宋史·刘锜传》作「器」，据正。

〔七十八〕《宋史·刘锜传》「吹」下无「器」字，据删。

〈持〉七则

两军相见，兵刃将接，我亦不敢先，彼亦不敢先，妙在托为罍以处后，其法曰「持」。持者，见可而进，观衅而动，迫而后起，不得已而后应，若弓之注矢，持满而不即发也。考得

赵充国征先零羌，至金城。既渡河，虏数十百骑，出入军傍。充国曰：「吾士马新倦，不可驰逐。此皆骁骑难制，又恐其为诱兵也。击虏以殄灭为期，小利不足贪也」令军勿击。充国常以远斥候为务，行必为战备，止必坚营垒，尤为持重，爱士卒，先计而后战。

汉先主率大众东下击吴，孙权命陆逊为大都督，督朱然、潘璋等五万人拒之。先主从巫峡、建平连营至夷陵，立数十屯，先遣吴班将数千人于平地立营，欲以挑战。诸将皆欲击之，逊曰：「彼锐气方盛，乘高守险，难以卒攻。若有不利，损我大势，非小故也。今但且奖厉将士，广施方略，以观其变。况缘山行军，势不得展，自当罢于木石之间，徐制其敌耳。」先主知其计不可行，乃引伏兵八千，从谷中出。逊上疏曰：「臣初嫌彼水陆俱进，今反舍船就步，处处结营，察其布置，必无他变。」诸将曰：「攻当在初，今乃令入五、六百里，相持经七、八月，其诸要害皆以固守，击之不利。」逊曰：「备是猾虏，更（事尝）〔尝事〕多〔八十〕，其军始集，思虑精专，未可干也。今住已久，不得我便，兵疲惫沮，计不复生。犄角此寇，正在今日。」乃先攻一营，不利。逊曰：「吾已晓破之之术。」乃勅各持一把茅，以火攻拔之。遂破其四十余营，先主夜遁。

蜀诸葛武侯悉大众十万由斜谷出始平，据武功五丈原。魏将司马懿帅师拒之，与武侯对于渭南，懿固垒不战。亮分兵屯田，为久住之计，屡使交书及致巾幅以怒懿。懿亦屡表请战，魏使卫尉（幸）〔辛〕毗持节而到〔八十一〕。诸将皆曰：「贼不复出矣。」武侯曰：「彼本无战心，所以固请者，示武于众耳。将在军，君命有所不受，（苟）〔苟〕能制吾〔八十二〕，岂千里而请战耶！」懿与武侯相持百余日。及武侯薨，军退，懿乃行营，叹曰：「天下奇才也！」

永和时，慕容隼僭即燕王位。初，段兰之子龛因（再闞）〔冉闵〕之乱〔八十三〕，拥众东屯广固，自号齐王，称藩于建邺，遣书非隼位。隼遣慕容恪

、慕容尘讨之，龛率众三万来距恪。恪遇龛于济水之南，与战，大败之，遂斩其弟钦，尽俘其众。恪进围广固，诸将劝急攻之。恪曰：「军势有宜缓以克敌，有宜急而取之。若彼我势均，且有强援，虑腹背之患者，须急攻之。如我强彼弱，外无寇援，力足制之者，当羁縻守之，以待其毙也。龛恩结贼党，众未离心，今凭固天险，上下同心。若其促攻，数旬必克，但恐伤吾士众。自有事以来，卒不获宁，吾每思之，不觉忘寝，亦何宜轻残人命乎！当持久以取耳。」诸将皆曰：「非所及也。」乃筑室反耕，严固围垒。段龛被围，急遣使诣建邺求救。穆帝遣荀羨赴之，惧虏强，迁延不敢进。恪遂克广固，振旅而还。

唐太宗征薛仁杲，攻折{土庶}城。贼有十余万兵，锋甚锐，数来挑战，诸将咸请战。太宗曰：「我士卒新经挫衄，锐气犹少。贼骤胜，必轻进好斗，我且闭壁以折之。待其气衰而奋击，可一战而破也。」因令军中曰：「敢言战者斩。」相持者久之。贼粮尽，军中颇贰，其将翟长孙等相继来降。太宗知仁杲腹心内离，令行军总管梁实营于浅水原以诱之。贼将宗罗{日侯}自持骁悍，求战不得，气愤甚，尽锐攻梁实。梁实固险不出，以挫其锋，罗{日侯}攻之愈急。太宗度贼气已衰，复申令诸军迟明合战，令将军庞玉阵于浅水原南以饵之。罗{日侯}并军共战，玉军几败。太宗亲御大军，自原北出其不意，罗{日侯}回师相拒，我军表里齐奋呼，声动天地。罗{日侯}气奋，遂大溃。

后梁吕光遣二子绍、纂伐段业（八十四），南凉秃发乌狐遣其将杨轨救业。绍以业等军盛，欲从三门关挟山而东。纂曰：「挟山示弱，取败之道。不如结阵冲之，彼必惮我而不战也。」绍乃引军而南。业将击之，（其祖）沮渠蒙逊谏曰（八十五）：「杨轨恃虏骑之强，有窥伺之心。绍、纂兵在死地，必决战求生。不战则有太山之安，战则有累卵之危。」业曰：「卿言是也。」乃按甲兵不战。绍仍难之，各引兵归。

宋绍兴时，桑仲败还襄阳，鸠集散亡陷邓州，凶焰复炽。南攻德安，西据均阳，分众三道：一攻（注）〔住〕口关（八十六），一出马（即）〔郎〕岭（八十七），一捣洵阳，前军去金州不三十里。王彦曰：「仲以我寡彼众，故分三道以离吾势。法当先破其坚，则脆者自走。」遣副将焦文通御（注）〔住〕口，自以亲兵营马（即）〔郎〕。相持一月，大战六日，贼大败。

#### 校勘记

（八十）「事」、「尝」二字互倒，据《三国志·吴书·陆逊传》乙。

（八十一）「幸毗」乃「辛毗」之讹，据《三国志·蜀书·诸葛亮传》裴注引《汉晋春秋》正。

（八十二）「荀」，《三国志·蜀书·诸葛亮传》裴注引《汉晋春秋》作「苟」，据正。



〔八十三〕「再閼」，《晋书·慕容隼载记》作「冉閼」，据正。

〔八十四〕「段业」乃「段业」之讹，据《晋书·沮渠蒙逊载记》正。

〔八十五〕《晋书·沮渠蒙逊载记》「沮」上无「其祖」二字，据删。

〔八十六〕「注口关」，中华书局新校本《宋史·王彦传》校勘记据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、《三朝北盟会编》正为「住口关」，今从之，下同。

〔八十七〕「马即岭」，《宋史·王彦传》作「马郎岭」，据正，下同。

〔《兵垒》卷三终〕

#### ●兵垒卷四

郢中尹宾商毫翁着 后学黄安刘誉棻、方以南、吴树芬、周树藩校勘

〈诛〉十八则

严家必有怒笞，而后无格虏；强国必有重典，而后无奸民。矧兵，杀人之人也；战，又杀人之事也。聚杀人之人，而习夫杀人之事，其必犷悍猛鸷，桀骜而不可人置一喙矣。古之名将伏钺临众，必诛杀以示威武。杀一人而三军震者，杀之；杀一人而万人喜者，杀之。当杀，虽甚贵幸而有可听之援，勿赦；当杀，虽甚亲昵而有可恋之情，勿赦；当杀，虽甚勇敢而有可怜之才，勿赦。考得

晋侯之弟杨干乱行于曲梁，魏绛戮其仆。晋侯怒谓羊舌赤曰：「必杀魏绛，无失也。」魏绛至，授仆人书，曰：「请归死于司寇。」公跣而出曰：「寡人之言，亲爱也；吾子之对，军礼也。无重寡人之过。」晋侯以魏绛为能，以刑佐民矣。反役，与之礼食，使佐亲军。

卫有胥靡亡之魏，嗣君以五十金买之不得，乃以左氏（地名。）易之。左右曰：「以一都买一胥靡，可乎？」嗣君曰：「治无小，乱无大。法不立，诛不必，虽有十左氏无益也。法立诛必，虽失十左氏无害也。」

景公时，燕、晋伐齐，齐师败绩。晏婴荐穰苴为将军，穰苴曰：「臣素卑贱，人微权轻，顾得君之宠臣以监军。」景公使庄贾往。穰苴与贾约曰：「旦日之中会于军门。」穰苴先驰至军，立表下漏待贾。夕时，贾始至。穰苴曰：「何后期？」贾曰：「亲戚送之，故留。」穰苴曰：「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，临军约束则忘其亲，援（抱）〔枹〕鼓之急则忘其身〔一〕，何谓相送乎！」召军正问曰：「军法期而后至云何？」对曰：「当斩。」贾始惧，使人驰报景公，请救。既往，未及返，遂斩以徇三军。久之，景公遣使者持节赦贾，驰入军中。穰苴曰：「将在军，君命有所不受。」问军正曰：「军中不驰，今使者驰云何？」对曰：「当斩。」穰苴曰：「君之使者不可斩。」乃斩其仆，车之左骖，马之左骖，以徇三军。

吴起与秦战，未合，一夫不胜其勇，前获双首而还，吴起立斩之。军吏谏曰：「此材士也，不可斩。」起曰：「材士则是（也）〔矣〕〔二〕，非吾令也。」斩之。

东汉祭遵从光武征河北，为军（东）〔市〕令〔三〕。舍中儿犯法，遵格杀之。光武怒，命收遵。主簿陈副谏曰：「明公常欲众军整齐，今遵奉法不避，是教令所行也。」光武乃贯之，以为刺奸将军。谓诸将曰：「当避祭遵。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，必不私诸卿也。」

光武进军至高平第一（高平有第一城。），隗嚣将高峻拥兵据其地。建威大将军耿弇等围之，一岁不拔。帝自将征之，进幸汧，遣寇恂往降之。恂至第一，峻遣军师皇甫文出谒，辞礼不屈。恂怒斩之，使人谓峻曰：「欲降，急降；不欲，固守。」峻惶恐，即日开城门。诸将皆贺，因曰：「（取）〔敢〕问杀其使而降其城〔四〕，何也？」恂曰：「皇甫文，峻之腹心，其所取计者也。今来，辞意不屈，必无降心。全之则文得其计，杀之则峻亡其胆，是以降耳。」

初越雋太守马谡才术过人，诸葛亮深加器异。照烈临终谓曰：「马谡言过其实，不可大用，君其察之！」亮未以为然，引谡参军事，每与谈论，自昼达夜。及出军祁山，谡违亮节度，举措烦扰，舍水上山，不下据城。张合绝其汲道，击之，大败。亮乃收谡杀之，而临祭流涕，抚其遗孤。蒋琬谓亮曰：「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，今天下未定，而戮智计之士，岂不惜乎！」亮流涕曰：「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，用法明也。今四海分裂，兵交方始，若复废法，何用讨贼耶！」

孙坚举兵数万人诛董卓，至南阳，檄南阳太守张咨军办粮。咨曰：「坚邻二千石耳，与我等。」不应调发，竟不与。坚欲见之，又不肯。坚曰：「我方举兵而遂见沮，何以威后！」遂诈称急疾，举军震惶。迎呼医巫祷祝山川，而遣所亲人说咨，言欲以兵付之。咨心利其兵，即将步骑五百人，持牛酒诣坚营。坚卧见，无何起，设酒饮咨。酒酣，长沙主簿入曰：「前移南阳，道路不治，军资不具，请收咨。」咨大惧欲去，兵阵四（固）〔周〕不得出〔五〕。有顷，主簿入曰：「南阳太守稽停义兵，使贼不时讨，请收〔出〕按军法从事〔六〕。」遂缚于军门，斩之。一郡震悚，无求不获。所过郡县，皆陈糗粮以待坚军。

杨素攻陈，使军士三百人守营，军士惮北军之强，多愿守营。素闻之，即召所留三百人，悉斩之。更令简留，无愿留者。每将临战，必求人过失而斩之，多至百余人。流血盈前，言笑自若。及其对阵，先令一、二百人赴敌，或不能陷阵而还者，悉斩之。更令二、三百人复进，还亦如之。将士股栗，有必死

之心，由是战无不克，称为「名将」。

隋樊子盖〔为〕东都留守〔七〕，属杨玄感作逆逼城，子盖遣裴弘荣击之，为玄感所败。子盖遂收弘荣斩之，以徇军众。国子祭酒杨汪小不恭，又将斩之。汪拜谢，顿首流血，久乃释免。三军莫不战栗。

唐马璘为节度使，以〔段〕〔段〕秀实为都虞侯〔八〕。卒有能引弩二百四十斤者，犯盗当死，璘欲生之。秀实曰：「将有爱憎而法不一，虽韩、〔彭〕〔白〕不能为理〔九〕。」璘善其议，竟杀之。

唐郝士美讨王承宗，士美遣兵马使王献领劲兵一万为前锋。献凶恶恃乱，逗挠不进，士美遽令召至，数其罪斩之。下令曰：「敢后出者斩！」士美亲鼓之。兵既合战，贼军大败。上悦曰：「吾故知士美能办吾事。」

唐高仙芝每出征讨，令封常清知留后事。常清有才学，果决。时有仙芝乳母子郑德詮为郎将，常清出回，诸将皆引前，德詮自后走马突常清而去。常清至使院，命左右密引至厅，凡经数重门，德詮既过，随后闭之。常清叱曰：「常清起自细微，中丞过听，以为留后，郎将何无礼！今日须暂死以肃军容。」因令勒回仗六十，面仆地，拽出。仙芝妻及乳母于门外号哭救之，不得，因以其状上〔仙芝〕〔十〕。仙芝览之，惊曰：「已死矣！」及见常清，遂无一言，常清亦不谢。于是军中股票。

周世宗初立，北汉主刘崇入寇，世宗亲御之。至高平南，与崇军遇。合战未几，樊爱能、何徽引骑兵先遁，右军溃，步卒千余人降于北汉。周主见兵势危，自引兵亲犯矢石督战。宋太祖谓同列曰：「主危如此，吾属何得不致死！」遂驰犯其锋，士卒死战，无不一以当百，北汉兵大败。爱能等闻胜，稍稍复还。周主欲诛之，即收爱能、徽等七十余人，责之曰：「汝辈皆累朝宿将，今望风而逃，止欲以朕为奇货卖与刘崇耳〔十一〕！」悉斩之。

后周时，宋太祖奉命领兵二千援韩令坤。所领多天武禁兵，有临阵逗挠不用命者，帝必奋剑斫其笠，阳为趣战，其实识之。明日，尽索皮笠，视有剑迹者，得数十人，斩以殉。

李守贞反，郭威讨之。守贞欲攻河西栅，先遣人出酤酒于村墅，或贯与不责其直，逻骑多醉，由是河中兵得潜行入寨。威乃下令将士非犒宴，毋得私饮。爱将李审晨少饮酒，威怒曰：「汝为吾帐下，首违军令，何以齐众！」立斩以殉。

宋狄青征侬智高，时戒诸将毋妄与贼斗。广西钤辖陈违青节制，輒以步卒八千犯贼，溃于昆仑关，殿直袁用等皆遁。青曰：「令之不齐，兵所以败。」晨会诸将堂上，揖陈起，并召用等三十人，按以败亡状，驱出军门斩之。

宋利州都统王夔素残悍，号「王夜叉」，恃功骄恣，所至劫掠。余玠至嘉

定，夔帅所部兵迎谒，班声动雷，江水为沸。舟中皆战掉失色，而玠自若，徐命吏班赏。夔退语人曰：「儒者〔中〕乃有此人〔十二〕！」玠久欲诛夔，患夔握兵居外，恐轻动危蜀，谋于亲将杨成。成曰：「夔兵精势张，视侍郎为文臣，必不甘心从命。今纵弗诛，养成其势，后一举足，西蜀危矣。」玠意遂决。夜召夔计事，潜以成代领其众，夔纔离营，而新将已单骑入矣。将士皆愕然相顾，不知所为，成以帅指譬晓之，遂相率拜贺。夔至，玠斩之。

### 校勘记

- 〔一〕「抱」，《史记·司马穰苴列传》作「枹」，据正。
- 〔二〕「也」，《尉繚子·武议》作「矣」，据正。
- 〔三〕「东」，《后汉书·钊期王霸祭遵列传》作「市」，据正。
- 〔四〕「取」，《后汉书·邓寇列传》作「敢」，据正。
- 〔五〕「固」，《三国志·吴书·孙坚传》作「周」，据正。
- 〔六〕《三国志·吴书·孙坚传》「收」下有「出」字，今据补。
- 〔七〕《隋书·樊子盖传》「盖」下有「为」字，今据补。
- 〔八〕「段秀实」乃「段秀实」之讹，据《旧唐书·段秀实传》正。
- 〔九〕「彭」，《旧唐书·段秀实传》作「白」，据正。
- 〔十〕《旧唐书·封常清传》重「仙芝」二字，今据补。
- 〔十一〕「止」，《五代史平话》作「正」。
- 〔十二〕《宋史·余玠传》「者」下有「中」字，今据补。

### 〈制〉十一则

未有使人无智者，有使人不能用其智于我者也；未有使人无力者，有使人不能施其力于我者也，其法曰「制」。玄龟咽蟒，黄要伏虎，螂蛆噉龙，稂{豸凡}啮鹤，岂非以小制大乎！苦酒泥玉，乌芋碎铜，驼脂屑金，鹊髓化石，岂非以柔制刚乎！古之用兵者，胜于樽俎之间，不于疆场之内；胜于帷幄之中，不于矢石之际。人皆知敌之为吾之所制，而毕竟不知吾之所以制。考得

吴、楚反，太尉周亚夫东击吴、楚。自请曰：「楚兵剽轻，难与争锋。愿以梁委之，绝其粮道，乃可制也。」上许之，亚夫深壁而守。梁愬于上，使救梁，太尉不奉诏，坚壁不出，使轻骑绝吴、楚兵后粮道。吴兵乏粮，饥，数挑战，终不出。及吴兵饿甚，引去，乃追逐，大破之。

马超、韩遂寇关中，曹操西征。议者多言：「关西兵习长矛，非精选前锋，不可当也。」操曰：「战在我，不在贼。贼虽习长矛，将使彼不得以刺，诸君但观之。」既至潼关，坚壁不战。超等数挑战，终不出。超、遂竟自隙，败走。

吴遣将军贺齐讨山贼，贼中有善禁者，每当交战，官军刀剑不得拔，弓弩



射矢皆还自向，辄到不利。贺将军深长思曰：「吾闻金之有刃者可禁，蛊之有毒者可禁，其无刃之物，无毒之蛊，则不可禁也。彼必是能禁吾兵者耳，必不能禁无刃物矣。」乃多作劲木白棊（即棒也。），选有力精卒五千人为先登，尽捉棊。彼山贼恃己善禁，了不严备。于是官军以白棊击之，彼禁者果不复行，所击杀以万计。

刘裕谋伐蜀，以朱石龄有武干，以为益州刺史。裕与石龄密谋曰：「往年刘敬宣出黄虎，无功而还。贼谓我今应从外水往，而料我当出〔其〕不意犹从内水来也〔十三〕，必以重兵〔守〕〔倍〕〔涪〕城〔十四〕，以备内道。若向黄虎，正坠其计。今以大众从外水取成都，疑兵出内水，此制敌之奇也。」而虑此声先驰，贼审虚实，别有函书封付龄石，函边曰：「至白帝乃开。」诸军虽进，而莫知所由。及至白帝，发函书曰：「众军悉从外水攻成都；臧熹从中水取广汉；老弱乘高舰，从内水向黄虎。」谯纵果使谯道福以重兵守涪城，备内水。龄石至平模，去成都二百里，纵遣侯晖夹崖筑城以拒之。龄石见贼严兵固险，难以猝拔，欲养锐以伺其隙。刘锺曰：「前声言大众向内水，道福不敢舍涪城。今重兵猝至，侯晖已破胆矣，所以阻兵守险，是惧而不敢战也，攻之必克。若缓兵相守，涪兵忽来，并力拒我，求战不获，军食无资，二万余人悉为谯子虏矣。」龄石从之，攻其北城，克之，斩侯晖，南城亦溃。于是舍舟步进，遂入〔城〕〔成〕都〔十五〕。

齐神武倾山东之众伐魏，至玉壁，围而攻之。连营数十里，至于城南，起土山，欲乘之以入。城上先有两高楼，韦孝宽更缚木接之，极其高峻，多积战具以御之。齐神武又凿地为十道，孝宽复掘长堑要之，仍饬战士〔守〕堑〔十六〕。城外每穿至堑，即擒杀之。又于堑外积柴贮火，敌人有伏地道内者，便下柴投火，以皮鞞吹之，咸即灼烂。又造攻车撞城，孝宽乃缝布为幔，随其向悬空张之，车不能坏。城外又缚松麻于竿，灌油加火，欲以烧布焚楼。孝宽复作长铁钩，利其锋刃，〔火竿来〕〔十七〕，遥割之，松麻俱落。外又于城四面穿地，作二十一道，分为四路，中施梁柱，放火烧之，柱折城崩。孝宽随崩处竖木栅以扞之，敌不得入。城外尽其攻击之术，孝宽咸拒破之，神武无如之何，乃遣祖珽说之降。孝宽报云「攻者自劳，守者常逸。孝宽关西男子，必不为降将军也。」珽乃射募格于城中云：「能斩城主降者，拜〔大〕〔太〕尉〔十八〕，封开国郡公。」孝宽手题书背，反射城外云：「若有斩高欢者，准此。」孝宽弟子迁，先在山东，又锁至城下，临以白刃云：「若不早降，便行大戮。」孝宽慷慨激扬，略无顾意，士卒感动，有必死之心。神武苦攻六旬，士卒死者七万人，智力俱困，因而发疾，乃解去。

梁兴四十七年，境内无事，公卿士民，莫见兵甲。侯景反，公私骇震。时

宿将已尽，后进少年，并出在城外，城中唯羊侃及柳津、韦黯而已。津年老且疾，黯懦而无谋，军旅指撝， 央于侃。侃胆力俱壮，简文深仗之。及贼逼城，众皆凶惧，侃伪称得外射书，云「邵陵〔王〕、西昌侯已至近路」〔十九〕，众乃少安。贼攻东掖门，纵火甚城，侃以水沃〔火〕〔二十〕，〔灭火〕〔火灭〕〔二十一〕，射杀数人，贼乃退。贼又为尖头木驴攻城，矢石所不能制，侃作雉尾炬，施铁镞，灌之以油，掷驴上焚之，俄尽。贼又东、西起二土山以临城，城中大骇，侃命潜为地道，引其土，山不能立。贼又作登城楼，高十余丈，欲临城射中。侃曰：「车高堑虚，彼来必倒，可卧而观之。」及车动，果倒，众皆服焉。

魏武自广陵北返，悉力攻盱眙，就守将臧质求酒，质封漉便与之。魏武怒甚，筑长围，一夜便合。又作铁床，于其上施铁镞，曰：「破城得质，当坐之此上。」质乃与魏众书，并写赏格云：「斩佛狸首，封万户侯，赐布绢各万疋。」魏以钩车钩〔垣楼〕〔二十二〕，城内系以彊纆，数百人叫呼引之，车不能退。既夜，以木桶盛人，〔县〕〔悬〕出城外〔二十三〕，截其钩。明日，又以冲车攻城，土坚密，每颓落下，不过数升。魏军乃肉薄登城，坠而复升，莫有退者，杀伤万计，尸与城平。如此三旬，不能拔，解围而去。

东魏御史中尉高仲密以虎牢降魏，魏宇文泰率诸军应仲密，围河桥南城。高欢将兵十万至河北，泰退军上瀍，纵火船于上流，以烧河桥。斛律金使张亮以小艇百余，载长锁伺火船。将至，以钉钉之，引锁向岸，桥得无恙。

魏梁口王嘉率步骑二十万攻齐寿〔阳〕〔春〕〔二十四〕，齐豫州刺史垣崇祖欲治外城，堰肥水以自固。众皆曰：「昔佛狸入寇，城中士卒数倍，犹以郭大难守，退保内城。且自有肥水，未尝堰也，恐劳而无益。」〔崇〕〔崇〕祖曰〔二十五〕：「若弃外城，虏必拔之，外修楼橹，内筑长围，则坐成擒矣。守郭筑堰，是吾不〔谋〕〔谏〕之策也〔二十六〕。」乃于城西北堰肥水，堰北筑小城，周为深堑，使数千人守之。曰：「虏见吾城小，以为一举可取，必悉力攻之，以谋破堰。吾纵水冲之，皆为流尸矣。」魏人果攻小城。崇祖肩舆上城，决堰下水，魏人马溺死者千计，遂退。

突厥阿史德温傅反，单于〔营〕〔管〕二十四州叛应之〔二十七〕，诏裴行俭率太仆卿李思文、营州都督周道务讨之，合西军程务〔挺〕〔挺〕〔二十八〕、东军李文暕等总三十余万，旗帜亘千里，行俭咸节制之。先是，都〔获〕〔护〕萧嗣业馈粮〔二十九〕，数为虏钞，军馁死。行俭曰：「以谋制敌可也。」因诈为粮车三百乘，车伏壮士五辈，赍陌刀、劲弩，以羸兵挽进，又伏精兵踵其后。虏果掠车，羸兵走险。贼驱就水草，解鞍牧马。方取粮车中，而壮士突出，伏兵至，杀获几尽。自是粮车无敢近者。

## 校勘记

〔十三〕《南史·朱龄石传》「出」下有「其」字，今据补。

〔十四〕《南史·朱龄石传》「兵」下有「守」字，今据补。又「倍」作「涪」，据正。

〔十五〕「城」，《宋书·譙纵传》作「成」，据正。

〔十六〕《周书·韦孝宽传》「士」下有「守」，今据补。

〔十七〕《周书·韦孝宽传》「刃」下有「火竿来」三字，今据补。

〔十八〕「大」，《周书·韦孝宽传》作「太」，据正。

〔十九〕《梁书·羊侃传》「陵」下有「王」字，今据补。

〔二十〕《梁书·羊侃传》「沃」下有「火」字，今据补。

〔二十一〕「灭」、「火」二字互倒，据《梁书·羊侃传》正。

〔二十二〕《宋书·臧质传》「钩」下有「垣楼」二字，今据补。

〔二十三〕「县」，《宋书·臧质传》作「悬」，据正。

〔二十四〕复印件「王」上一字模糊难悉，姑阙疑。又「寿阳」，《南齐书·桓崇祖传》作「寿春」，据正。

〔二十五〕「崇祖」乃「崇祖」之讹，据《南齐书·桓崇祖传》正。

〔二十六〕「谋」，《南齐书·桓崇祖传》作「谏」，据正。

〔二十七〕「营」，《新唐书·裴行俭传》作「管」，据正。

〔二十八〕「程务挺」乃「程务挺」之讹，据《新唐书·裴行俭传》正。

〔二十九〕据《旧唐书·裴行俭传》，萧嗣业时任单于都护，「获」乃「护」之讹，据正。

## 〈变〉十则

良将用兵，若良医疗病。病万变，药亦万变，病变而药不变，厥疾弗能瘳也。孙子曰：「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，谓之神。」善为将者，杀机在心，活局在臆。每自运方略，其法皆不同，非务相反也，时异势殊耳。故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，捷于矢不袭其镞，铍于剑不刻其舟。若赵括读父书而不知其变，其覆军擒将，为天下万世笑，非不幸也。考得

汉安帝时，太后闻虞诩有将帅之畧，以为武都太守。羌众数千遮诩于陈仓、崤谷，诩即停车不进，而宣言上书请兵。羌闻之，分抄旁县。（言）〔诩〕因其兵散〔三十〕，日夜兼行百余里。令吏士各作两灶，日增倍之，羌不敢逼。或问：「孙臆减灶，而君增之；兵法日行不三十里，而今且二百里，何也？」诩曰：「虏众多，吾兵少。徐行则易为所及，速进则彼所不测。虏见吾灶日增，必谓郡兵来迎。众多行速，必惮追我。孙子见弱，吾今示强，势不同故也。」到郡，兵不满三千，而羌众万余，攻围赤亭数十日。诩乃令军中，使强

弩勿发，而潜发小弩。羌以为矢力弱，不能至，并兵急攻。诩于是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，发无不中，羌大震，退。诩因出城奋击，多所杀伤。明日悉陈其众，令从东郭门出，北郭门入，变易衣服，回转数周。羌不知其数，更相恐动。诩计贼当退，潜遣五百余人于浅水设伏，候其走路。虏果大奔，因掩击，大破之。

曹操征张绣于穰，一朝引军退，绣自追之。贾诩曰：「不可追，追必败。」绣不从，大败而还。诩登城谓绣曰：「促更追之，更战必胜。」绣曰：「不用公言，以至于此。今已败，奈何复追？」诩曰：「兵势有变，亟往必利。」绣从之，果以胜还。乃问诩曰：「绣以精兵追退军，而公曰必败；以败卒击胜兵，而公曰必克，悉如公言，何也？」诩曰：「此易知耳。将军虽善用兵，非曹公敌也。曹公军虽新退，必自断后，故知必败。曹公攻将军无失策，力未尽而退，必国内有故也。已破将军，必轻军速进，留诸将断后。诸将虽勇，非将军敌，故虽用败兵而战必胜也。」绣大服。

曹操用贾诩计破韩遂、马超，追至安定而还。诸将问曰：「初，贼守潼关，渭北道缺，不从河东击冯翊，而反守潼关，引日而后北渡，何也？」操曰：「若吾入河东，贼必引〔守〕诸津〔三十一〕，则西河未可渡。吾故盛兵向潼关，使贼悉众南守，而西河之备虚，故徐晃等得西河，然后引兵北渡。贼不与吾争，连车树栅，为甬道而南，既为不可胜，且以示弱。渡渭且坚垒，虏至不出，所以骄之也，故贼不为营垒而求割地。吾顺言许之，使不为备，因士卒之力，一旦击之，所谓疾雷不及掩耳。兵之变化，固非一道也。」

后汉以赵暉为凤翔节度，属王景崇叛据岐山，不受代，朝廷命暉统兵讨之。时李守〔正〕〔贞〕叛于蒲〔三十二〕，赵思绾据于雍，与景崇迭相为援，〔乃〕〔又〕引蜀军出大散关〔三十三〕，势不可遏。暉数战而胜，堑而围之，屡使人挑战，贼终不出。暉乃潜使千余人于城南一舍之外，擐甲执兵，伪为蜀兵旗帜，循南山而下，诈令诸军声言川军至矣。景崇令数千人溃围而出，以为应援，暉设伏而待，一鼓尽殪之。

后燕慕容盛据辽东，辽西太守李〔殷〕〔朗〕阴引后魏军〔三十四〕，上表请发兵以拒寇。盛曰：「此必诈也。」召其使而诘之，果验，〔近〕〔尽〕灭其族〔三十五〕，遣将李旱率骑讨之。师次建安，召旱旋师。〔殷〕〔朗〕闻其家被诛，拥〔二〕〔三〕千余户以自固〔三十六〕。及闻旱中路而还，谓有内变，不复为备，留其子养守令支，迎魏师于北平。旱候知之，袭克令支，遣裨将追殷，及于无终，斩之。盛谓羣臣曰：「前以追旱还者，〔殷〕〔朗〕新为叛逆，必忌官威，一则鸠合同类，劫害良善；二则亡窜山泽，未可卒平。故非意而还，以盈怠其志，卒然掩之，必克之理也。」羣臣皆曰：「非所及



也。」

宋文帝时，魏攻济南，太守萧承之帅数百人拒之。魏众大集，承之使偃旗开门。众曰：「贼众我寡，奈何轻之？」承之曰：「今悬守穷城，事已危急。若复示弱，必为所屠，惟当见强以待之尔。」魏人疑有伏兵，遂引去。

唐李愬攻蔡州吴房，军吏曰：「今日往亡，请避之。」愬曰：「贼以往亡，谓吾不来，正可击也。」又战，遂捷而归。

后晋时契丹入寇，杜重威领大兵至白（围）〔团〕卫村下营〔三十七〕，贼骑环绕之，奇兵出寨后断粮道。是夜东北风大起，至旦尤甚，营中掘井輒坏，人马俱渴。契丹主令其众曰：「晋军止此耳，当尽擒之。」命铁鹞四面下马，拔鹿角而入，奋短兵以击晋军，又顺风纵火扬尘，以助军势。诸将咸请战，重威曰：「俟风稍缓，徐观可否。」李守真曰：「此风助我也。彼众我寡，风沙之内，莫测多少，奋命格斗，强者必胜。如俟风止，我无瞧类矣。」即呼曰：「诸军齐力击贼！」张彦泽召诸将问计，药元福曰：「军中饥渴已甚，若俟风反出战，吾属为虏矣。虏谓我不能逆风以战，宜出其不意以击之，此亦兵家诡道也。」符彦卿与元福等引精骑出西门击贼，诸将继之，契丹却每百步。彦卿欲且曳队往来，守真曰：「事势如此，安可回鞅？即宜长驱取胜。」彦卿等跃马而去，直前奋击。风势益甚，昏晦如夜，乃拥万余骑横击契丹，呼声动天地，契丹大败而走。

宋张齐贤知代州，虏骑自胡谷入寇，薄城下。神尉都校马正以所部列南门外，众寡不敌，副都署卢汉（斌）〔贇〕畏懦〔三十八〕，保壁自固。张齐贤选厢军三千，出正之右，誓众感慨，一以当百，虏遂却走，循胡卢河南而西。先是，约都部署潘美以并师来会战〔三十九〕，间使为虏所得。齐贤以师期既漏，且虞美之众为虏所乘。俄而美有使至，云师出并州，行至柏井，忽得密诏，止勿战，已还州矣。于时虏骑塞川，齐贤曰：「虏知美之来，而未知美之退。」乃闭其使密室，中夜发兵二万，人持一帜，负一束刍，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帜燃刍。虏遥见火光中有旗帜，〔意〕谓并师至矣〔四十〕，骇而北走。齐贤先伏步卒二千于土（塍）〔磴〕砦〔四十一〕，掩击大败之，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、帐前舍利一人，斩数百级。

宋曹玮在边，蕃部有过恶者，皆平定之。每以饯将官为名出郊，而兵马次序，食品为节。若曰「下某食」，即其队发。比至水饭，则捷报至矣。

#### 校勘记

〔三十〕「言」，《后汉书·虞诩传》作「诩」，据正。

〔三十一〕《三国志·魏书·武帝纪》「引」下有「守」字，今据补。又曹操所答与传文颇有出入。

〔三十二〕「李守正」，《旧五代史·赵晖传》作「李守贞」，据正。又此则乃五代时事，当移置「宋张齐贤知代州」则前。

〔三十三〕「乃」，《旧五代史·赵晖传》作「又」，据正。

〔三十四〕「李殷」，《晋书·慕容盛载记》作「李朗」，据正，下同。

〔三十五〕「近」，《晋书·慕容盛载记》作「尽」，据正。

〔三十六〕「二千」，《晋书·慕容盛载记》作「三千」，据正。

〔三十七〕「围」，《旧五代史·晋书·少帝纪》作「团」，据正。

〔三十八〕「卢汉斌」，《宋史·张齐贤传》作「卢汉贇」，据正。

〔三十九〕「并」，《宋史·张齐贤传》均作「青」，下同。

〔四十〕《宋史·张齐贤传》「谓」上有「意」字，今据补。

〔四十一〕「澄」，《宋史·张齐贤传》作「磴」，据正。

〔《兵垒》卷四终〕

### ●兵垒卷五

郢中尹宾商毫翁着

后学黄安刘誉棻、方以南、吴树芬、周树藩校

勘

〈袭〉十则

堂堂之阵，弗可击也；正正之旗，弗可邀也。法当用诡道胜之：敌备其牡，吾击其牝；敌警其孤，吾挟其虚；敌侦其首，吾捶其足；敌防其凸，吾叩其凹；敌遏其夷，吾{才危}其险。况攻坚则瑕者亦坚，攻瑕则坚者亦暇，莫若由不虞之道，而攻于所不戒也。考得

刘先主屯新野，樊城守将曹仁使吕旷、吕翔征之，二人败回。曹仁大怒，尽起本都之兵，来取新野，李典谏不听。时徐庶为先主谋士，谓先主曰：「仁全师来，樊城必虚，可遣关羽引精兵五百乘虚袭之。」仁至新野，与赵云战，不胜。李典曰：「吾等在此甚忧。」不知己为羽所取，比回，不得入，遂奔回许昌。

曹操征乌桓，诸将士多惧。郭嘉曰：「公虽威震天下，胡恃其远，必不设备。因其无备，卒然击之，可破灭也。」操行至易水，嘉又曰：「兵贵神速。今千里袭人，辎重多，难以趋利。不如轻兵异道以出，掩其不意。」于是密出卢龙〔塞〕〔一〕，塞外道绝不通，乃凿山堙谷五百余里，涉鲜卑庭，东指柳城。未至二百里，虏乃知之，将数百骑逆军。操登白狼山，卒与虏遇，纵兵击之，虏众大溃，斩蹋顿。

庐江太守刘勋理皖城，恃兵强士勇，横于江、淮之间。孙策恶〔之〕〔二〕，时已有江左，自领会稽太守，使人卑辞厚币而说之，曰：「上缭宗人，数欺下国，患之有年矣。击之路实不便，幸因将军神武而临之〔三〕。且上缭国

富廩实，吴娃越姬，充于后庭；明珠火具，被于帑藏，取之可以资军。策愿躬率士卒，以为外援。」勋允之，刘晔谏曰：「上缭虽小，而城坚池深，守之则易，攻之则难，不可旬日拔也。且兵见疲于外，而国虚于内，孙策多谋而善用兵，乘虚袭我，将何御之？」勋不听，遂大兴师伐上缭。策果袭卢江，破之。勋穷蹙，遂奔曹操。

孙策以贺齐为永宁长，领都尉事〔四〕，率兵讨丹阳黟、歙。时歙帅金奇万户屯安勒山，黟帅陈仆、祖山等二万户屯林历山。林历山四面壁立，高数十丈，径路危狭，贼临高下石，不可得攻，将吏患之。齐身出周行，觐视形便，阴募轻捷士作为铁（戈）〔弋〕〔五〕，密于隐险贼所不备处，以（戈招斩山）〔弋拓塹〕为缘道〔六〕。夜令潜上，乃多悬布以援下人，得上百数人，四面流布，俱鸣鼓角，齐勒兵待之。贼夜闻鼓声四合，谓大军悉已得上，惊惧惑乱，不知所为，守路备险者，皆走还依众。大军因是得上，大破仆等。

魏将锺会、邓艾伐蜀，蜀将姜维列营守险，锺会攻之未能克。艾上言：「请从阴平由斜径出剑阁，西入成都，奇兵冲其腹心。剑阁之军必还赴涪，则会方轨而进；如不还，则应涪之兵寡。今掩其空虚，破之必矣。」遂自阴平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，凿山通道，造作桥阁。山高谷深，至为艰险，又粮运将匮，濒于危殆。艾以毡自裹，推转而下。将士皆攀木缘崖，鱼贯而进。先登至江油，守将马邈降。诸葛瞻拒艾，至涪不进，退往绵竹，列阵以待。艾大破之，斩瞻等，长驱至成都，蜀亡。

东晋石勒伪推奉晋幽州刺史王浚，浚不疑，勒于是轻骑袭幽州，以火宵行。至易水，浚督护驰遣白浚，将（左）〔佐〕咸请出击勒〔七〕。浚怒曰：「石公来，正欲奉戴我耳。敢言击者斩！」设飧以待之。勒晨至蓟，叱门者开门。犹疑有伏兵，先驱牛羊千头，声言上礼，实欲填诸街巷，使兵不得发。浚乃惧，或坐或起。勒入城，升其厅事，命甲士执浚于前，数其罪恶而诛之，遂取幽州。

晋将李矩守（荣）〔荦〕阳城〔八〕，前赵刘聪将刘畅步骑三万讨矩，屯于韩王故垒，相去七里，遣使招矩。时畅卒至，矩未暇为备，遣使奉牛酒，诈降于畅，潜匿精勇，见其老弱。畅不以为虞，大饗师，人皆醉饱。矩谋夜袭之，畅仅以身免。

后魏幽州刺史孙定儿据州城不下，众数万，宇文泰令刘亮袭之。定儿以义兵犹远，未为备。亮乃将（三）〔二〕十骑〔九〕，先置一燧于近城高岭，即驰入城。定儿方高会，卒见亮至，众皆骇愕。亮乃麾兵斩定儿，县首州门，号令贼党。仍遥指城外燧，命二骑曰：「出追大军。」贼党惶惧，降服。

隋隳州乌蛮反，遣周法尚讨之。军将至，贼弃州城走，散山谷间，法尚〔

捕)不能得〔十〕。于是遣使慰谕，假以官号，伪班师，〔自〕〔日〕行二十里〔十一〕。军再〔合〕〔舍〕〔十二〕，遣人覘之，知其首领尽归，聚饮相欢，法尚遣步兵数千人，袭击破之。

唐契〔必〕〔苾〕何力从征吐谷浑〔十三〕，时吐谷浑主在突〔伦〕〔沦〕川〔十四〕，何力复欲袭之。薛万钧惩其前败，回言不可。何力曰：「贼非有城郭，逐水草以为生，若不袭其不虞，便恐鸟惊鱼散。一失机会，安可倾其巢穴耶！」乃自选骁兵千余骑，直入突〔伦〕〔沦〕川。袭破吐谷浑牙帐，斩首数千级，获驼马牛羊二十余万头，吐谷浑主脱身而免。

刘鄴幼有大志，好兵略，涉猎史传，事青州王师范。唐昭宗幸凤翔，太祖率师奉迎于岐下，师范遣腹心乘虚袭取太祖管内州郡。鄴以偏〔裨〕〔师〕陷兗州〔十五〕，遂据其城。初，鄴遣细〔人〕入诈为鬻油者〔十六〕，覘城内虚实及出〔入之所〕〔十七〕，视罗城下一水窦可以引众而入，遂志之。鄴乃告师范，请步兵五百，宵自水窦衔枚而入，一夕而定。

#### 校勘记

〔一〕《三国志·魏书·武帝纪》重「塞」字，今据补。

〔二〕复印件恶下一字模糊漫漶，《三国志·魏书·刘晔传》作「之」，据补。

〔三〕此句《三国志·魏书·刘晔传》作「愿因大国伐之」。

〔四〕据《三国志·吴书·贺齐传》，贺齐时任威武中郎将，非以永宁长领都尉事。

〔五〕「戈」，《三国志·吴书·贺齐传》作「弋」，据正，下同。

〔六〕「招斩山」，《三国志·吴书·贺齐传》作「拓塹」，据正。

〔七〕「左」，《晋书·石勒载记》作「佐」，据正。

〔八〕「荥阳」，《晋书·邵续传》作「荥阳」，据正。

〔九〕「三十」，《周书·刘亮传》作「二十」，据正。

〔十〕《隋书·周法尚传》「不」上有「捕」字，今据补。

〔十一〕「自」，《隋书·周法尚传》作「日」，据正。

〔十二〕「合」，《隋书·周法尚传》作「舍」，据正。

〔十三〕「契必何力」，《旧唐书·契苾何力传》作「契苾何力」，据正。

〔十四〕「突伦川」，《旧唐书·契苾何力传》作「突沦川」，据正。

〔十五〕「裨」，《旧五代史·刘鄴传》作「师」，据正。

〔十六〕《旧五代史·刘鄴传》「细」下有「人」字，今据补。

〔十七〕《旧五代史·刘鄴传》「出」下有「入之所」三字，今据补。



## 〈合〉七则

虎豹至趨健也，熊罴至多力也。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者，不能合其势，而一其力也。故曰：五指之更弹，不如控拳之一掬。甚哉乎！兵之贵合也，合则势张，合则力强，合则气旺，合则心坚。考得

吴汉与刘尚别营，相去二十余里。公孙述使谢丰、袁吉将众十万，分为二十余营，并力攻汉，使别将〔将〕万余人劫刘尚〔十八〕，令不得相救。汉与大战一日，兵败，走入壁，丰因围之。汉乃激励诸将曰：「吾与诸君踰越险阻，转战千里，深入敌地。而今与刘尚二处受围，势既不接，其祸难量。欲潜师就尚，并兵御之。若能同心一力，大功可立，不然，必无余。成败之机，在此一举。」诸将皆曰：「诺。」于是飨士秣马，闭营三日不出，乃多立旛旗，使烟火不绝。夜衔枚引兵与刘尚军合，丰等不觉。明日，乃分兵拒〔水〕〔江〕北〔十九〕，自将攻江南。汉悉兵迎战，自旦至晡，遂大破之。

晋桓温伐汉，至青衣，汉大发兵，趣合水以拒之。义者欲分为两军，异道俱进。袁乔曰：「今悬军深入，当合势力，以取一战之捷。万一偏败，大事去矣。不如全军而进，弃釜甑，持三日粮，以示无还心，胜可必也。」温从之，直指成都。遂败汉兵于笮桥，纵火烧其城门。汉人惶惧，无复斗志，汉主请降。

魏主在锺离，梁州刺史拓跋英请以州兵会击汉中。齐梁州刺史萧懿遣部将〔聿〕〔尹〕绍祖等将兵据险〔二十〕，立五栅以拒之。英曰：「彼帅莫相统一，我选精卒，并攻一营，彼必不相救。若克一营，四营皆走矣。」乃急攻一营，拔之。四营俱溃，乘胜长驱，进逼南郑。

宋仁宗时，契丹入寇，诏赵延进与崔翰、李继隆将兵八万御之，诏赐阵图，分为八〔队〕〔阵〕〔二十一〕。师〔次〕满城〔二十二〕，虏骑至，延进乘高望之，东西亘野。翰等按图布阵，阵相去百步。延进曰：「主上委吾以边事，期于克敌。今虏众若此，不如合而击之，可以决胜。」于是改为二阵，前后相副。士众皆喜，三战咸捷。

宋绍兴初，杨存中从张俊讨李成。诸将议欲分道进，存中曰：「贼势如此，兵分则力弱。又诸将位均势敌，非招讨督之，必不相为用。」俊然之。整军至豫章，存中率兵数千，首破贼于玉隆观，追至筠州。贼骁将以众十万来援，夹河而营。存中谓俊曰：「彼众我寡，击之当用奇。愿以骑见属，公以步兵居前〔后〕〔二十三〕。」俊从之。存中夜衔枚渡筠河，出西山，驰下击贼，俊以步兵八千夹攻，俘八千人。乘胜追至九江，成遂遁去。

吴玠守蜀，元朮及刘夔率十万骑入侵，自铁山凿崖开道，循岭东下。玠以万人当冲。弟璘率轻兵由七方关倍道而至，与金兵转战七昼夜，始得与玠合。

敌首攻玠营，玠击走之。又以云梯攻垒壁，玠使人以撞竿碎其梯，以长矛刺之。璘拔刀画地，谓诸将曰：「死则死此，退者斩！」金分军为二，兀朮阵于东，韩常阵于西。璘率锐卒介其间，左萦右绕，随机而发。战久，璘军少惫，急屯第二隘，金生兵踵至。璘以驻队矢迭射，矢下如雨，死者层积，敌践而登。撤离喝驻马四视，命攻西北楼。姚仲登楼酣战，楼倾，以帛为绳，挽之复正。金人用火攻楼，以酒缶扑灭之。玠急遣田晟率兵以长刀、大斧左右击，明炬四（出）（山）（二十四），震鼓动地。明日，大出兵，统领王喜、王武率锐士，分紫、白旗入金营。奋击，射韩常，中左目，金人遂遁。

金主完颜阿骨打闻辽主亲征，仰天恸哭曰：「天祚亲至，非死战莫能当也。不若杀我一族，迎降为福！」诸军皆曰：「事已至此，惟命是从。」金主遂帅师迎敌。辽主自将至驰门，辽驸马萧特末等将步骑四十万至干邻，金主行次爻刺，深沟高垒以待之。会辽主以章奴反，西还已三日，诸将请乘怠击之。金主曰：「诚欲追敌，约赍以往，无事餽饷。若破敌，何求不得？」众皆踊跃，追及于护步答冈。是时女真兵二万，金主曰：「彼众我寡，兵不可分。视其中军最坚，辽主必在焉。败其中军，可以得志。」使右翼先战，左翼合而攻之，辽兵大溃。女真兵驰之，横出其中，辽师败，死相枕藉百余里，萧特末焚营而遁。

#### 校勘记

〔十八〕此句《后汉书·吴盖陈臧列传》重「将」字，今据补。

〔十九〕「水」，《后汉书·吴盖陈臧列传》作「江」，据正。

〔二十〕「聿绍祖」，《魏书·景穆十二王列传》作「尹绍祖」，据正。

〔二十一〕「队」，《宋史·赵延进传》作「阵」，据正。

〔二十二〕《宋史·赵延进传》「师」下有「次」字，今据补。

〔二十三〕此句《宋史·杨存中传》无「后」字，据删。

〔二十四〕「出」，《宋史·吴玠传》作「山」，据正。

#### 〈待〉十则

兵事主于虓阚，口亦有时乎选{卜 奕}，则不敢为客而为主，不敢虚懦而恃气，如处女然，如木鸡然，其几微矣。非至勇不敢待也，非至警不可待也，非至缜不能待也。夫为将当有怯弱时，曹孟德之言也，岂欺我哉！考得

晋将栾书伐楚，将战，楚晨压晋军而阵，军吏患之。裨将范口趋进曰（二十五）：「塞井夷灶，阵于军中而疏行首。」书曰：「楚师轻佻，固垒而待之，三日必退。退而击之，必获胜焉。」终败楚师。

智伯请地于韩康子，康子欲弗与。殷规曰：「智伯好利而悞，不与，将伐我。与之，彼狃于得地，必请于他人。他人不与，必向之以兵。然则我得免于

患，而待事之变矣。」康子乃与之邑。智伯又求地于魏桓子，桓子欲弗与。任章曰：「无故索地，诸大夫必惧；吾与之地，智伯必骄。彼骄而轻敌，此惧而相亲，以相亲之兵，待亲敌之人，智氏之命不长矣。」

晋太元初，魏武帝亲征后燕慕容德于邺城，前军败绩，德又欲攻之。别驾韩{言卓}进曰：「古人先胜而后战，今魏不宜击者四，燕不宜动者三。」德曰「何故？」{言卓}曰：「魏军远入，利在速战，一不可击也；深入近畿，致其死地，二不可击也；前军既败，后军必固，三不可击也；彼众我寡，四不可击也。官军自战其地，一不宜动；动而不胜，众心难固，二不宜动；城隍未修，敌来无备，三不宜动。此皆兵家所忌，不如深沟高垒，以佚待劳。彼千里馈粮，野无所掠，久则三军靡费，攻则士卒多毙，师老衅生，起而图之，可以捷也。」德从之。

慕容农据列人起兵，号令整肃，士民喜说，长乐公丕使石越讨之。农曰：「越有智勇之名，今不南拒大军而来此，是畏王而陵我也。必不设备，可以计取。」众请治城，农曰：「今起义兵，当以山河为城池，何列人之足治也？」越至列人西，农参军赵谦请急救之。农曰：「彼甲在外，我甲在心。昼战则士卒见其外貌而惮之，不如待暮击之，可以必克。」（今）〔令〕战士严备以待〔二十六〕，毋得妄动。向暮，鼓噪出，阵于城西，牙门〔刘木请先攻越栅〕〔二十七〕。农督大众随之，大败秦兵，斩越。

后周遣将率突厥之众逼齐晋阳，齐将（段）〔段〕韶御之〔二十八〕。时大雪，后周人以步卒为前锋，从西山下，去城二里。诸将咸请逆击之。韶曰：「步人气力有限，今积雪凝厚，逆战非便，不如阵以待之。彼劳我逸，破之必矣。」既战，大败之，敌前锋尽殪，遂遁。

东魏高欢侵魏，侯骑以告宇文泰，泰召诸将问计。李弼曰：「彼众我寡，不可与争。此东十里有渭曲，可据以待之。」遂进至其地，背水为阵，李弼为（左）〔右〕拒〔二十九〕，赵贵为（右）〔左〕拒〔三十〕。命将士偃戈于葭芦之中，约闻鼓声而起。日晡，东魏兵至，望见魏兵少，争进击之，卒乱而不成列。兵将交，泰鸣鼓，士卒奋起合战。李弼等率铁骑横击之，绝其军为二，遂大破之。

唐罗艺为幽州总管，窦建德率众十万来寇，艺将逆战。薛万（钧）〔均〕曰〔三十一〕：「众寡不敌，当以计取贼。若渡水交兵，请公精锐骑百人伏于城侧，待其半渡而击，必败。」从之。建德果引兵渡水，万（钧）〔均〕邀击，大破之。

李靖从河间王孝恭讨萧铣，兵至夷陵，铣将文士弘率精兵数万屯清江，孝恭欲击之。靖曰：「士弘，铣之健将，士卒骁勇。今新失荆门，尽兵出战，此

是救败之师，不可当也。宜且治南岸，勿与争锋，待其气衰，然后奋击，破之必矣。」孝恭不从，留靖守营。自率师与战，果败。

宋太宗时，契丹与西贼相结窥边，上密授成算于府州折御卿，使为之备。至是虏将韩德威万余众，诱党项、勒浪等族自振武入寇，御卿大败之于河义。勒浪等族乘虏之乱，诈为府州兵蹶其后，虏众死者十六七。奏至，上召其使问状，因笑谓左右曰：「北虏小丑，轻进易退，常戒边将勿与争锋。待其深入，即分奇兵，断其归路，从而击之，必无遗类，果如我言！」左右呼万岁。

张柔第九子弘范从亲王哈必赤讨李{王亶}于济南，柔戒之曰：「汝围城勿避险地。汝无怠心，则兵必致死。主者虑其险，苟有来犯，必相救，可因以立功，勉之。」弘范营城西，{王亶}出军突诸将营，独不向弘范。弘范曰：「我营险地，{王亶}乃示弱于我，必以奇兵来袭，谓我弗悟也。」遂筑长垒，内伏甲士，外为壕，开东门以待。夜令士卒（凌）〔浚〕壕益深广〔三十二〕，{王亶}不知也。明日，果拥飞桥来攻，未及岸，军陷壕中。得跨而上者，突入垒门，遇伏皆死，降两贼将。柔闻之，曰：「真（君）〔吾〕子也〔三十三〕。」

#### 校勘记

〔二十五〕「范」下一字外「勺」内「亡」，所用字集无之，故阙。

〔二十六〕「今」，《资治通鉴》卷一百五作「令」，据正。

〔二十七〕此则盖节引至《资治通鉴》卷一百五，原文「牙门」与「农督大众随之」间尚有五十字，兹引于下：「（牙门）刘木请先攻越栅。农笑曰：『凡人见美食，谁不欲之，何得独请！然汝猛锐可嘉，当以先锋惠汝。』木乃帅壮士四百腾栅而入，秦兵披靡。（农督大众随之，大败秦兵，斩越）」据此可知「牙门」乃刘木之职官也。为存原文本貌，今仅据补「刘木请先攻越栅」七字，以连结上下文意。

〔二十八〕「段韶」乃「段韶」之讹，据《北齐书·段韶传》正。

〔二十九〕「左」，《北史·周本纪》作「右」，据正。

〔三十〕「右」，《北史·周本纪》作「左」，据正。

〔三十一〕「薛万钧」，《新唐书》、《旧唐书》皆作「薛万均」，据正。

〔三十二〕「凌」，《元史·张弘范传》作「浚」，据正。

〔三十三〕「君」，《元史·张弘范传》作「吾」，据正。

〈独〉九则

独非自负其勇，自用其智，自恃其众也。真见胜之所在，而亟趋之，盖有数解：嘿运方略，偏裨罔闻，是为独见；发言盈庭，词组折衷，是为独断；躬冒矢石，屹然不移，是为独立；单骑前进，尽屏驺从，是为独往。独见者，见



人所不见；独断者，断人所不断；独立者，立人所难立；独往者，往人所难往。呜呼！非老于兵、精于兵、神于兵者，其孰能与于斯！考得

汉元帝时，郅支单于自以大国，又乘胜骄，不为康居王礼。发民作城，遣使责诸国岁遣。汉遣使三辈至康居求谷吉等死，郅支困辱使者，不奉诏。陈汤为人沈勇有谋，喜奇功，口甘延寿曰〔三十四〕：「夷狄畏服大种，〔其天性也〕〔三十五〕。西域本属匈奴，今郅支侵陵乌孙、大宛，若降〔北〕〔此〕二国〔三十六〕，数年之间，城郭诸国危矣。且其人剽悍，好战伐，久畜之，必为西域患。如发屯田吏士口乌孙众兵〔三十七〕，直诣城下，彼亡无所之，守不自保，大功可成也。」延寿欲奏请之，汤曰：「国家与公卿议，大事非凡所见，事必不从。」会延寿病，汤独矫制发诸国兵及屯田吏士。延寿惊起，欲止焉。汤怒按剑叱曰：「大众已集会，竖子欲沮众耶！」延寿从之，部勒行阵，合四万余人，上疏自劾矫制，陈言兵状。即日引行，未至城三十里，止营。郅支问汉兵何以来，应曰：「单于上书言居困厄，愿入朝见。天子哀悯单于弃大国，屈意康居，故使都护将军来迎，恐左右惊动，故未至城下。」使数往来相答报。延寿、汤让之曰：「我为单于远来，而单于无名王大人见将军受事者，何单于〔勿〕〔忽〕大计〔三十八〕，失主客之礼也！兵来道远，人畜罢极，食度且尽，恐无以自还，愿单于与大臣审计策。」明日，进薄城下，四面围城，发薪木火城。吏士喜，大呼乘之，钲鼓声动地，康居引兵郤。汉兵四面推鹵楯并入，单于被创死，斩其首，得汉使节二及谷吉等所赍帛书。

梁武帝北伐，沈田子与顺阳太守傅弘之各领别军，从武关入，屯据青泥。姚泓将自御大军，虑田子袭其后，欲先平之，然后倾国东出。乃率步骑数万，奄至青泥。田子本为疑兵，所领裁数百，欲击之。傅弘之曰：「彼众我寡，难可与敌。」田子曰：「师贵用奇，不必在众。且众寡相倾，势不能立，及其未整，薄之必克，所谓先人有夺人之心也。」便独率所领，鼓噪而进。贼合围数重，田子乃弃粮毁舍，躬勒士卒，前后奋击。贼众大溃散，杀万余人，长安遂平。

耿豪从周太祖战于邙山，豪谓所部曰：「大丈夫见贼，须右手拔刀，左手把〔矛肖〕〔鞘〕〔三十九〕，直刺直斫，慎莫皱眉畏死。」遂大呼独入。敌人〔刀〕〔刃〕锋乱下〔四十〕，当时咸谓豪歿。俄然奋刀而还。战数合，当豪前〔者〕〔四十一〕，死伤相继。又谓左右曰：「吾岂乐杀人，但壮士除贼，不得不尔。若〔不〕能杀贼〔四十二〕，又不为人所伤，何异逐坐人也。」

王雅少而沈毅，木讷寡言，有胆勇，善骑射。太祖闻其名，召入军，累有战功。除都督，赐爵居庸县子。东魏将窦泰入寇，雅从太祖擒之于潼关。沙苑之战，雅谓所部曰：「彼军殆有百万，今我不满万人，以常理论之，实难与敌

。但相公神武命世，股肱王室，以顺讨逆，岂计众寡。丈夫若不此时破贼，何用生为！」乃擐甲步战，所向披靡，太祖壮之。又从战邙山，时大军不利，诸将皆引退，雅独回骑拒之。敌人步骑竞进，雅左右奋击，频斩九级，敌众稍却，雅乃还军。太祖叹曰：「王雅举身悉是胆也！」

唐太宗谓李靖曰：「卿平萧铣，诸将皆欲籍伪臣家，以赏士卒，独卿不从，以为蒯通不戮于汉，既而江汉归顺。朕由是思古人有言曰：『文能附众，武能威敌』，其卿之谓乎？」靖曰：「汉光武平赤眉，入贼营中按行，贼曰：『萧王推赤心于人腹中。』此盖先料人情，本非为恶，岂不预虑哉！臣请讨突厥，总番汉之众，出塞千里，未尝戮一（杨）〔扬〕干〔四十三〕，斩一庄贾，亦推赤诚，存至公而已。阶下过听，擢臣以不次之位，若于文武，则何敢当？」

薛仁贵从太宗征辽东，与高丽将战于横山，仁贵匹马先入，莫不应弦而倒。高丽有善射者，于石城下射杀十余人，仁贵单骑直往冲之。其贼弓矢俱失，手不能举，便生擒之。

仆固怀恩说吐蕃、回纥等三十万入寇，京师大震。帝急召子仪屯泾阳，军纔万人，子仪严备不战。时二虏闻怀恩死，已争长不相睦，子仪使牙门将李光瓚说回纥，欲与共击吐蕃。回纥不信，曰：「郭公在此，可得见乎？」光瓚还报。子仪曰：「今众寡不敌，难以力胜。昔与回纥契约甚厚，不若挺身说之，可不战而下也。」诸将请选铁骑五百卫从，子仪曰：「此适足为害耳。」郭晞叩马谏曰：「大人，国之元帅，奈何以身为虏饵？」子仪曰：「今战则父子俱死而国家危，徒以至诚与之言，或幸而见从，则四海之福也。不然，则身死而家全。」以鞭击其手曰：「去。」遂与数骑出。使人传呼曰：「令公来！」回纥大惊，大帅药葛罗执弓注矢，立于阵前。子仪免胄释甲，投鎗而进，诸酋相顾曰：「是也。」皆下马罗拜，子仪亦下马执药葛罗手而让之。因取酒与其酋长共饮，立誓定约而还。

西川节度使韦皋卒，副使刘辟自为留后，表求节钺，以辟为西川节度使。辟既得旌节，志益骄，（来）〔求〕〔四十四〕兼三川，上不许，辟遂陷梓州。上欲讨辟而重于用兵，公卿亦以蜀险难取。杜黄裳独曰：「辟狂戆书生，取之如拾芥尔。臣知神策军使高崇文勇略可用，愿陛下专以军事委之，勿置监军，辟必可擒。」上从之，命从文讨辟，引兵移梓州，败辟众于鹿头关。长驱直诣成都，所向崩溃，克成都。辟帅数千骑西奔突厥，崇文使高霞寓等追及，擒之，槛送京师。

韩世忠勒阵向敌，遣人语之曰：「锦衣骢马立阵前者，韩相公也。」或危之，世忠曰：「不如是，不足以致敌。」敌果至，杀其导战二人，遂引去。

## 校勘记

〔三十四〕复印件「甘」上一字模糊难悉，姑阙疑。

〔三十五〕《汉书·傅常郑甘陈段传》「种」下有「其天性也」四字，今据补。

〔三十六〕「北」，《汉书·傅常郑甘陈段传》作「此」，据正。

〔三十七〕复印件「士」下一字模糊难悉，姑阙疑。

〔三十八〕「勿」，《汉书·傅常郑甘陈段传》作「忽」，据正。

〔三十九〕「（矛肖）」，《周书·耿豪传》作「」据正。

〔四十〕「刀」，《周书·耿豪传》作「刃」，据正。

〔四十一〕《周书·耿豪传》「前」下有「者」字，今据补。

〔四十二〕《周书·耿豪传》「若」下有「不」字，今据补。

〔四十三〕「杨干」乃「扬干」之讹，据《唐太宗李卫公问对》正。

〔四十四〕「来」，《通鉴》卷二百三十七作「求」，据正。

### 〈譙〉十二则

忠信薄而后有礼，道德废而后有刑，仁义衰而后有兵。兵以正出，而譙用之求胜而已。晋文公譙而不正，而哀然五霸之雄也。兄齐桓而弟秦穆，诸侯王称最胜焉，何必正哉！考得

段颍为辽东属国尉，时鲜卑犯塞，颍即率所领驰赴之。既而恐贼惊去，乃使驿骑诈赍玺书召颍，〔颍〕于道伪退〔四十五〕，潜于还路设伏。虏以为信然，乃遣人追颍。颍因大纵兵，悉斩获之。

孔明伐魏国，围夏侯楙于南安。南安西连天水，北接安定，孔明使其腹心裴绪诈为魏将，至安定郡，谓太守崔谅曰：「南安围急，特取安定救兵。」贴肉取出文书，（污）〔汗〕皆湿透〔四十六〕，不可辩真伪。崔谅起兵，离城四、五十里，孔明伏兵前后截击，崔谅领百十人从间道逃回。时魏延先期伏安定城侧，已诈取安定城。

贾逵除渑池令，时高干之反，张琰将举兵以应之。逵不知其谋，往见琰。闻变起，欲还，恐见执，乃为琰画计，如与同谋者，琰信之。时县寄治蠡城，城堑不固，逵从琰求兵修城。诸欲为乱者，皆不隐其谋，故逵得尽诛之。遂修城拒琰，琰败。

曹操征关中，进军渡渭。马超、韩遂数请战，不许，因请割地，求送任子。贾诩以为可伪许之。操复问计，诩曰：「离之而已。」操曰：「解。」韩遂请与操相见，操遂交马语移时，不及军事，但说京师故旧，拊手欢笑。既罢，超等问遂：「曹公何言？」遂曰：「无所言也。」超等疑之。他日，操又与遂书，多所点窜，如遂改定者。超等愈疑，自是超、遂构隙。公乃克日会战

，先以轻兵挑之。战良久，乃纵骁骑夹击，大破之，遂、超等奔凉州。

六朝（庾）〔庾〕域字司大〔四十七〕，少沈静，有名乡曲，为华阳太守。时魏军攻围南郑，州中粮少，恐众心溃乱，有空仓数十所，域手自封题，指示将士曰：「此中粟皆满，足支二年，但努力坚守。」众心以安。

马隆为平虏护军、西平太守，将所领精兵，又给牙门一军，屯据西平。时南虏成奚每为边患，隆至，帅军讨之。虏据险距守，隆令军士皆负农器，若将田者。虏以隆无征讨意，御众稍怠，隆因进兵击破之。

赵麻秋攻（抱）〔抱〕罕〔四十八〕，晋（昌）〔阳〕太守郎坦欲弃外城〔四十九〕，太守张（俊）〔俊〕曰〔五十〕：「弃外城则动众心，大事去矣。」固守大城。秋率众八万，围堑数重，云梯地突，百道皆进。城中御之，秋众死伤数万。张重华以谢艾为军师将军，率步骑三万，进军临河，秋率众距之。艾乘轺车，冠白帽，鸣鼓而行。秋望而怒曰：「艾年少书生，冠服如此，轻我也。」命黑〔矛肖〕龙骧三千人驰击之。艾左右大扰。左战帅李伟劝艾乘马，艾不从，乃下车据胡床，指麾处分。贼惧，以为有伏兵，不敢进。张（瑁）〔瑁〕自间道引兵截其后〔五十一〕，秋军退。艾乘胜进击，大破之。

唐僖宗在蜀，有贼首孙喜聚徒数千，攻均州，刺史吕晔不知所为。都将冯行袭伏兵江南，乘小舟迎喜，谓曰：「郡人今得良牧，众心归矣。但公从卒太多，民惧剽掠。若驻军江北，独与腹心轻骑赴之，某请为前导，告谕州人，无不服者〔矣〕〔五十二〕。」喜从之。既渡江，军吏迎谒，伏兵发，行袭手击喜，斩之。其党在江北者悉奔溃，诏以袭为刺史。

后周将周法尚初自陈来归，陈将樊猛济江讨之。法尚遣部曲督韩朗诈为背己奔于陈，伪告猛曰：「法尚（步）〔部〕兵〔五十三〕不愿降北，若得君讨之，必无斗者，当于阵倒戈耳。」猛以为然，引师急进。法尚乃佯为畏惧，自保于江曲。猛陈兵挑战，法尚先伏轻船于浦中，又伏精锐于古村之北，自张旗帜，逆流拒之。战数合，伪退，登岸投古村。猛舍舟逐之，法尚又疾走，行数里，与村北军合，复前击猛。猛退走赴船，既而浦中伏发，入猛船，取陈旗帜，建周旗帜，猛大败。

唐庄宗时，李崧为镇州参军。魏王继岌与郭崇韬伐蜀，以崧聪明能文章，使掌书记。既破蜀，刘皇后听谗，阴遣人之蜀，教继岌杀崇韬，人情不安，欲为变。崧入见继岌曰：「王何为作此危事？今远军五千里，不见咫尺之诏而杀大臣，动摇人情，是召乱也。」继岌曰：「吾亦悔之，奈何？」崧乃召书吏三四人，登楼去梯，以黄纸作诏书，倒用都统印。明（日）〔旦〕〔五十四〕，告谕诸军，人心乃定。

宋太宗在定州，一旦仓中给军粮，军士以所给米黑，喧哗纷扰，监官惧逃



匿。有四卒以黑米见王德用，德用曰：「汝从我，当自入仓。」乃往召专副，问曰：「昨日我不令汝，给二分黑米、八分白米乎？」叱从者杖专副。又呼四卒，谓曰：「黑米亦公家物，不给与汝曹，当弃之乎？汝何敢乃尔喧哗，欲求决配乎！」百拜流汗，乃舍之，仓中肃然。

金立刘豫为齐王，岳飞知刘豫结粘没喝，而兀朮恶豫，可以间而动。会军中得兀朮谍者，飞阳责之曰：「汝非吾军人张斌耶？吾先遣汝至齐，约诱至四太子（即兀朮也。），汝往不复来。吾继遣人问，齐已许我，今冬以会合寇江为名，致四太子于清河。汝所持书竟不至，何背我耶！」谍冀缓死，即诡服。乃作蜡书，因谓谍曰：「吾今贷汝。」复遣至齐，问举兵期，剖股纳书，戒勿泄。谍还，（以）〔五十五〕书示兀朮。兀朮大惊，驰白金主，于是废豫之意益决。

### 校勘记

〔四十五〕《后汉书·皇甫张段列传》重「颍」字，今据补。

〔四十六〕「污」，《三国演义》作「汗」，据正。

〔四十七〕「庾域」乃〔庾域〕之讹，据《南史·庾域传》正。又此则为梁时事，当与下则「马隆为破虏护军、西平太守」条互乙。

〔四十八〕「抱罕」乃「枹罕」之讹，据《晋书·张重华传》正。

〔四十九〕「晋昌」，《晋书·张重华传》作「晋阳」，据正。又此则为晋时事，当移置「曹操征关中」条后。

〔五十〕「张俊」乃「张浚」之讹，据《晋书·张重华传》正。

〔五十一〕「张涓」，《晋书·张重华传》作「张瑁」，据正。

〔五十二〕《资治通鉴》卷二百五十六「者」下有「矣」字，今据补。

〔五十三〕「步」，《隋书·周法尚传》作「部」据正。又此则为隋时事，当与上则「唐僖宗在蜀」条互乙。

〔五十四〕「日」，《新五代史·李崧传》作「旦」，据正。

〔五十五〕《宋史·岳飞传》「书」上有「示」字，今据补。

### 〈纤〉八则

疾行无善步，疾歌无袅音，疾书无劲画，疾噉无余甘。天下事固有急之而缓，缓之而急者，不可不察也。缓则其神必闲，神闲则其气必定，气定则其谋必密，谋密则其发必锐。此四者，全胜之道也。考得

秦始皇欲取荆，李信用二十万人而败，自驰如（颍）〔颍〕阳见王翦（五十六）。翦曰：「非六十万人不可。」始皇曰：「唯将军计。」于是王翦将兵六十万击荆。荆闻王翦来，乃悉国中兵以拒秦。王翦至，坚壁而守，不肯战。荆兵数出挑战，终不出。王翦日休士洗浴，而善饮食抚循之。久之，王翦使人

问：「军中戏乎？」对曰：「方投石超距。」王翦曰：「士卒可用矣。」荆军数挑战，而秦不出，荆军乃引而东。翦因举兵追之，大破荆军。至蕲南，杀其将军项燕，荆兵大败。

建武时，妖巫维（泛）〔汜〕弟子单臣、傅镇等复妖言相聚〔五十七〕，入原武城行劫，自称将军，于是遣鄴侯臧宫将北军及（梨）〔黎〕阳营数千人围之〔五十八〕。贼谷食多，数攻不下。帝召问方畧，东海王对曰：「妖巫相劫，势无久立，其中必有悔欲亡者。但外围急，不得走矣。宜小（延）〔挺〕缓〔五十九〕，令得逃亡，逃亡则一亭长足以擒矣。」帝即勅臧宫撤围缓贼，贼众分散，遂斩臣、镇等。

曹操既克邺，袁尚、袁熙逃奔辽东，有众数千。时辽东太守公孙康恃远不服，操破乌桓，或说操遂征之，尚、熙可擒。操曰：「吾方使康斩送其首，不烦兵矣。」操引兵还，康果斩尚、熙，传送其首。诸将或问操：「还而斩尚、熙，何也？」操曰：「彼素畏尚、熙，吾急之则并力，缓之则相（围）〔图〕〔六十〕，其势然也。」

魏司马懿征公孙渊，贼保襄平，懿围之。会霖潦大水，平地数尺。贼恃水，樵牧自若，诸将欲取之，皆不听。司马陈（哇）〔珪〕〔六十一〕曰：「昔攻上庸，八部并进，昼夜不息，故旬之半，拔坚城，斩孟达。今（达）〔远〕来而更安缓〔六十二〕，愚窃惑焉。」懿曰：「孟达众少，而食支一年；吾将士四倍于达，而粮不淹月。以一月图一年，安可不速？今贼众我寡，贼饥我饱，雨水乃尔，功力不设，虽当促之，亦何所为。但恐贼粮尽而围（络）〔落〕未合〔六十三〕，掠其牛马，抄其樵采，此故驱之走也。夫兵者诡道，贼凭众恃雨，故虽饥困，安肯束手？当示无能以安之。取小利以惊之，非计也。」既而雨止，遂合围。起土山地道，矢石雨下，昼夜攻而拔之。

吴将诸葛恪围合肥新城，司马师使镇东将军毋丘俭、扬州刺史文鸳等拒之。俭、钦请战，师曰：「恪卷甲深入，投兵死地，其锋未易当。且新城小而固，攻之未必可拔。」遂令诸将高垒以（敝）〔弊〕〔六十四〕之。相持数月，恪攻城力屈，死伤大半。师乃令钦督锐卒趋合榆，断其归路，俭帅兵以为后继。恪惧而遁，钦逆击，大破之。

前赵刘曜遣将讨羌，大酋权渠率众保险阻，曜将游子远频败之。权渠欲降，其子伊余大言于众中曰：「往刘曜自来，犹无若我何。况此偏师，自欲降乎！」遂率劲卒五万人，晨压子远垒门。左右劝出战，子远曰：「吾闻伊余有专诸之勇、庆忌之捷，其父新败，怒气甚盛。且西戎劲悍，其锋不可拟也。不如缓之，使气竭而击之。」乃坚壁不战，伊余有骄色。子远俟其无备，夜分誓众，秣马蓐食，晨具甲扫垒而出。迟明，设覆而战，擒伊余，尽俘其众。

晋穆帝时，（段）〔段〕龁据广固城〔六十五〕。燕诸将请急攻广固。慕容恪曰：「用兵之势，有缓有急。若彼我势敌，外有强援，恐有腹背之患，则攻不可不急。若我强彼弱，无援于外，当羈縻守之，以待其毙。兵法十围五攻，正谓此也。段龁兵尚众，未有离心，今凭阻坚城，上下戮力，我尽锐攻之，计数旬可拔，然杀吾士卒必多矣。自有事中原，兵不暂息，吾每念之，夜而忘寐，何轻用其死乎？要在取之，不必求功之速也。」于是为高墙深堑以守之。龁樵采路绝，人相食，面缚出降。

唐太宗讨刘武周，江夏王道宗从军。太宗登玉壁城观贼，顾道宗曰：「贼恃其众，来邀我战，汝谓如何？」对曰：「羣贼锋不可当，易以计屈，难与力争。令众深壁高垒，以挫其锋，乌合之众，莫能持久，粮运致竭，自当离散，可不战而擒。」太宗曰：「汝意见暗与我合。」军果食尽夜遁，追及介（休）〔州〕〔六十六〕，一战败之。

### 校勘记

〔五十六〕「颍阳」，《史记·白起王翦列传》作「频阳」，据正。

〔五十七〕「维泛」，《后汉书·吴盖陈臧列传》作「维汜」，据正。

〔五十八〕「梨阳」，《后汉书·吴盖陈臧列传》作「黎阳」，据正。

〔五十九〕「延」，《后汉书·吴盖陈臧列传》作「挺」，据正。

〔六十〕「围」，《三国志·魏书·武帝纪》作「图」，据正。

〔六十一〕「陈哇」，《晋书·宣帝纪》作「陈珪」，据正。

〔六十二〕「达」，《晋书·宣帝纪》作「远」，据正。

〔六十三〕「络」，《晋书·宣帝纪》作「落」，据正。

〔六十四〕「敝」，《晋书·景帝纪》作「弊」，据正。

〔六十五〕「段龁」乃「段龁」之讹，据《晋书·慕容隼载记》正。

〔六十六〕「介休」，《旧唐书·宗室列传》作「介州」，据正。

〔《兵垒》卷五终〕

### ●兵垒卷六

郢中尹宾商毫翁着

后学黄安刘誉棻、方以南、吴树芬、周树藩校

勘

〈果〉八则

猛虎之犹豫，不如蠹蚕之必螫；孟贲之鼠首，不如妇孺之横奔。故曰：需者，事之贼也。是以进兵贵果，果而勿矜，果而勿愆，果而勿懈，果而勿憊，果之为言断也。断而敢行，鬼神且避之，天下无坚敌矣。考得

汉光武西征隗嚣，至漆，诸将多言王师不宜远入险阻，犹豫未决。会召马援，夜至，帝大喜，具以羣议质之。援因说隗嚣将帅有土崩之势，兵进有必破

之状。又于帝前聚米为谷，指画形势，开示众军所从道径往来，分析曲折，昭然可晓。帝曰：「虏在吾目中矣。」明旦，遂进军至高平第一（地名。），器众大溃，城邑皆降。

晋刘裕至潼关，王镇恶请帅水军自河入渭，以趋长安，裕许之。镇恶（沂）〔沂〕渭而上〔一〕，所乘蒙冲小舰，军士皆在舰内，秦人但见舰进，惊以为神。至渭桥，镇恶令军士持仗登岸，后者斩。既登，即密使人改放舟舰，渭水汛急，倏忽不见。乃喻士卒曰：「此为长安北门，去家万里，舟舰衣粮，皆已随流。战而利，则功名俱显；不利，则骸骨不返矣。」乃身先士卒，众腾跃争进，大破秦军。镇恶入自平朔门，秦王泓出降。

隋军临江，高颀问薛道衡曰：「今兹大军，江东可克乎？」道衡曰：「克之。尝闻郭璞有言：『江东分三百年，复与中国合。』今此数将周，一也；主上恭俭勤劳，叔宝荒淫骄侈，二也；国之安危，在所寄任。彼以江总为相，唯事诗酒，三也；我有道而大，彼无德而小，量其甲士，不过十万。西有巫峡，东至沧海，分之则势悬而力弱，聚之则守此而失彼，四也。席卷之势，事在不疑。」颀忻然曰：「得君言成败之理，令人豁然。」

苏定方率兵讨突厥贺鲁，大雪平地二尺，军中咸请停兵候晴。定方曰：「虏恃雪深，谓我不能前进，必当憩息，追可及。若缓以纵之，则渐远难追。省日兼功，在此举也。」于是勒兵凌雪，昼夜兼进。遂至双河，去贺鲁所居二百余里，布阵长驱，征至金牙山贺鲁牙帐所。时贺鲁集众欲猎，定方纵兵击之，破其牙帐，生擒数万人。贺鲁脱走，（拔）〔趣〕石国〔二〕。定方令副将萧嗣业往石国追贺鲁，遂擒归于京师。

梁攻潞州，筑夹寨，会晋王李克用死，梁主以为援兵不能来，不复设备。晋王存勖与诸将谋曰：「朱温所惮者，先王耳。闻吾新立，以为童子未闲军旅，必有骄怠之心。若简精兵，倍道趋之，出其不意，破之必矣。取威定霸，在此一举，不可失也。」乃大阅士卒，发（潞）〔晋〕阳军于黄碾〔三〕，伏兵三垂冈。诘旦大雾，进兵直抵夹寨。梁军无斥〔土侯〕，不意晋兵之至，将士尚未起，军中惊扰。晋兵烧寨，鼓噪而入，梁兵大溃，死亡将校士卒以万计。

周以梁士彦持节督晋、绛二州诸军事，后齐主亲统六军围之，独守孤城，外无声援。贼尽锐攻之，楼堞皆尽，城雉所存，寻仞而已。或短兵相接，或交马出入。士彦谓将士曰：「死在今日，吾为尔先！」于是勇烈齐奋，呼声动地，无不以一当百。齐师稍却，乃令妻妾军民子女，昼夜修城，三日而就。帝率师至，齐乃解围。士彦见帝，捋帝须而泣曰：「臣几不见陛下。」帝亦为之流涕。帝欲班师，士彦叩马谏曰：「今齐师遁，众心皆动。因其惧也而攻之，其势必举。」帝从之，大军遂进。及齐平，封郟国公。



宋高宗谓宰臣曰：「李宝以一介脱身还朝，陛对无一沮悞，必能事者。」乃授浙西路马步〔军〕副〔营〕〔总管〕〔四〕，令与守臣督海师捍御。八月，次江阴，先遣其子公佐，谓曰：「汝为潜伺敌动静虚实，毋误。」公佐受命，即与将官边士宁偕往。宝将启行，军士争言西北风力尚劲，迎之非利。宝下令，敢沮大计者斩。遂发苏州，大洋行三日，风甚恶，舟散不可收。宝〔卞〕〔亢〕〕慷顾左右曰：「天以是试李宝耶？宝心为铁石，不变矣。」〔酬〕〔酌〕酒自誓〔五〕，风即止。明日，散舟复集。士宁自密州回，言公佐已〔夹〕〔挟〕魏胜得海州〔六〕。宝喜曰：「吾儿不负乃翁矣。」适大风复作，海涛如山，宝神色不动。风少杀，麾兵登岸，以剑画地，令曰：「此非复吾境，力战在汝等！」因握槳前行，遇敌奋击，将士无不一以当十，敌亟引去。胜乃维舟犒士，遗辩者四出招纳降附，声振山东。胜发至胶西石臼岛，敌舟已出海口，相距仅一山。时北风盛，宝祷于石臼神。俄有风自〔施〕〔施〕楼中来〔七〕，如〔锤〕〔钟〕铎声〔八〕，众咸奋，引舟握刃待战。风驶舟疾，过山薄虏，鼓声震迭，海波腾跃。敌大惊，掣举帆，帆皆〔油〕〔油〕纒〔九〕，弥亘数里，风浪卷聚一隅，窘束无复行次。宝亟命火箭环射，箭所中，烟焰旋起，延烧数百艘。火所不及者，犹欲前拒，宝叱壮士跃登其舟，短兵击刺，殪之舟中。俘大汉军三千余人，禽〔魏〕〔倪〕询〔十〕等，上于朝。上喜曰：「朕独用李宝，果立功，为天下倡矣。」

康王开大元帅府，檄兵会大名。宗泽履〔水〕〔冰〕渡河见王〔十一〕，谓京城受围日久，入援不可缓，遂劝王檄诸道兵会京城。又遣书北道总管赵野等合兵入援，皆以泽为狂，不答。泽遂以孤军进至卫南，度所将寡，不深入不能成功。先驱云前有敌营，泽众直前与战，败之。转战而东，敌益生兵至，前后皆敌垒。泽下令曰：「今日进退皆死，不可不于死中求生！」士卒知必死，无不一以当百，斩首数千级。金人大败，退却数十里。自是惮泽，不敢复出兵。

### 校勘记

〔一〕「沂」，《南史·王镇恶传》作「沂」，据正。

〔二〕「拔」，《资治通鉴》卷二百作「趣」，据正。

〔三〕「溇阳」，《资治通鉴》卷二百六十六作「晋阳」，据正。

〔四〕据《宋史·李宝传》，所授职官当为「浙西路马步军副总管」，据正。

〔五〕「酬」，《宋史·李宝传》作「酌」，据正。

〔六〕「夹」，《宋史·李宝传》作「挟」，据正。

〔七〕「施」，《宋史·李宝传》作「施」，据正。

〔八〕「鍾」，《宋史·李宝传》作「钟」，据正。

〔九〕《宋史·李宝传》「纈」上有「油」字，据补。

〔十〕「魏询」，《宋史·李宝传》作「倪询」，据正。

〔十一〕「水」，《宋史·宗泽传》作「冰」，据正。又此条乃宋钦宗时事，当与上则互乙。

〈分〉九则

善战者，使所常专，使敌常分。我专为一，敌分为十，则此众彼寡，我所与战者约矣。我之战地，常使不可知，则敌所备者多矣。所备者多，则我所与战者又寡矣。考得

越王勾践伐吴，军于江南，吴王军于江北。越王中分其师为左、右军，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为中军。明日将战，及昏，乃令左军衔枚沂江五里以须，又令右军衔枚踰江五里以须。夜中，乃令左军、右军鸣鼓中水以须，吴师闻之大骇，曰：「越人分为二师，将以夹攻我。」乃不待旦，亦中分其师，将以御越。越王乃令其中军衔枚潜涉，不鼓不噪以攻之，吴师大败，遂围吴。

吴入伐州来（楚邑。），楚蕞越帅师及诸侯之师，奔命救之，吴人御诸锺离。吴公子光曰：「诸从于楚者众，而皆小国也。畏楚而不获已，是以来。吾闻之曰：『作事威克其爱，虽小必济。』」胡、沈之君幼而狂，陈大夫啮壮而顽，顿与许、蔡疾楚政。楚令尹死其师燿（火灭为燿，军无人气势也。），帅师多宠，政令不一。七国同役而不同心，帅贱而不能整，无大威命，楚可败也。若分师先犯以胡、沈与陈，必先奔。三国败，诸侯之师乃摇心矣。诸侯哗乱，楚必大败。」吴子从之。戊辰，晦，战于鸡父。吴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、沈与陈，三国争之。吴为三军以（击）〔系〕于后〔十二〕，中军（先）〔从〕王〔十三〕，光帅右，掩余帅左。吴之罪人或奔或止，三国乱。吴师击之，三国败，获胡、沈之君及陈大夫。舍胡、沈之囚，使奔许、蔡、顿，曰：「吾君死矣。」师噪而从之，三国奔，楚师大奔。

项籍围汉王于（荥）〔荥〕阳〔十四〕，汉将纪信诈降，而汉王得出走，入关收兵，欲复东。辕生说汉王曰：「汉与楚相距（荥）〔荥〕阳数岁，汉常屡困。愿君王出武关，项羽必领兵南走，王深壁勿战，令（荥）〔荥〕阳、成皋间且得休息。而韩信等亦得安辑赵地，连燕、齐，君王乃复步（荥）〔荥〕阳未晚也。如此，则楚所备者多而力分，汉得休息。后与之战，破楚必矣。」汉王从之，果引兵南。汉王坚壁不战，终以此敝楚。

宋柳元景为随郡太守，既至，而蛮反，断驿道，欲攻郡。郡内兵少，粮仗（久）〔又〕乏〔十五〕，元景设方略，得六、七百人，乃分五百人屯驿道。或曰：「蛮将逼城，不宜分众。」元景曰：「蛮闻郡遣重（戍）〔戍〕〔十六〕

），岂悟城内兵少？且表里合势，于计为长。」会蛮垂至，乃使驿道兵潜出其  
后，戒曰：「火举驰进。」前后俱发，蛮众惊扰，投郟水死者千余人，斩获数  
百，郡境肃然。

梁将王僧辩讨侯景，与陈霸先会白茅（沟）〔湾〕〔十七〕，进克姑熟  
，次蔡州。景登石头城，望官军盛，不悦。密谓左右曰：「彼军上有如堤之气  
，不可易也。」因率铁骑万人，声鼓而进。霸先谓僧辩曰：「善用兵者，如常  
山之蛇，首尾相应。贼今送死，欲为一战，我众彼寡，宜分其势。」僧辩然之  
，乃以强兵劲弩攻其前，轻锐蹂其后，大兵冲其中。景遂夜溃，弃城而遁。

隋契丹入寇营州，〔诏〕韦云起（诏）护突厥兵往讨之〔十八〕，启民可  
汗发骑二万，受其处分。云起分为二十营，四道俱引。营相去各一里，不得交  
杂，闻鼓声而行，闻角声而止。自非公使，不能走马，三令五申之后，击鼓而  
发。军中有犯约者，斩纆十一人，持首以徇〔十九〕。于是突厥将帅来入谒之  
，皆膝行股战，莫敢仰视，终立功焉。

唐筑盐州城，虑为吐蕃掩袭，诏剑南节度使韦皋发兵深入吐蕃，以分其势  
。皋命将董、张芬出西山及南道，破峨和城，凡平堡栅五十余所。城之，二旬  
而毕。其后赞普北寇灵朔，又令皋出兵深入。乃命将一出三奇路，一出龙溪石  
门路，一趋吐蕃维州城，一趋（鸡栖）〔栖鸡〕、老翁城〔二十〕，一趋故松  
州，一出（鸦）〔雅〕、邛、黎、嵩路〔二十一〕，一过大渡河，入蕃界，一  
进攻昆明城。自八月出军齐入，至十月，破蕃兵十六万，生擒六千，斩首万余  
级。转战千里，藩军连败。

唐宪宗讨吴元济，以李愬检校左散骑常侍决死战，射杀其将，贼乃走。或  
劝取吴房，愬曰：「不可。吴房拔，则贼力专，不若留之以分其力。」

晋安重荣反，以杜重威讨之。与重荣遇，再击之不动，惧欲退。指挥使王  
重胤曰：「请公分锐士击其左右翼，重胤为公以契丹直冲其中军。」重威从之  
。镇人稍却，官军乘之，遂大溃。

#### 校勘记

〔十二〕「击」，《左传》昭公二十三年作「系」，据正。

〔十三〕「先」，《左传》昭公二十三年作「从」，据正。

〔十四〕「荦阳」，《汉书·高帝纪》作「滎阳」，据正，下同。

〔十五〕「久」，《宋书·柳元景传》作「又」，据正。

〔十六〕「戊」，《宋书·柳元景传》作「戌」，据正。

〔十七〕「白茅沟」，《陈书·高祖本纪》作「白茅湾」，据正。

〔十八〕《资治通鉴》卷一百八十「诏」字在「韦云起」三字前，据乙。

〔十九〕以上三句《资治通鉴》卷一百八十作「有纆干犯约，斩之，持首

以徇。」，「纆十一」疑为「纆干」之误。

〔二十〕「鸡」、「栖」二字互倒，据《旧唐书·韦皋传》正。

〔二十一〕「鸦」，《旧唐书·韦传》作「雅」，据正。

〈扼〉十则

人之有吭，呼吸通焉，性命系焉。或其吭则扼，五官不灵，安能掉运；四体不仁，安能展布，鲜有不僵者矣。吾与敌旗鼓相闻，审其何处为背，何处为吭，因拊而扼之，敝敌之善策也。考得

袁绍军广武，曹操出兵战，不胜。众少粮尽，百姓多叛，与荀彧书，欲还许以致绍师。彧报曰：「绍悉众军聚官渡，欲与公决胜败。公以至弱当至强，若不能制，必为所乘，是天下之大机也。且绍，布衣之雄耳，能众人而不能用人。以公之神武明哲，而辅以大顺，何向而不济？今谷虽少，未若楚汉在（荥）〔荥〕阳、成皋间也〔二十二〕。是时刘、项莫肯先退者，以为先退则是屈也。公以十分居一之众，画地而守之，搯其喉而不得进，已半年矣。情见势竭，必将有变，此用奇之时，不可失也。」操乃坚壁持之，击烧其官渡运谷粮车数千乘。又以轻兵袭燔其乌巢屯辎重万余乘。绍遣骑救乌巢，操大破之，斩淳于琼等，张合、高览皆降。绍军大溃，绍及子谭奔还。

宋雒州羣蛮反，以沈庆之为建威将军，率柳元景等二万余人伐沔北诸山蛮，八道俱进。庆之取五渠，顿破坞以为众军节度。前后伐蛮，皆山下安营以迫之，故蛮得据山为阻，于矢石有用，以是屡无功。庆之乃会诸军于茹丘山下，谓众曰：「今若缘山列旆而攻之，则士马必损，卒难禽剪。今令诸军〔各率所领以营于山上，出其不意，诸蛮必恐，恐而乘之，可不战而获也。〕于是诸军〕并斩山开道〔二十三〕，不与蛮战。鼓噪上山，冲其腹心，先据险要。诸蛮震扰，因而围之，莫不奔溃。

隋天和中，除达奚长儒渭南郡守。后与乌丸轨围陈将吴明彻于吕梁，陈遣骁将刘景率劲勇七千来为声援，轨令长儒逆拒之。长儒于是取车轮数百，系以大石，沉之清水，连毂相次，以待景军。景至，船舰碍轮不得进。长儒乃纵奇兵，水陆俱发，大破之。

隋杨素之子玄感，与蒲山公李密深交。帝方事征伐，玄感自言世荷国恩，愿为将领。帝喜，宠遇日隆，颇预朝政。至是，命玄感于黎阳督运，乃选运夫少壮者得五千余人，篙（稍）〔梢〕者三千余人〔二十四〕。刑三牲誓众，乃勒兵部分。玄感阴遣召李密及弟玄挺。密至，玄感大喜，问计。密曰：「天子出征，远在辽外，去幽州犹隔千里。公拥兵出其不意，长驱入蓟，扼其咽喉，高丽闻之，必蹶其后。不过旬日，资粮皆尽，其众不降则溃，可不战而擒，此上计也。」玄感不能用。



唐初，刘黑闥据洺州，秦王统兵进讨，阻洺水列营以拒之，分遣奇兵，断其粮道。黑闥数挑战，王坚壁不应，以挫其锋。黑闥城中粮尽，王度其必来决战，预壅洺水上流，谓守堤吏曰：「我击贼之日，候贼半渡而决水堰。」黑闥果率步骑二万渡（水洺）〔洺水〕而阵〔二十五〕，与官军大战，贼众大溃，水又大至，斩首万余级，溺死者称是。

秦王率师讨刘武周，江夏王道宗从军。王登入壁城观贼，顾道宗曰：「贼恃其众，来邀我战，汝谓何如？」对曰：「羣贼锋不可当，易以计屈，难以力争。令众深壁高垒，以挫其锋。乌合之众，莫能持久，粮运致竭，自当离散，可不战而擒。王曰：「汝意见暗与我合。」后贼果食尽夜遁，追及败之。

李光弼代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。光弼以河东骑五百驰东都，谓贼方窥洛，当扼虎牢，东出河上，檄召兵马〔二十六〕。会滑汴节度使许叔冀战不利，降贼，思明乘胜西向。光弼敦阵徐行，谓留守韦陟曰：「贼新胜，难与争锋，欲拙之以计。然洛无见粮，危疆难守，公计安出？」陟曰：「益陕兵，公保潼关，可以持久。」光弼曰：「两军相敌，尺寸地必争。今委五百里而守关，贼得地，势益张。不如移军河阳，北阻泽、璐，胜则出，败则守，表里相应，贼不得西，此猿臂势也。」遂悉军趋河阳。与战中潭西，破逆党，斩千级。

李怀光为晋、绛节度使，引众城长武，据原首，临泾水，以扼吐蕃空道，自是不敢南侵。

后周韦孝宽率众攻寿（春）〔阳〕〔二十七〕，并拔之。初，孝宽到淮南，所在皆密送诚款。然彼五门，犹为险要，陈人若开塘放水，即津济路绝，孝宽遽令分兵据守之。陈州刺史吴文立果遣决堰，已无及。于是陈人退奔，江北悉平。

周故臣李筠起兵，执监军（李）〔周〕光逊〔二十八〕，杀泽州刺史张福，据其城。从事闾丘仲卿说筠曰：「公孤军举事，其势甚危，虽倚河东之援，恐不得其力。大梁甲兵精锐，难与争锋。不如西下太行，直抵怀、孟，〔塞〕虎牢〔二十九〕，据洛邑，东向而争天下，计之上也。」筠不能用。帝遣石守信等分道击之。勅曰：「勿纵筠下太行，急引兵扼其隘，破之必矣。」

#### 校勘记

〔二十二〕「荥阳」，《资治通鉴》卷六十三作「荥阳」，据正。

〔二十三〕引文删节过简，致文意不通。今据《宋书·沈庆之传》补回「今令诸军」与「并斩山开道」间所缺三十一字，以贯串上下文。

〔二十四〕「稍」，《资治通鉴》卷一百八十二作「梢」，据正。

〔二十五〕「水」、「洺」二字互倒，据《旧唐书·刘黑闥传》正。

〔二十六〕《新唐书·李光弼传》自「檄召兵马」与「会滑汴节度使许叔

冀战不利」间尚有四十六字，兹录于下，以备参详：「〔檄召兵马〕使张用济，用济惮光弼严，教诸将逗留其兵。用济单骑入谒，光弼斩之，以辛京杲代。复追都将仆固怀恩，怀恩惧，先期至。〔会滑汴节度使许叔冀战不利〕」

〔二十七〕「寿春」，《周书·韦孝宽传》作「寿阳」，据正。又此条乃北周时事，当移置「宋雒州羣蛮反」则后。

〔二十八〕「李光逊」，《宋史·李筠传》作「周光逊」，据正。

〔二十九〕《宋史·李筠传》「虎牢」上有「塞」字，今据补。

〈寡〉十则

兵贵精不贵多，此常言，实至言也。夫以隆准公之天授，而淮阴止许其将十万，则馭众之难，岂不然乎！曹孟德以八十万败于周郎，刘先主以七十万败于陆逊，苻坚以百万败于谢玄，众不足恃，果然矣。寡则势易联也，寡则心易合也，寡则力易并也，寡则械易具也，寡则饷易庀也，寡则动易聚也，寡则归易同也。班以三十六人定三十六国，斯善用寡者之神手也。考得

汉〔范廉〕〔廉范〕为云中〔太〕守〔三十〕，匈奴大入塞，烽火日〔逼〕〔通〕〔三十一〕。吏以众少，欲移书傍郡求救，范不听，自率士卒拒之。日暮，令军士各交缚两炬，三头爇火，营中星列。虏遥望火多，谓汉兵救至，大惊。待旦将退，范乃令中军蓐食，晨往赴之，斩首数百级，虏自相辚藉死者千余人，自是不敢复向云中。

魏程昱守甄城，兵仅七百人。操闻袁绍往黎阳，将南渡，欲以兵〔三〕〔二〕千益之〔三十二〕。昱不肯，曰：「袁绍拥十万众，自以所向无前。今昱兵少，必不来攻。若益以兵，则必攻，攻则必克。」绍果以昱兵少，不屑攻。操谓贾诩曰：「程昱之胆，过于贲、育矣。」

曹公出濡须，步骑号四十万，临江饮马。孙权率众七万应之，使甘宁领三千人为前都督。权密勅宁，使夜入魏军。乃选健儿百余人，径诣曹营，拔鹿角，踰垒而入，斩首数十级。北军惊骇鼓噪，举火如星，宁已还入营，作鼓吹，称万岁。权喜曰：「足以惊骇老子否？聊以观卿胆耳。」月余，北军便退。

魏六镇扰乱，〔段〕〔段〕永遂老幼，避地中山〔三十三〕。后赴洛阳，拜殿中将军。时有贼魁元伯生，率众西自崤、潼，东至巩、洛，所在为患。魏孝武遣大都督匹娄昭讨之，昭请以五千人行。永进曰：「此贼既无城栅，唯以寇抄为资，安则蚁聚，穷则鸟散，取之在速，不在众也。若星驰电发，出其不虞，精骑五百，自足平殪。若征兵而后往，彼必远窜，虽有大众，无所用之。」帝然其计，命永代昭，以五百骑往。永覘所在，倍道兼进，破平之。

窦建德率众十万救洛阳，秦王世民将骁骑五百，出武牢〔东二十余里〕〔三十四〕，覘建德营。〔东去二千余里〕缘道分留从骑设伏。比至贼营，纔余

四骑，与之偕进。谓尉迟敬德曰：「吾执弓矢，公执槊相随，虽百万众若我何！」贼游兵遇，以为斥候也。秦王大呼曰：「我秦王也！」引弓射之，毙其一将。贼以五、六千骑逐之，从者咸失色。秦王曰：「尔旦前行〔三十五〕，我自与敬德殿后。」于是按辔徐行，贼至，则引弓射之，辄毙一人。贼惧而止，止而复来，如此再三，每至必毙。秦王前后射杀数人，敬德杀十许人，追者不敢复逼。秦王诱入伏内，伏发合击，破之。

唐马璘从李光弼攻贼于洛阳，贼将史朝义众十万阵北邙山，旗铠照日，诸将疑未敢击。璘率部士五百，薄贼屯，出入三反，众披靡溃去。光弼壮之，曰：「吾用兵三十年，未见以少击众，有雄捷如马将军者！」

李晟为右（将军）〔军都将〕〔三十六〕，会吐蕃寇灵州，李抱玉授兵五千以击之。晟辞曰：「以众则不足，以谋则多。」乃请千人，繇大震（灵）〔关〕趋临洮〔三十七〕，屠定秦堡，执其帅慕容谷锺，虜乃解围去。

唐秦宗权数为朱全忠所败，耻之，悉力攻汴州。其将张晁屯于北郊，秦贤屯于板桥，各有众数万，列三十六寨，连延二十余里。全忠谓诸将曰：「贼蓄锐休兵，方来击我，谓吾兵少长惧，止于坚守而已。今出其不意，先击之。」乃亲引兵攻秦贤砦。将士踊跃争先，贼果不备，连拔四砦，斩首万余级。

唐浙西裨将王郢作乱，石鉴镇将董昌募乡兵讨贼，表钱镠偏将，击郢，破之。是时黄巢众已数千，攻掠至临安。镠曰：「今镇兵少而贼兵多，宜出奇兵邀之。」乃与劲卒二十人伏山谷中。巢先锋度险皆单骑，镠伏弩射杀其将，巢兵乱，镠引劲卒蹂之，斩首数百级。镠曰：「此可一用耳。若大众至，何可敌耶？」乃引兵趋八百里。八百里，地名也。告道旁媪曰：「后有问者，告曰：『临安兵屯八百里矣。』。」巢众至，闻媪语，不知其地名，皆曰：「向十余卒不可敌，况八百里乎！」遂急引兵过。

岳飞善以少击众。贼黄善、曹成等合众五十万，薄南熏门。飞所部仅八百，众惧不（敢）敌〔三十八〕。飞曰：「吾为诸君破之。」于是左挟弓，右运矛，横冲其阵。贼乱，大破之。

### 校勘记

〔三十〕「范」、「廉」二字互倒，据《后汉书·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》正。又「守」上有「太」字，今据补。

〔三十一〕「逼」，《后汉书·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》作「通」，据正。

〔三十二〕「三千」，《三国志·魏书·程昱传》作「二千」，据正。

〔三十三〕「段永」乃「段永」之讹，据《周书·段永传》正。

〔三十四〕《资治通鉴》卷一百八十九「出武牢」三字下有「东二十余里

) 五字，据补。下文「东去二千余里」六字，疑即涉上文误衍，今删。

(三十五)「尔旦前行」，《资治通鉴》卷一百八十九作「汝弟前行」。

(三十六)据《新唐书·李晟传》，李勣所任职官为「右军都将」，据正。

(三十七)「灵」，《新唐书·李晟传》作「关」，据正。

(三十八)《宋史·岳飞传》「不」下无「敢」字，据删。

〈疑〉十四则

疑事无名，疑行无功，天下未有疑而不败者也。狐疑必化为狼疾，狼疾必化为鼠窜，鼠窜必化为鱼烂，彼自化也。孰使之化？有府疑者也。疑之久而认为真，疑之极而执以为然，虽欲不败，不可得已。考得

汉景帝时，匈奴入雁门、上郡。李广为上郡守，尝从百骑出，卒遇匈奴数千骑。广所从百骑皆大恐，欲驰还。广曰：「吾去大军数十里，今走，匈奴追射，我必尽。若我留，匈奴必以为大军之诱，必不敢击我。」令诸将曰：「前！」未到匈奴阵二里所，皆下马解鞍。其骑曰：「虏多且近，即有急，奈何？」广曰：「彼虏以我为走，今皆解鞍，示不走，用坚其意。」匈奴有白马将出护其兵，广上马与十余骑奔射杀之，而还解鞍，令士皆纵马卧。会暮，胡兵终怪之，不敢击，夜引去。诘朝，广乃归其大军〔三十九〕。

后汉廉范为云中太守，会匈奴大入塞，范自率士卒拒之。虏众盛不散，会日暮，令士皆交缚两炬，三头燃火。虏遥见火多，谓汉救兵至，待朝将退。范令军中蓐食，晨往击之，斩首数百级，虏自此不敢向云中。

诸葛亮屯阳平，遣魏延并兵东下，惟留万人守城。司马懿率廿万众拒亮，与魏延军相错（径至六十里所）〔道，径至前，当亮六十里所〕〔四十〕。侦候白懿，说在城中兵力弱，将士失色。亮意气自若，敕军中偃旗仆鼓，开四门，扫地却洒。懿疑其有伏，引军（此）〔北〕趣山〔四十一〕。亮谓参佐曰：「司马懿谓吾有强伏，循山走矣。」候逻还白，如亮所言。

曹操争汉中，运米北山下，黄忠以为可取，赵云随之。忠过期不还，云将数十骑轻行出围，迎视忠等。值操兵大出，云为操前锋所击，且斗且却。操军败，已复合，云陷敌还。操军追至，牙将张翼欲闭门拒守。云大开营门，偃旗息鼓。操军疑有伏，引去。云雷鼓震天，以戎弩射之，操军惊骇，自相蹂践，堕汉水死者甚众。先主明旦自至云营围视昨战处，曰：「子龙一身都是胆也！」

文聘归曹操，操以为江夏太守，委以边事，假节。与夏侯尚围江陵，聘别屯石阳。孙权自将数万众卒至。时大雨，城栅崩坏，人民散在田野，未及补治。聘闻权到，思惟莫若潜默可以疑之。乃敕城中人使不得见，又自卧舍中不起



。权果疑之，语其部党曰：「北方以此人忠臣也，故委以此郡。今我至而不动，此不有密图，必有外救。」遂去。

吴孙坚少时与父共（戴）〔载〕船至钱塘〔四十二〕，会海贼掠取（卖）〔贾〕人财物〔四十三〕，方于岸上分之，行旅皆住，船不敢进。坚谓父曰：「此贼可击，请讨之。」父曰：「非尔所图也。」坚行，操刀上岸，以手东西指麾，若分部人以逻遮贼状。贼望见，以为官兵捕之，即委财物散走。坚追，斩得一级而还。

魏文帝至广陵，吴人大骇，乃临江为疑城。自石头至于江乘，（架）〔车〕以木（干）〔楨〕〔四十四〕，衣以韦席，加采（石）〔饰〕焉〔四十五〕，一夕而成。魏军自江西望见，甚惮之，遂退。

翟辽死〔四十六〕，子钊代立，攻逼邺城，慕容农击（定）〔走〕之〔四十七〕。慕容垂引师伐钊于滑台，次黎阳津，钊于南岸距守。诸将恶其兵精，咸谏不宜济河。垂笑曰：「竖子何能为？吾今为卿等杀之。」遂徙营就西津，为牛皮船百余艘，载疑兵列仗，溯流而上。钊先以大众备黎阳，见垂向西津，乃弃营西距。垂潜遣慕容镇、慕容国于黎阳津夜济，壁于河南。钊闻，趋白鹿山。农追击，尽擒其众，钊单骑奔长子。

魏攻济南，太守萧承之帅数百人拒之。魏众大集，承之使偃兵开门。众曰：「贼众我寡，奈何轻之？」承之曰：「今悬守穹城，事已危急，若复示弱，必为所屠，惟当见强以待之尔。」

西魏宇文泰与东魏高欢战于邙山，赵贵为左军，若于惠为右军。欢兵萃左军，赵贵等战不利。会日暮，欢进兵攻惠，惠击之，皆披靡。至夜，惠引去，欢骑复来追之。惠徐下马，顾命厨人营食。食讫，谓左右曰：「长安死，此中死，有以异乎！」乃建旗鸣角，收败军徐还。欢追骑疑有伏兵，不敢逼。

唐永王璘拒命，肃宗使中官（啖延宗）〔啖廷瑶〕招讨之〔四十八〕。判官李铣以广陵步卒三千同出于瓜步洲，广张旗帜，耀乎江津。璘登埤望之竟日，始有惧色。其夕，铣令多烧火，人执两炬以疑之。隔江望者，兼水中之影，一皆为二。璘军人以火应之。璘惧，遂宵遁。

刘鄩拒晋，以晋兵尽在魏州，晋阳必虚，欲以奇计取之，乃潜引兵自黄泽西去。晋人怪鄩军数日不出，遣骑覘之，无斥候者，城中亦无烟火，但见旗帜循堞往来。晋王曰：「我闻刘鄩用兵，一步百计，必诈也。」更使覘之。乃缚旗于刍偶之上，使驴负之，循堞而行。得城中羸老者诘之，云军已去二日矣。

后周齐王宪大举伐齐，宪为前锋，守雀鼠谷。时陈王纯屯千里径，宇文椿屯鸡栖原，宇文盛守汾水关，并受宪节度。宪密谓椿曰：「兵者诡道，汝可伐（柏）〔〕为庵〔四十九〕，令兵去后，贼犹致疑。」时齐主分军万人向千里

径，又令其众出汾水关，自率大兵与椿对。会有敕追（宪）〔椿〕还〔五十〕，率兵夜返。齐人果疑（柏）〔〕庵为帐幕，翌日始悟。

宋开宝中伐金陵，王师自荆渚乘战舰而下，以黄州刺史王明领战舰，为江路巡检。伪将朱令贇自湖口领兵十五万沿流而下，将焚采石浮梁，直抵金陵为援。令贇朝夕且至，明乃密遣人于州浦间多立长木，若帆樯之状。令贇望见，疑我袭其后，逗留不进。于是移檄请军，生禽令贇。

### 校勘记

〔三十九〕此则盖节引自《史记·李将军列传》，惟与原文略有出入。

〔四十〕「径至六十里所」，《三国志·蜀书·诸葛亮传》裴注作「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」，原文节引过简，今据补。

〔四十一〕「此」，《三国志·蜀书·诸葛亮传》裴注作「北」，据正。

〔四十二〕「戴」，《三国志·吴书·孙破虏讨逆传》作「载」，据正。

〔四十三〕「卖」，《三国志·吴书·孙破虏讨逆传》作「贾」，据正。

〔四十四〕「架以木干」，《三国志·吴书·孙破虏讨逆传》作「车以木桢」，据正。

〔四十五〕「石」，《三国志·吴书·孙破虏讨逆传》作「饰」，据正。

〔四十六〕「翟辽死」至「刳单骑奔长子」一段，原紧接上则「遂退」二字后而不提行。惟此段文字实自成一则，今据全书体例，另起新行以别之。

〔四十七〕「定」，《晋书·慕容垂载纪》作「走」，据正。

〔四十八〕「啖延宗」，《旧唐书·玄宗诸子列传》作「啖廷瑶」，据正。又以广陵步卒三千出瓜步洲者当为判官评事裴茂，非李铣也。

〔四十九〕「柏」，《周书·齐炀王宪列传》作「」，据正，下同。又此条为北周时事，当移置「西魏宇文泰与东魏高欢战于邙山」则后。

〔五十〕「宪」，《周书·齐炀王宪列传》作「椿」，据正。

### 〈托〉七则

自玄女授书，黄帝师之以殄蚩尤，而神道设教，兵家遂尊用为奇计矣。奇则不泥常，而出于非常。非常者，常人之所骇而走也。小说载孔明五出祁山，令关兴结束，扮天蓬神像，手执七星皂旛，步行军前，典午氏诧其作怪。盖赤壁鏖兵时，孔明尝披发跣足，祭风于南屏山上。自古英雄，惯作此伎俩矣。宁独隆中龙哉！考得

齐田单守即墨，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于中庭，飞鸟悉翔舞城中而下食。燕人怪之。单复宣言曰：「神来下教我。」又曰：「当有神人为我师者。」有卒曰：「臣可以为师乎？」（因）因返走〔五十一〕。田单起，引还，东向坐，师事之。卒曰：「臣欺君，诚无能。」单曰：「子勿复言也。」因师之。每

出约束，必称神师。众心乃安，终击破燕军。

陈胜、吴广起兵，欲收人心，谋以其众为天下倡，乃行卜。卜者知其指意，曰：「足下事皆成，有功。然足下卜之鬼乎？」胜、广喜，念鬼，曰：「此教我先威众耳。」乃书帛曰「陈胜王」，置人所罾鱼腹中。卒买鱼烹食，得书，已怪之矣。又令广之次所旁丛祠中，夜篝火，作狐（鸣）（鸣）〔五十二〕，呼曰：「大楚兴，陈胜王。」卒皆夜惊恐。朝日，卒中往往指目胜、广，因而号令，众遂从之。

刘裕讨慕容超，围广固城，数月不拔。或说裕曰：「昔石勒将石季龙攻曹嶷，瞻气者以为澠水带城，非可攻拔，若塞五龙口，城必自陷，季龙从之，而嶷降。慕容恪围（段）〔段〕龛〔五十三〕，亦如之，而龛降。降后无几，又震开之。今旧迹犹在，可塞之。」裕从其言。于是城中男女患脚弱疾者大半。时有苍鹅飞入帐，坐众咸惊愕。其将胡蕃独贺曰：「苍者，胡色也；鹅者，我也。胡虏归我之征。」众大悦。将攻城，诸将咸谏曰：「今往亡之日，兵家所忌。」裕曰：「我往彼亡，吉孰大焉。」命悉登城，遂平广固。

晋将李矩守（荣）〔荣〕阳〔五十四〕，汉刘畅率兵攻之。矩奉牛酒诈降，畅不复设备。矩谋夜袭之，兵士皆疑惧。矩乃遣其将郭诵祷于子产祠，使巫扬言曰：「东里有教，当遣神兵相助。」众皆踊跃争进。乃使勇敢千人，夜掩击畅营，斩首数千级，畅仅以身免。

隋李密破宇文化及还，士卒皆疲倦。王世充恐乘其敝击之，恐众心不一，乃假托鬼神，言梦见周公。乃立祠于洛水之上。遣巫宣言周公欲令仆射急讨李密，当有大功，不则兵皆疫死。世充兵多楚人，信妖言，故以感之〔五十五〕。众皆请战，遂破密。

颜真卿以殿中侍御史，出为平原太守。安禄山逆状牙孽，真卿度必反，阳托霖雨，增埤浚隍，料丁壮，储廩廩。日与宾客泛舟饮酒，以纾禄山之疑。果以为书生，不虞也。禄山反，河朔尽陷，独平原城守具备，使司兵参军李平驰奏。玄宗始闻乱，叹曰：「河北二十四郡，无一忠臣耶？」及平至，帝大喜，谓左右曰：「朕不识真卿何如人，所为乃若此！」

唐议讨蔡，诏李光颜以一军当一面，光颜乃壁激水洄曲。初，贼晨压其营，以阵众不得出。光颜毁其栅，将数骑突入贼中。往反一再，众识光颜，矢集其身如猬。子揽马鞅，谏无深入，光颜挺刃叱之。于士争奋，贼乃溃。又败贼于郾城，死者什三数。其甲凡三万，悉画雷公符、斗星，署曰：「破城北军。」郾守将邓怀金大恐，其令董昌龄因是劝怀金降请，〔且来请曰：「请）公攻城，〔我）举火求援，援至，公迎破之，（即）〔我）以城下〔五十六）。〕（先）〔光）颜许之〔五十七〕。贼已北，昌龄、怀金率诸将素服开门，待光

颜入域〔五十八〕。

### 校勘记

〔五十一〕《史记·田单列传》「因」字不重文，据删。

〔五十二〕「鸣」，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作「鸣」，据正。

〔五十三〕「段龕」乃「段龕」之讹，据《晋书·慕容超载记》正。

〔五十四〕「荥阳」，《晋书·邵续传》作「荥阳」，据正。

〔五十五〕「感」疑当作「惑」。

〔五十六〕《新唐书·李光颜传》「其令董昌龄因是劝怀金降请」与「光颜许之」间本作：「且来请曰：『城中兵父母妻子皆质贼，有如不战而屈，且赤族。请公攻城，我举火求援，援至，公迎破之，我以城下。』」今仅于「请公攻城」前补「且来请曰请」五字，「举火为援」前补「我」字，校「即」为「我」，以顺文意。

〔五十七〕「先颜」乃「光颜」之讹，据《新唐书·李光颜传》正。

〔五十八〕「域」疑当作「城」。

〔《兵垒》卷六终〕

### ●兵垒卷七

郢中尹宾商毫翁着

后学黄安刘誉棻、方以南、吴树芬、周树藩校

勘

### 〈微〉十二则

沛公斗智，曲逆出奇。高出九天，深藏九地。阴计成功，羣策绌力。策莫密于间，莫妙于间。凡遣间，指纵必极幽隐，虽死弗得漏吾密，虽黠弗得测吾妙。是故轳辘箕斗，吐欲风云，驱使神鬼，燔擘英雄。《易》曰：「精义入神，庸讵知神之所以不神乎！庸讵知不神之所以神乎！」嗟夫！水以载舟，亦以覆舟；药能生人，亦能杀人。微哉微哉！非圣智不能用也。考得

宫他亡西周，之东周，尽输西周之情于东周。东周大喜，西周大怒。冯睢曰：「臣能杀之。」君与金三十斤。冯睢使人操金与书，间遗宫他，曰：「告宫他，事可成，勉成之；不可成，亟亡来。事久且泄，自令身使因死。」人告东周之候曰：「今夕有奸人当入者。」候得而献东周，东周立杀宫他。

汉陈平欲间霸王与范增，乃画增像，悬于密室奉事之，并遗增金四百觔俱在。于是诈报霸王汉欲降，羽使虞子期入探消息。平引致密室，故使见像与金子。子期惊疑，回报霸王，遂不听范增计。

更始遣李轶、朱鲋将兵号三十万，与武勃共守洛阳。光武拜寇恂为河内（大）（太）守（一），冯异为孟津将军，统二郡军以拒朱鲋等。异乃遗李轶书，引天命存亡之符，商周废兴之事，欲其觉悟成败，转祸为福。轶报异书曰



：「轶本与萧王首谋造汉，惟深达萧王，愿进愚策以佐国安人。」轶自通书之后，不复与异争锋，故异因得北攻天井关，拔上党两城。又南下河南成皋以东诸县，斩武勃，轶又闭门不救。异见其信效，具以奏闻。光武故宣露轶书，令朱鲋知之。鲋怒，遂使人刺杀轶。

周瑜与曹操相持于赤壁，蔡瑁为水军都督，瑜患之。适操遣蒋干过江说瑜，瑜遂伪为瑁书，置书札中。与干痛饮佯醉，同卧帐幕中，瑜诈睡熟。干寝不成寐，因起，间阅书札，得瑁降书，默袖以归。操见之，遂诛瑁。

杜预镇襄阳，简精锐袭吴西陵督张政，大破之。政，吴之名将也，耻败，不以实告吴主。预欲间之，乃表还其所获。吴主果召政还。

魏尔朱荣使大都督侯渊讨韩楼，配卒甚少。渊广张军声，多设攻具，帅数百骑深入。去蓟百余里，值贼，渊潜伏以乘其背，大破之，虏五千人。皆还其马，复纵使入城。左右皆谏，渊曰：「我兵少不可力战，为奇计以间之，乃可克也。」度其已至，帅骑夜进。昧旦，叩其城门。楼果疑降卒为内应，遂走，追擒之。

东魏将〔段〕〔段〕琛等据宜阳〔二〕，遣刺史牛道〔常〕〔恒〕煽诱边民〔三〕。南兖州太守韦孝宽患之，遣谍人访获道〔常〕〔恒〕手迹，令人伪作与孝宽书，论归〔疑〕〔款〕之意〔四〕。又为落烬烧迹，若火其书〔若〕〔五〕，还令谍人送于琛营。琛得书，果疑道〔常〕〔恒〕，有所经略，皆不见用。孝宽乘其猜阻，出奇兵袭而擒之。

隋长孙晟为奉车都尉，以突厥摄图、玷厥、阿波、突利等各拥强兵，数姓和同，难以力任，或可离间，乃上书。高祖遣太仆元晖出伊吾道，使诣玷厥，赐以狼头纛，谬为恭敬，礼甚优。玷厥使来，晟令引居摄图使上。反间既行，果相猜贰。

唐王童之因士众不乐徙涇州，煽惑为乱。或以告〔段〕〔段〕秀实〔六〕，且曰：「候严，警鼓为约矣。」秀实召鼓人，佯怒失节，曰：「每更筹尽，必来报。」于是每更辄延数刻。至四更毕而晓，乱不能作。告者又曰：「今夜将焚草场，期救火者同作乱矣。」秀实严警备。夜半火发，令曰：「军中行者皆坐，坐者勿起。救火者斩。」童之居外营，请人救火，不许。明日，斩之。

〔邛〕〔邛〕州牙将阡能叛〔七〕，诏以高仁厚为都招讨使指挥使帅兵讨之。仁厚至德阳，杨师立遣其将邓君雄据鹿头以拒之。仁厚列寨围之。君雄夜出劲兵，掩击城北寨，副使杨茂言不能御，帅众弃寨走，诸寨闻之皆走。越直薄中军，仁厚大开寨门，设炬照之，自帅〔士卒〕为两翼〔八〕，伏道左右。贼见门开，不敢入，还去，发伏击之，大奔。仁厚念诸弃寨者，诛杀甚众，乃

密召孔目官张韶，曰：「尔（连）〔速〕遣数十人分道追走者〔九〕，自以尔意谕之，曰：『仆射幸不知，汝曹速归，来旦牙参如常，勿忧也。』」韶素名长者，众信之，至四鼓，皆还。惟茂言走至张把，追及之。仁厚闻诸寨漏鼓如初，喜曰：「悉归矣！」诘旦，诸将牙集，以为仁厚诚不知也。坐良久，谓茂言曰：「昨夜闻副使身先士卒，走至张把，有诸？」曰：「闻贼攻中军，左右言仆射已去，遂策马骑随。既而审其虚，乃复还耳。」曰：「仁厚与副使俱受命天子，将兵讨贼，若仁厚先走，副使当叱下马，行军法，代总军事，然后奏闻。今副使既先走，又为欺罔，理当何如？」茂言拱手曰：「当死。」仁厚曰：「然！」命左右扶下，斩之，诸将股栗。仁厚乃召昨夜所获俘虏数十人，释缚纵归。君雄闻之惧，曰：「彼军严整如是，又可犯乎！」自是兵不复出。其后君雄斩师立，出降。

知环州军事种世衡侦知野利王者、天都王者为元昊腹心之将，最所亲信，欲间之，而难其人。清（城名）有僧王光信，趯勇善骑射，习知番部山川道路。世衡察其坚朴可用，诱令冠带，因出师以获贼，功白于帅府。表授三班阶职，改名嵩，充指挥使。又为力办其家事，凡居室骑从之具无不备。嵩既感恩，世衡反以他事掠治之，械系数十日，极其楚毒，嵩终不怨。居半年，世衡召嵩，语曰：「吾将使汝，戒汝勿言。其苦有甚于此者，汝能为我卒不言否？」嵩泣而允。世衡乃草野利书，膏蜡致衲衣间，密缝之。仍祝之曰：「此非滨死，不得泄。若当泄时，当言负恩，不能成将军之事也。」又以画龟一幅、枣一部遗野利。野利见枣龟，笑种曰：「使君年已长矣，何以戏为？」度必有书，索之。嵩自左右，又对无有，野利乃封信上元昊。元昊召嵩并野利，诘问遗书。嵩坚执无书，至捶楚极苦，终不说。又数日，私召至其宫，仍令人问之，曰：「不速言，死矣。」嵩终不说，乃令曳出斩之。乃大号而言曰：「空死不了将军事，吾负将军！吾负将军！」其人急追问之。嵩于是褫袖衣所书进。入移刻，命嵩就馆，而阴遣爰将假为野利使使世衡。世衡疑是元昊使，未即相见，只令官属日即馆舍劳问。问及兴州左右则详近，野利所部多不悉。适擒生虏数人，世衡令于隙中密觇之。生虏因言使者姓名，果元昊使。乃引见使者，厚遣之。世衡度使者至，嵩即还，而野利死报矣。

世衡既杀野利，又欲并去天都。因设祭境上，书祭文：「于叛述二将，相结有意，本朝悼其垂成而失。」其祭文杂纸币中，有虏至，急爇之以归。叛字不可遽灭，虏得之以献元昊，天都亦得罪。世衡又尝以罪怒一番将，杖其背，僚属为请，皆莫能得。其人仗已，即奔元昊，元昊甚亲信之。岁余，尽得其机密以归。

校勘记

- 〔一〕「大」，《资治通鉴》卷三十九作「太」，据正。
  - 〔二〕「段琛」乃「段琛」之讹，据《周书·韦孝宽传》正。
  - 〔三〕「牛道常」，《周书·韦孝宽传》作「牛道恒」，据正，下同。
  - 〔四〕「疑」，《周书·韦孝宽传》作「款」，据正。
  - 〔五〕《周书·韦孝宽传》「书」下无「若」字，据删。
  - 〔六〕「段秀实」乃「段秀实」之讹，据《旧唐书·段秀实传》正。
  - 〔七〕「邛」《资治通鉴》卷二百五十五作「邛」，据正。
  - 〔八〕《资治通鉴》卷二百五十五「帅」下有「士卒」二字，今据补。
  - 〔九〕「连」，《资治通鉴》卷二百五十五作「速」，据正。
- 〔《兵垒》卷七终〕